梁書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梁書

唐 姚思廉 撰

第一册

卷一至卷一六（紀傳）

中華書局

《梁書》《陳書》出版説明

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分别記載了梁陳兩個封建割據政權的歷史，是六世紀五十年代到七世紀三十年代期間，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繼編撰的。

梁陳是繼東晉宋齊，先後在江南建立的兩個封建割據王朝。梁自蕭衍（梁武帝）建國到蕭方智（梁敬帝）時滅亡，首尾五十六年（公元五〇二到五五七）。陳自陳霸先（陳武帝）建國到陳叔寶（陳後主）時被隋所滅，歷時三十三年（五五七到五八九）。

梁代前期，是同割據北方的北魏對立的。北魏分裂成東魏、西魏後，梁和東、西魏成爲鼎足三分的形勢。陳建立後，北齊和北周已經代替了東、西魏，仍然是三分的局面。六世紀七、八十年代，北周和隋相繼統一了北方，六世紀末隋滅陳，結束了南北的分裂。

梁代的歷史，曾由沈約、周興嗣、裴子野和杜之偉、顧野王、許亨等在梁陳兩代先後受命編撰，許亨寫成梁史五十八卷。梁代謝吴又有梁書四十九卷，陳代何之元和隋代劉璠各成梁典三十卷。陳代的歷史，傅縡、顧野王都曾受命編撰，陳書顧野王傳説他有「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陸瓊還著有陳書四十二卷。以上這些著作，姚氏父子修

史時可能參考過，但都没有流傳下來。

姚察在陳初曾參與梁史的編撰。入隋後，又在公元五八九年（隋開皇九年）受命編撰梁陳兩朝史，没有成書就死了。姚思廉在隋唐兩次受命繼續完成這兩朝史，到六三六年（唐貞觀十年）才寫成了梁書和陳書。

姚察字伯審，吴興武康（在今浙江德清縣西）人。在陳代任秘書監、領大著作、吏部尚書，在隋代做秘書丞。死於公元六〇六年（隋大業二年）。姚思廉字簡之，在唐任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後來做到散騎常侍。死於六三七年（唐貞觀十一年）。

姚思廉編撰梁陳史的時候，魏徵是梁陳齊周隋五史的監修官。所以梁書陳書本紀部分和陳書皇后傳後面都有魏徵的史論。他在一些具體論述上，看法有和姚氏父子相出入的地方。

梁陳兩代的早期歷史著作都已失傳，因此梁書和陳書就成爲現存的比較原始的記載。除政治和軍事問題以外，這兩部書在哲學史、文學史、宗教史、民族關係、對外關係方面，也都保存了一些資料。梁書諸夷傳比較系統地敍述了海南一些國家的歷史，記載了它們的傳説、風俗、物產，以及我國人民和海南各地人民經濟文化交流的情況。

一般説來，梁書的記載要比陳書豐富些，梁書的文筆也比陳書要好些。梁書記公元

公元五〇五年合肥之戰，五〇六年邵陽之戰（韋叡傳）、鍾離之守（昌義之傳），都是比較生動的。

我們現在對這兩部書加以標點校勘。梁書，用商務印書館據宋大字本影印的百衲本及明南監本、北監本、汲古閣本，清武英殿本、金陵書局本互校，擇善而從，還參考了南史、册府元龜、資治通鑑和資治通鑑考異的有關部分。在汲取前人校勘成果方面，我們利用了張元濟、張森楷兩種校勘記的稿本及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等書。陳書以百衲本爲底本，取校的本子和參考書與梁書基本上相同。陳書某些卷（如卷一、卷三、卷九等）的末尾附有一兩行小字，這是宋人曾鞏等所作校語，是百衲本原有的。兩部書的總目，都是我們重編的。

梁書由盧振華同志點校，趙守儼同志做了編輯整理。陳書由張維華同志點校。缺點錯誤，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梁書目錄

卷一　本紀第一

武帝 蕭衍 上……一

卷二　本紀第二

武帝中……三三

卷三　本紀第三

武帝下……六三

卷四　本紀第四

簡文帝 綱……一〇三

卷五　本紀第五

元帝 繹……一一三

卷六　本紀第六

敬帝 方智……一四三

卷七　列傳第一

皇后

太祖張皇后……一五六

父 穆之……一五六

高祖郗皇后……一五七

太宗王皇后……一五八

父 騫……一五八

高祖丁貴嬪……一六〇

高祖阮脩容……一六三

世祖徐妃……一六三

卷八　列傳第二

昭明太子 統……一六五

哀太子 大器……一七三
愍懷太子 方矩……一七三

卷九　列傳第三

王茂……一七五
曹景宗……一七八
柳慶遠……一八二

卷十　列傳第四

蕭穎達……一八七
夏侯詳……一九〇
蔡道恭……一九三
楊公則……一九五
鄧元起……一九七

卷十一　列傳第五

張弘策……二〇五
庾域……二〇八
鄭紹叔……二〇八
呂僧珍……二一一

卷十二　列傳第六

柳惔……二一七
弟 忱……二一八
席闡文……二一九
韋叡……二二〇
子 正……二二五
稜……二二五
黯……二二六
族弟 愛……二二六

卷十三　列傳第七

范雲……二二九
沈約……二三三
子 旋……二四三

卷十四　列傳第八
江淹……二四七
任昉……二五一
卷十五　列傳第九
謝朏……二六一
弟子覽……二六五
卷十六　列傳第十
王亮……二六七
張稷……二七〇
王瑩……二七三
卷十七　列傳第十一
王珍國……二七七
馬仙琕……二七九
張齊……二八一
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
張惠紹……二八五
馮道根……二八六
康絢……二九〇
昌義之……二九三
卷十九　列傳第十三
宗夬……二九九
劉坦……三〇〇
樂藹……三〇三
子法才……三〇三
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劉季連……三〇七
陳伯之……三一一
褚緭……三一三
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五
王瞻……三一七

王志……二一八
王峻……二二〇
王暕……二二一
子訓……二二二
王泰……二二三
王份……二二四
子琳……二二五
孫錫……二二六
僉……二二七
張充……二二七
柳惲……二三一
子偃……二三二
蔡撙……二三二
江蒨……二三三

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太祖五王

臨川王宏……二三九
安成王秀……二四二
子機……二四五
推……二四六
南平王偉……二四六
子恭……二四八
恭子靜……二五〇
鄱陽王恢……二五〇
子範……二五二
範子嗣……二五三
始興王憺……二五三

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七

長沙嗣王業……二五九
子孝儼……二六一

業弟藻……三六一
永陽嗣王伯游……三六三
衡陽嗣王元簡……三六三
桂陽嗣王象……三六四
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八
蕭景……三六七
弟昌……三七〇
昂……三七〇
昱……三七一
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九
周捨……三七五
徐勉……三七七
子悱……三八八
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
范岫……三九一
傅昭……三九二
弟映……三九五
蕭琛……三九六
陸杲……三九八
弟煦……三九九
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陸倕……四〇一
到洽……四〇三
明山賓……四〇五
殷鈞……四〇七
陸襄……四〇九
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裴邃……四一三
子之禮……四一五
兄子之高……四一六

之平……四一七
之橫……四一七
夏侯亶……四一八
弟夔……四二〇
魚弘……四二三
韋放……四二三

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
南康王績……四二七
子會理……四二八
通理……四二九
乂理……四二九
廬陵王續……四三〇
邵陵王綸……四三一
子堅……四三六
確……四三六

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四

裴子野……四四一
顧協……四四四
徐摛……四四六
鮑泉……四四八

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袁昂……四五一
子君正……四五六

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六

陳慶之……四五九
子昕……四六四
蘭欽……四六六

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王僧孺……四六九

張率……四七五
劉孝綽……四七九
子 諒……四八四
王筠……四八四
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張緬……四九一
弟 纘……四九三
綰……五〇三
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蕭子恪……五〇七
子恪弟 子範……五一〇
子範子 滂……五一一
確……五一一
子範弟 子顯……五一一
子顯子 愷……五一三
子顯弟 子雲……五一三
子雲子 特……五一五
子雲弟 子暉……五一六
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
孔休源……五一九
江革……五二三
子 從簡……五二六
卷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一
謝舉……五二九
何敬容……五三一
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二
朱异……五三七
賀琛……五四〇
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三
元法僧……五五三

子景隆……五五四
景仲……五五四
元樹……五五五
子貞……五五五
元願達……五五五
王神念……五五六
楊華……五五六
羊侃……五五七
子鵾……五六二
羊鴉仁……五六三

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四

司馬褧……五六七
到溉……五六八
孫藎……五六九
劉顯……五七〇
劉之遴……五七三
弟之亨……五七四
許懋……五七五

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五八一
子褒……五八三
劉瑴……五八四
宗懍……五八四
王承……五八五
褚翔……五八五
蕭介……五八七
從父兄洽……五八九
褚球……五九〇
劉孺……五九一
弟覽……五九二

遵……五九三
劉潛……五九四
弟孝勝……五九五
孝威……五九五
孝先……五九五
殷芸……五九六
蕭幾……五九六
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六
臧盾……五九九
弟厥……六〇一
傅岐……六〇一
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七
韋粲……六〇五
江子一……六〇八
弟子四……六〇八
子五……六〇九
張嵊……六〇九
沈浚……六一〇
柳敬禮……六一一
兄仲禮……六一一
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尋陽王大心……六一三
南海王大臨……六一五
南郡王大連……六一五
安陸王大春……六一六
瀏陽公大雅……六一六
新興王大莊……六一七
西陽王大鈞……六一七
武寧王大威……六一七

建平王大球……六一七
義安王大昕……六一八
綏建王大摯……六一八
世祖二子
忠壯世子方等……六一九
貞惠世子方諸……六二〇
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六二三
子 顗……六三六
卷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
胡僧祐……六三九
徐文盛……六四〇
杜崱……六四一
兄岸……六四三
弟幼安……六四三
兄子 龕……六四四
陰子春……六四五
卷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滕曇恭……六四八
徐普濟……六四八
宛陵女子……六四八
沈崇傃……六四八
荀匠……六四九
庾黔婁……六五〇
吉翂……六五一
甄恬……六五三
韓懷明……六五三
劉曇靜……六五四
何炯……六五五

庾沙彌……六五五
江紑……六五六
劉霽……六五七
褚脩……六五七
謝藺……六五八

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二

儒林

伏曼容……六六二
何佟之……六六三
范縝……六六四
嚴植之……六七一
賀瑒……六七二
子革……六七三
司馬筠……六七三
卞華……六七六
崔靈恩……六七六
孔僉……六七七
盧廣……六七八
沈峻……六七八
子文阿……六七九
太史叔明……六七九
孔子袪……六八〇
皇侃……六八〇

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到沆……六八六
丘遲……六八七
劉苞……六八七
袁峻……六八八
庾於陵……六八九

弟肩吾……六九〇
劉昭……六九二
何遜……六九三
鍾嶸……六九四
周興嗣……六九七
吳均……六九八

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四

文學下

劉峻……七〇一
劉沼……七〇七
謝幾卿……七〇八
劉勰……七一〇
王籍……七一三
何思澄……七一三
宗人子朗……七一四

劉杳……七一四
謝徵……七一七
臧嚴……七一八
伏挺……七一九
庾仲容……七二三
陸雲公……七二四
任孝恭……七二六
顏協……七二七

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五

處士

何點……七三三
弟胤……七三五
阮孝緒……七三九
陶弘景……七四二
諸葛璩……七四四

沈顗……七四五
劉慧斐……七四五
范元琰……七四六
劉訏……七四七
劉歊……七四七
庾詵……七五〇
子曼倩……七五二
張孝秀……七五二
庾承先……七五三
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六
止足
顧憲之……七五八
陶季直……七六一
蕭眎素……七六二
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七
良吏
庾蓽……七六六
沈瑀……七六七
范述曾……七六九
丘仲孚……七七〇
孫謙……七七二
從子廉……七七四
伏暅……七七四
何遠……七七七
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八
諸夷
海南諸國
林邑……七八四
扶南……七八七
盤盤……七九三

丹丹……七九四
干陁利……七九四
狼牙脩……七九五
婆利……七九六
中天竺……七九七
師子……八〇〇
東夷
高句驪……八〇一
百濟……八〇四
新羅……八〇五
倭……八〇六
文身……八〇七
大漢……八〇七
扶桑……八〇八
西北諸戎
河南……八一〇
高昌……八一一
滑……八一二
周古柯……八一二
呵跋檀……八一二
胡蜜丹……八一三
白題……八一三
龜茲……八一三
于闐……八一三
渴盤陁……八一四
末……八一四
波斯……八一五
宕昌……八一五
鄧至……八一五
武興……八一六

芮芮……八一七

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九

豫章王綜……八二三

武陵王紀……八二五

臨賀王正德……八二八

河東王譽……八二九

卷五十六　列傳第五十

侯景……八三三

王偉……八六四

曾鞏梁書目錄序……八六九

梁書卷一

本紀第一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漢相國何之後也。何生酇定侯延，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子太傅望之，〔一〕望之生光祿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祿勳閎，閎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冰，〔二〕冰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長矯，矯生州從事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廣陵郡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濟陰太守鎋，鎋生州治中副子，副子生南臺治書道賜。道賜生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歷官侍中，衞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贈鎮北將軍。

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生而有奇異，兩骻駢骨，頂

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時流名輩咸推許焉。所居室常若雲氣，人或過者，體輒肅然。

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遷衞將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高祖。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鎭西諮議參軍，尋以皇考艱去職。隆昌初，明帝輔政，起高祖爲寧朔將軍，鎭壽春。服闋，除太子庶子、給事黄門侍郎，入直殿省。預蕭諶等定策勳，封建陽縣男，邑三百戶。

建武二年，魏遣將劉昶、王肅帥衆寇司州，以高祖爲冠軍將軍、軍主，隸江州刺史王廣爲援。〔三〕距義陽百餘里，衆以魏軍盛，趑趄莫敢前。高祖請爲先啓，廣卽分麾下精兵配高祖。爾夜便進，去魏軍數里，逕上賢首山。魏軍不測多少，未敢逼。黎明，城內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高祖帥所領自外進戰。魏軍表裏受敵，乃棄重圍退走。軍罷，以高祖爲右軍晉安王司馬、淮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頃之，出鎭石頭。

四年，魏帝自率大衆寇雍州，明帝令高祖赴援。十月，至襄陽，詔又遣左民尙書崔慧景總督諸軍，高祖及雍州刺史曹虎等並受節度。〔四〕明年三月，慧景與高祖進行鄧城，魏主帥

十萬餘騎奄至。慧景失色，欲引退，高祖固止之，不從，乃狼狽自拔。魏騎乘之，於是大敗。高祖獨帥衆距戰，殺數十百人，魏騎稍却，因得結陣斷後，至夕得下船。慧景軍死傷略盡，惟高祖全師而歸。俄以高祖行雍州府事。

七月，仍授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其月，明帝崩，東昏卽位，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尙書令徐孝嗣、尙書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衞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高祖聞之，謂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況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誅滅，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須與益州圖之耳。」

時高祖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今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敕，各欲專威，睚眦成憾，理相屠滅。且嗣主在東宮本無令譽，媟近左右，蜂目忍人，一總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見，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亂機。所可當軸，惟有江、劉而已。祏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翹足可待。蕭坦之胸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守外藩，幸圖身計，智者見機，不俟終日。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後

相防疑，拔足無路。郢州控帶荊、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虎眎其間，以觀天下。世治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翦暴，可得與時進退，此蓋萬全之策。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弗之許。弘策還，高祖乃啓迎弟偉及憺，是歲至襄陽。於是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爲舟裝之備。時所住齋常有五色回轉，狀若蟠龍，其上紫氣騰起，形如繖蓋，望者莫不異焉。

永元二年冬，懿被害信至，高祖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別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於廳事，謂曰：「昔武王會孟津，皆曰『紂可伐』。今昏主惡稔，窮虐極暴，誅戮朝賢，罕有遺育，生民塗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惡，共興義舉，公侯將相，良在茲日，各盡勳効，我不食言。」是日建牙。於是收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

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五〕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高祖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龐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書。及山陽西上，高祖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人；加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同邪？我若總荊、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荊，便卽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高祖謂張弘策

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六〕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漏吾謀內。〔七〕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算。」高祖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所藉義心，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沖勸高祖迎南康王都襄陽，待正尊號，然後進軍，高祖不從。王茂又私於張弘策曰：「我奉事節下，義無進退；然今者以南康置人手中，彼便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節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高祖曰：「若使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威讋四海，號令天下，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待至石城，當面曉王茂、曹景宗也。」於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

三年二月，〔八〕南康王爲相國，以高祖爲征東將軍，給鼓吹一部。戊申，高祖發襄陽。

留弟偉守襄陽城，總州府事，弟憺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功曹史吉士詢兼長史，白馬戍主黃嗣祖兼司馬，鄀令杜永兼別駕，小府錄事郭儼知轉漕。移檄京邑曰：

夫道不常夷，時無永化，險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困而後亨，資多難以啓聖。故昌邑悖德，孝宣聿興，海西亂政，簡文升歷，並拓緒開基，紹隆寶命，理驗前經，事昭往策。

獨夫擾亂天常，毀棄君德，姦回淫縱，歲月滋甚。挺虐於髾翦之年，植險於髫丱之日。猜忌凶毒，觸途而著，暴戾昏荒，與事而發。自大行告漸，喜容前見，梓宮在殯，靦無哀色，歡娛遊宴，有過平常，奇服異衣，更極誇麗。至於選采妃嬪，姊妹無別，招侍巾櫛，姑姪莫辨，掖庭有稗販之名，姬姜被干殳之服。至乃形體宣露，褻衣顛倒，斬斮其間，以爲歡笑。騁肆淫放，驅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行產盈路，輿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劫掠剽虜，以日繼夜。晝伏宵遊，曾無休息。淫酗醟肆，酣歌壚邸。寵恣愚豎，亂惑妖孽。梅蟲兒、茹法珍臧獲廝小，專制威柄，誅翦忠良，屠滅卿宰。劉鎮軍舅氏之尊，盡忠奉國；江僕射外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莩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僕射搢紳冠冕，人望攸歸。或渭陽餘感，或勳庸允穆，或誠著艱難，或劬勞王室，並受遺託，同參顧命，送往事居，俱竭心力。宜其慶溢當年，祚隆後裔；而一朝齏粉，孩稚

無遺。人神怨結，行路嗟憤。蕭令君忠公幹伐，誠貫幽顯。往年寇賊遊魂，南鄭危逼，拔刃飛泉，孤城獨振。及中流逆命，憑陵京邑，謀猷禁省，指授羣帥，剋翦鯨鯢，清我王度。崔慧景奇鋒迅駭，兵交象魏，武力喪魂，〔九〕義夫奪膽，投名送款，比屋交馳，負糧影從，愚智競赴。復誓旅江甸，奮不顧身，獎厲義徒，電掩强敵，剋殲大憝，以固皇基。功出桓、文，勳超伊、呂，而勞謙省己，事昭心迹，功遂身退，不祈榮滿。敦賞未聞，禍酷遄及，預稟精靈，孰不冤痛！而羣孽放命，蜂蠆懷毒，乃遣劉山陽驅扇逋逃，招逼亡命，潛圖密構，規見掩襲。蕭右軍、夏侯征虜忠斷夙舉，義形於色，奇謀宏振，應手梟懸，天道禍淫，罪不容戮。至於悖禮違教，傷化虐人，射天彈路，比之猶善，刳胎斮脛，方之非酷，盡寓縣之竹，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兔，不能書其罪。自草昧以來，圖牒所記，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

既人神乏主，宗稷阽危，海內沸騰，氓庶板蕩，百姓懍懍，如崩厥角，蒼生喁喁，投足無地。幕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懷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痛，豈可臥薪引火，坐觀傾覆！至尊體自高宗，特鍾慈寵，明並日月，粹昭靈神，祥啓元龜，符驗當璧，作鎮陝藩，化流西夏，謳歌攸奉，萬有樂推。右軍蕭穎胄、征虜將軍夏侯詳並同心翼戴，即宮舊楚，三靈再朗，九縣更新，升平之運，此焉復始，康哉之盛，在乎茲日。然帝德雖彰，區

宇未定，元惡未黜，天邑猶梗。仰稟宸規，率前啓路。即日遣冠軍、竟陵內史曹景宗等二十軍主，長槊五萬，驥騄爲羣，鶚視爭先，龍驤並驅，步出橫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襄陽太守王茂等三十軍主，戈船七萬，乘流電激，推鋒扼險，〔一〇〕斜趣白城。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偉等三十九軍主，巨艦迅檝，衝波噎水，旗鼓八萬，焱集石頭。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憺等四十二軍主，熊羆之士，甲楯十萬，沿波馳艓，掩據新亭。益州刺史劉季連、梁州刺史柳惔、司州刺史王僧景、魏興太守裴師仁、上庸太守韋叡、新城太守崔僧季，並肅奉明詔，龔行天罰。蜀、漢果銳，沿流而下；淮、汝勁勇，望波遄騖。幕府總率貔貅，驍勇百萬，繕甲燕弧，屯兵冀馬，摐金沸地，鳴鞞聒天，霜鋒曜日，朱旗絳寓，方舟千里，駱驛係進。蕭右軍訏謨上才，兼資文武，英略峻遠，執鈞匡世。擁荊南之衆，督四方之師，宣讚中權，奉衞輿輦。旍麾所指，威稜無外，龍驤虎步，並集建業。黜放愚狡，均禮海昏，廓清神甸，掃定京宇。譬猶崩泰山而壓蟻壤，決懸河而注熛燼，豈有不殄滅者哉！

今資斧所加，止梅蟲兒、茹法珍而已。諸君咸世胄羽儀，書勳王府，皆俛眉姦黨，受制凶威。若能因變立功，轉禍爲福，並誓河、岳，永紆青紫。若執迷不悟，距逆王師，大衆一臨，刑茲罔赦，所謂火烈高原，芝蘭同泯。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

如白水。

高祖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其刺史張沖置陣據石橋浦，義師與戰不利，軍主朱僧起死之。諸將議欲併軍圍郢，分兵以襲西陽、武昌。高祖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爲郢城人掎角。若悉衆前進，賊必絕我軍後，一朝爲阻，則悔無所及。今欲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荆州軍相會，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漢。鄖城、竟陵間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連旗繼至。糧食既足，士衆稍多，圍守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臥取之耳。」諸將皆曰「善」。乃命王茂、曹景宗帥衆濟岸，進頓九里。其日，張沖出軍迎戰，茂等邀擊，大破之，皆棄甲奔走。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等數千人，〔二〕會大軍於夏首。高祖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朱思遠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

三月，乃命元起進據南堂西陼，〔三〕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是時張沖死，其衆復推軍主薛元嗣及沖長史程茂爲主。

乙巳，南康王卽帝位於江陵，改永元三年爲中興元年，遙廢東昏爲涪陵王。以高祖爲尙書左僕射，加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會

于軍。是日，元嗣軍主沈難當率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破，盡擒之。

四月，高祖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元嗣戰頗疲，因不敢出。諸將欲攻之，高祖不許。

五月，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軍主光子衿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

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軍，齎蕭穎胄等議，謂高祖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高祖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絡數州。今若併軍圍城，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所謂搤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歡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距王師，故非三千能下。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鎭守。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賊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丈夫舉動，言靜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豎，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鎭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恃鎭軍靖鎭之耳。」

吳子陽等進軍武口，高祖乃命軍主梁天惠、蔡道祐據漁湖城，唐脩期、劉道曼屯白陽壘，夾兩岸而待之。子陽又進據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柵以自固。魯山城主房僧寄死，衆復推助防孫樂祖代之。〔一三〕七月，高祖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超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陽。水涸不通艦，其夜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噪攻之，賊俄而大潰，子陽等竄走，衆盡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援。高祖乃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弭服。陳虎牙卽伯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當恟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魯山城主孫樂祖、郢城主程茂、薛元嗣相繼請降。初，郢城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及城開，高祖並加隱卹，其死者命給棺槥。

先是，汝南人胡文超起義於灄陽，求討義陽、安陸等郡以自効，高祖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並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入質。司部悉平。

陳伯之遣蘇隆之反命，求未便進軍。高祖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暴。」乃命鄧元起率衆，卽日沿流。八月，天子遣黃門郎蘇回勞軍。高祖登舟，命諸將以次進路，留上庸太守韋叡守郢城，行州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

猜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盆城。及高祖至，乃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高祖平定東夏，並以便宜從事。是月，留少府、長史鄭紹叔守江州城。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冑棄姑孰走，至是時大軍進據之，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昏遣征虜將軍李居士率步軍迎戰，景宗擊走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爲遊兵。是日，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陣。大軍次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據皂莢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道林餘衆退屯航南，義軍迫之，因復散走，退保朱爵，〔一四〕憑淮以自固。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

十月，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率水軍二千人歸降。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率軍主胡虎牙等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尙十餘萬人。閹人王伥子持白虎幡督率諸軍，又開航背水，以絕歸路。王茂、曹景宗等掎角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鼓噪震天地。珍國之衆，一時土崩，投淮死者，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朱爵諸軍望之皆潰。義軍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並宵潰。壬午，高祖鎭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燒門內，驅逼營署、官府並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紿東昏出戰，因以其衆來降。高祖命諸軍築長圍。

初，義師之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鎭京口，常僧景鎭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冑自姑孰奔歸，又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高祖遣使曉喩，並率衆降。乃遣弟輔國將軍秀鎭京口，輔國將軍恢屯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鎭廣陵。〔一五〕吳郡太守蔡夤棄郡赴義師。

十二月丙寅旦，兼衞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送首義師。高祖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收嬖妾潘妃及凶黨王咺之以下四十一人屬吏，誅之。宣德皇后令廢涪陵王爲東昏侯，依漢海昏侯故事。授高祖中書監、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萬戶，給班劍四十人，黃鉞、侍中、征討諸軍事並如故；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

己卯，高祖入屯閱武堂。下令曰：「皇家不造，遘此昏凶，禍挻動植，虐被人鬼，社廟之危，蠢焉如綴。吾身籍皇宗，曲荷先顧，受任邊疆，推轂萬里，眷言瞻烏，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厲其忘生之志。雖寶曆重升，明命有紹，而獨夫醜縱，方煽京邑。投袂援戈，克弭多難。虐政橫流，爲日既久，同惡相濟，諒非一族。仰稟朝命，任在專征，思播皇澤，被之率土。凡厥負釁，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咺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

又令曰：「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民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棄常，自絕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征賦不一，苛酷滋章。緹繡土木，菽粟犬馬，徵發閭左，以充繕

築。流離寒暑，繼以疫癘，轉死溝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弱，斯人何辜，離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治之氓，來蘇茲日。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艱同草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

又曰：「永元之季，乾維落紐。政實多門，有殊衞文之代；權移於下，事等曹恭之時。遂使閽尹有翁媼之稱，高安有法堯之旨。鬻獄販官，錮山護澤，開塞之機，奏成小醜。直道正義，擁抑彌年，懷冤抱理，莫知誰訴。姦吏因之，筆削自己。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時而已哉！今理運惟新，政刑得所，矯革流弊，實在茲日。可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

又下令，以義師臨陣致命及疾病死亡者，並加葬斂，收恤遺孤。又令曰：「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卽爲埋掩。建康城內，不達天命，自取淪滅，亦同此科。」

二年正月，天子遣兼侍中席闡文、兼黃門侍郎樂法才慰勞京邑。追贈高祖祖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考侍中丞相。

高祖下令曰：「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盡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民因之，浸以成俗。驕豔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纘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斵雕爲樸。自非可以奉粢盛，脩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予絕鄭衞之音。〔一六〕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甿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己，移風易俗，庶朞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條格。」

戊戌，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內殿。拜帝大司馬，解承制，百僚致敬如前。詔進高祖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並依舊辟士，餘並如故。詔曰：

夫日月麗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題地，柔博所以成功。故能庶物出而資始，河海振而不洩。二象貞觀，代之者人。是以七輔、四叔，致無爲於軒、昊；韋、彭、齊、晉，靖衰亂於殷、周。

大司馬攸縱自天，體茲齊聖，文洽九功，武苞七德。欽惟厥始，徽猷早樹，誠著艱難，功參帷幙，錫賦開壤，式表厥庸。建武升歷，邊隙屢啓。公釋書輟講，經營四方。司、豫懸切，樊、漢危殆，覆强寇於沔濱，僵胡馬於鄧汭。永元肇號，難結羣醜，專威擅虐，毒被含靈，溥天惴惴，命懸晷刻。否終有期，神謨載挺，首建大策，惟新鼎祚。投袂勤王，沿流電舉，魯城雲撤，夏汭霧披，〔一七〕加湖羣盜，一鼓殄拔，姑孰連旍，倏焉冰泮。取新壘其如拾芥，撲朱爵其猶掃塵。霆電外駭，省闥內傾，餘醜纖蠹，蚳蝝必盡。援彼已溺，解此倒懸，塗歡里抃，自近及遠。畿甸夷穆，方外肅寧，解茲虐網，被以寬政。積弊窮昏，一朝載廓，聲教遐漸，無思不被。雖伊尹之執茲壹德，姬旦之光于四海，方斯蔑如也。

昔呂望翼佐聖君，猶享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平后，尚荷二弓之錫，況於盛德元勳，超邁自古。黔首惵惵，待以爲命，救其已然，拯其方斮，式閭表墓，未或能比；而大輅渠門，輟而莫授，眷言前訓，無忘終食。便宜敬升大典，式允羣望。其進位相國，總百揆，

揚州刺史，〔一八〕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綟綬。其驃騎大將軍如故。依舊置梁百司。

策曰：

二儀寂寞，由寒暑而代行，三才並用，資立人以爲寶，故能流形品物，仰代天工。允茲元輔，應期挺秀，裁成天地之功，幽協神明之德。撥亂反正，濟世寧民，〔一九〕盛烈光於有道，大勳振於無外，雖伊陟之保乂王家，姬公之有此丕訓，方之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

上天不造，難鍾皇室，世祖以休明早崩，世宗以仁德不嗣，〔二〇〕高宗襲統，宸居弗永，雖夙夜劬勞，而隆平不洽。嗣君昏暴，書契弗覩。朝權國柄，委之羣孽。勦戮忠賢，誅殘台輔，含冤抱痛，噍類靡餘。寔繁非一，並專國命。嚬笑致災，睚眦及禍。嚴科毒賦，載離比屋，溥天熬熬，置身無所。冤頸引決，道樹相望，無近無遠，號天靡告。公藉昏明之期，因兆民之願，援帥羣后，翊成中興，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實公紐我絕綱，大造皇家者也。

永明季年，邊隙大啓，荆河連率，招引戎荒，江、淮擾逼，勢同履虎。公受言本朝，輕兵赴襲，縻以長算，制之環中。排危冒險，强柔遞用，坦然一方，還成藩服。此又公

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謝，高宗慮深社稷，將行權道。公定策帷帳，激揚大節，廢帝立王，謀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闡業，厥猷雖遠，戎狄內侵，憑陵關塞，司部危逼，淪陷指期。公治兵外討，卷甲長騖，接距交綏，電激風掃，摧堅覆銳，咽水塗原，執俘象魏，獻馘海渚，焚廬毁帳，號哭言歸。此又公之功也。樊、漢阽切，羽書續至。公星言鞠旅，稟命徂征，而軍機戎統，事非己出，善策嘉謀，抑而莫允。鄧城之役，胡馬卒至，元帥潛及，〔三〕不相告報，棄甲捐師，餌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禦雕騎，全衆方軌，案路徐歸，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漢南迥弱，咫尺勍寇，兵糧蓋闕，器甲靡遺。公作藩爰始，因資靡託，整兵訓卒，蒐狩有序，俾我危城，翻爲强鎮。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紀號，瞻烏已及，雖廢昏有典，而伊、霍稱難。公首建大策，爰立明聖，義踰邑綸，勳高代入，易亂以化，俾昏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風，雖被江、漢，京邑蠢動，湮爲洪流，句吳、於越，巢幕匪喻。公投袂萬里，事惟拯溺，義聲所覃，無思不韙。此又公之功也。魯城、夏汭，梗據中流，乘山置壘，縈川自固。公御此烏集，陵兹地險，頓兵坐甲，寒往暑移，我行永久，士忘歸願，經以遠圖，御以長策，費無遺矢，戰未窮兵，踐華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羣凶，同惡相濟，緣江負險，蟻聚加湖。水陸盤據，規援夏首，桴艦一臨，應時褫潰。此又公之功也。姦孽震皇，復懷舉斧，蓄兵

九派，用擬勤王。公稜威直指，勢踰風電，旌旆小臨，〔三〕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衝要，密邇京畿，凶徒熾聚，斷塞津路。公偏師啓塗，排方繼及，兵威所震，望旗自駭，焚舟委壁，卷甲宵遁。此又公之功也。羣豎猖狂，志在借一，豕突淮涘，武騎如雲。公爰命英勇，因機騁銳，氣冠版泉，勢踰洹水，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比峻，未足云擬，睢水不流，曷其能及。此又公之功也。琅邪、石首，襟帶岨固，新壘、東墉，金湯是埒。憑險作守，兵食兼資，風激電駭，莫不震疊，城復于隍，於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獨夫昏很，憑城靡懼，鼓鍾鞺鞳，傲若有餘。狎是邪孽，忌斯冠冕，凶狡因之，將逞孥戮。公奇謨密運，盛略潛通，忠勇之徒，得申厥効，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拯億兆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厲志，服道儒門，濯纓來仕，清猷映代。時運艱難，宗社危殆，崐崗已燎，玉石同焚。驅率貔貅，抑揚霆電，義等南巢，功齊牧野。若夫禹功寂漠，微管誰嗣，拯其將魚，驅其被髮，解茲亂網，理此棼絲，復禮衽席，反樂河海。永平故事，聞之者歎息；司隸舊章，見之者隕涕。請我民命，還之斗極。憫憫搢紳，重荷戴天之慶；哀哀黔首，復蒙履地之恩。德踰嵩、岱，功鄰造物，超哉邈矣，越無得而言焉。

朕又聞之：疇庸命德，建侯作屏，咸用剋固四維，永隆萬葉。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措罔用。覆政弗興，歷茲永久，如燬既及，晉、鄭靡依。惟公經綸天地，寧濟區夏，道冠乎伊、稷，賞薄於桓、文，豈所以憲章齊、魯，長轡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懼焉。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爲牧，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三〕封公爲梁公。錫茲白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佑，逮于畢、毛，亦作卿士，任兼內外，禮實宜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亮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冠羣后，任總百司，恒典彝數，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中外都督大司馬印綬，建安公印策，驃騎大將軍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律兼修，刑德備舉，哀矜折獄，罔不用情，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勞心稼穡，念在民天，丕崇本務，惟穀是寶，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鎔鈞所被，變風以雅，易俗陶民，載和邦國，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文德廣覃，義聲遠洽，椎髻鼇首，夷歌請吏，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揚清抑濁，官方有序，多士聿興，棫樸流詠，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軌物，式遏不虞，折衝惟遠，是用錫公虎賁之士

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姦宄，放命圮族，刑茲罔赦，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跨躡嵩溟，陵厲區宇，譬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嚴祀典，祭有餘敬，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梁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欽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禮，對揚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

高祖固辭。府僚勸進曰：「伏承嘉命，顯至佇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主，翦爲仇讎，折棟崩榱，壓焉自及，卿士懷脯斮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躔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阬岸，使夫匹婦童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慶賞之道，尙其未洽。夫大寶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當仁誰讓？明公宜祗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濟之人，翻爲獨善。」公不許。

二月辛酉，府僚重請曰：「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令，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弘致，高蹈海隅，匹夫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贈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荊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繭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

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板出地，告龍逢之冤。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効祉，山戎、孤竹，束馬影從，伐罪弔民，一匡靜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與？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於是始受相國梁公之命。

是日，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湘東王寶晊謀反，賜死。詔追贈梁公故夫人爲梁妃。

乙丑，南兗州隊主陳文興於桓城內鑿井，得玉鏤騏驎、金鏤玉璧、水精環各二枚。又建康令羊瞻解稱鳳皇見縣之桐下里。宣德皇后稱美符瑞，歸于相國府。

丙寅，詔：「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高祖上表曰：

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世，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闕輿徵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牒訛誤，詐僞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卽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爲雅士；負俗

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二四]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眞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屨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崖涘，造請自息。

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皁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爲善；布衣之士，肆心爲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晉臣興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昏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敎，於斯爲甚。

臣總司內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彝倫自穆，憲章惟允。

詔依高祖表施行。

丙戌，詔曰：

嵩高惟岳，配天所以流稱；大啓南陽，霸德所以光闡。忠誠簡帝，番君膺上爵之尊；勤勞王室，姬公增附庸之地。前王令典，布諸方策，長祚字甿，罔不由此。

相國梁公，體茲上哲，齊聖廣淵。文教內洽，武功外暢。推轂作藩，則威懷被於殊俗；治兵教戰，則霆雷赫於萬里。道喪時昏，讒邪孔熾。豈徒宗社如綴，神器莫主而已哉！至於兆庶殲亡，衣冠殄滅，餘類殘喘，指命崇朝，含生業業，投足無所，遂乃山川反覆，草木塗地。與夫仁被行葦之時，信及豚魚之日，何其遼敻相去之遠歟！公命師鞠旅，指景長騖。而本朝危切，樊、鄧遐遠，凶徒盤據，水陸相望，爰自姑孰，屆于夏首，嚴城勁卒，憑川為固。公沿漢浮江，電激風掃，舟徒水覆，地險雲傾，藉茲義勇，前無强陣，拯危京邑，清我帝畿，撲既燎於原火，免將誅於比屋。悠悠兆庶，命不在天；茫茫六合，咸受其賜。匡俗正本，民不失職。仁信並行，禮樂同暢。伊、周未足方軌，桓、文遠有慚德。而爵後藩牧，地終秦、楚，非所以式酬光烈，允答元勳。寔由公履謙為本，形於造次，嘉數未申，晦朔增佇。便宜崇斯禮秩，允副遐邇之望。可進梁公爵為王。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琅邪南東海晉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並前為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如故。

公固辭。有詔斷表。相國左長史王瑩等率百僚敦請。

三月辛卯，延陵縣華陽邏主戴車牒稱云：「十二月乙酉，甘露降茅山，彌漫數里。正月己酉，邏將潘道蓋於山石穴中得毛龜一。二月辛酉，邏將徐靈符又於山東見白麞一。丙寅平旦，山上雲霧四合，須臾有玄黃之色，狀如龍形，長十餘丈，乍隱乍顯，久乃從西北升天。」丁卯，兗州刺史馬元和籤：「所領東平郡壽張縣見騶虞一。」

癸巳，受梁王之命。令曰：「孤以虛昧，任執國鈞，雖夙夜勤止，念在興治，而育德振民，邈然尚遠。聖朝永言舊式，隆此眷命。侯伯盛典，方軌前烈；嘉錫隆被，禮數昭崇。徒守愿節，終隔體諒。羣后百司，重茲敦獎，勉茲厚顏，當此休祚。望昆、彭以長想，欽桓、文而歎息，思弘政塗，莫知津濟。邦甸初啓，藩宇惟新，思覃嘉慶，被之下國。國內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二五〕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統，亦同蠲蕩。」

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依舊儀。

丙辰，齊帝禪位于梁王。詔曰：

夫五德更始，三正迭興，馭物資賢，登庸啓聖，故帝跡所以代昌，王度所以改耀。革晦以明，由來尚矣。齊德淪微，危亡荐襲。隆昌凶虐，寔違天地；永元昏暴，取紊人神。三光再沉，七廟如綴。鼎業幾移，含識知泯。我高、明之祚，眇焉將墜。永惟屯

難，冰谷載懷。

相國梁王，天誕睿哲，神縱靈武，德格玄祇，功均造物。止宗社之橫流，反生民之塗炭。扶傾頹構之下，拯溺逝川之中。九區重緝，四維更紐。絕禮還紀，崩樂復張。文館盈紳，戎亭息警。浹海宇以馳風，罄輪裳而稟朔。八表呈祥，五靈効祉。豈止鱗羽禎奇，雲星瑞色而已哉！勳茂於百王，道昭乎萬代，固以明配上天，光華日月者也。河嶽表革命之符，圖讖紀代終之運。樂推之心，幽顯共積；歌頌之誠，華裔同著。昔水政既微，木德升緒，天之曆數，寔有所歸，握鏡璇樞，允集明哲。

朕雖庸蔽，闇于大道，永鑒崇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高義，人祇之至願乎！今便敬禪于梁，卽安姑孰，依唐虞、晉宋故事。

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便歸于別宮。」壬戌，策曰：

咨爾梁王：惟昔邃古之載，肇有生民，皇雄、大庭之辟，赫胥、尊盧之后，斯並龍圖鳥跡以前，慌忽杳冥之世，固無得而詳焉。洎乎農、軒、炎、皞之代，放勛、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捐重負。一駕汾陽，便有窅然之志；暫適箕嶺，卽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黃屋，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旂

旌，蓋欲令歸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字兆民，殉物而君四海。及於精華內竭，畚橇外勞，則撫茲歸運，惟能是與。況兼乎笙管革文，威圖啓瑞，攝提夜朗，熒光晝發者哉！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黃德既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曆，應符啓運，二葉重光，三聖係軌。嗣君喪德，昏棄紀度，毀紊天綱，凋絕地紐，茫茫九域，翦爲仇讎，溥天相顧，命縣晷刻。斮涉刳孕，於事已輕；求雞徵杖，曾何足譬。是以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已危，人神無主。

惟王體茲上哲，明聖在躬，稟靈五緯，明並日月。彝倫攸序，則端冕而協邕熙；時難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功踰造物，德濟蒼生，澤無不漸，仁無不被，上達蒼昊，下及川泉。文敎與鵬翼齊舉，武功與日車並運。固以幽顯宅心，謳訟斯屬；豈徒桴鼓播地，卿雲叢天而已哉！至如晝覩爭明，夜飛枉矢，土淪彗刺，日既星亡，除舊之徵必顯，更姓之符允集。是以義師初踐，芳露凝甘，仁風既被，素文自擾，北闕藁街之使，風車火徼之民，膜拜稽首，願爲臣妾。鍾石畢變，事表於遷虞；蛟魚並出，義彰於事夏。若夫長民御衆，爲之司牧，本同己於萬物，乃因心於百姓。寶命無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祇乾象，俯藉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允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臨億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

不盛歟！

又璽書曰：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含生之通稱，並首同本，未知所以異也。而禀靈造化，賢愚之情不一；託性五常，强柔之分或舛。羣后靡一，爭犯交興，是故建君立長，用相司牧。非謂尊驕在上，以天下爲私者也。兼以三正迭改，五運相遷，緑文赤字，徵河表洛。在昔勛、華，深達茲義，眷求明哲，授以蒸民。遷虞事夏，本因心於百姓；化殷爲周，實受命於蒼昊。爰自漢、魏，罔不率由；降及晉、宋，亦遵斯典。我高皇所以格文祖而撫歸運，畏上天而恭寶曆者也。至于季世，禍亂荐臻，王度紛糾，姦回熾積。億兆夷人，刀俎爲命，已然之逼，若綫之危，跼天蹐地，逃形無所。羣凶挾煽，志逞殘戮，將欲先殄衣冠，次移龜鼎。衡、保、周、召，並列宵人。巢幕累卵，方此非切。自非英聖遠圖，仁爲己任，則鴟梟厲吻，翦焉已及。

惟王崇高則天，博厚儀地，鎔鑄六合，陶甄萬有。鋒馹交馳，振靈武以遐略；雲雷方扇，鞠義旅以勤王。揚旍旆於遠路，戮姦宄於魏闕。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弘濟艱難，緝熙王道。懷柔萬姓，經營四方。舉直措枉，較如畫一。待旦同乎殷后，日昃過於周文。風化肅穆，禮樂交暢。加以赦過宥罪，神武不殺，盛德昭於景緯，至義感於鬼神。

若夫納彼大麓，膺此歸運，烈風不迷，樂推攸在。治五韙於已亂，重九鼎於既輕。自聲教所及，車書所至，革面回首，謳吟德澤。九山滅祲，四瀆安流。祥風扇起，淫雨靜息。玄甲遊於芳荃，素文馴於郊苑。躍九川於清漢，鳴六象於高崗。靈瑞雜沓，玄符昭著。至於星孛紫宮，水効孟月，飛鴻滿野，長彗橫天，取新之應既昭，革故之徵必顯。加以天表秀特，軒狀堯姿；君臨之符，諒非一揆。書云：「天鑒厥德，用集大命。」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所以二儀乃眷，幽明允叶，豈惟宅是萬邦，緝茲謳訟而已哉！

朕是用擁琁沉首，屬懷聖哲。昔水行告厭，我太祖既受命代終；在日天祿云謝，亦以木德而傳于梁。遠尋前典，降惟近代，百辟遐邇，莫違朕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汝南縣開國侯亮，兼太尉、散騎常侍、中書令新吳縣開國侯志，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陟茲元后，君臨萬方，式傳洪烈，以答上天之休命！

高祖抗表陳讓，表不獲通。於是，齊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臺侍中臣雲等一百一十七人，並上表勸進，高祖謙讓不受。是日，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事並明著；羣臣重表固請，乃從之。

校勘記

〔一〕仰生太子太傅望之　「太子太傅」，各本作「太傅」，據冊府元龜一八二增補。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當云太子太傅，脫太子二字。」

〔二〕闡生吳郡太守冰　「冰」，南齊書高帝紀作「永」。

〔三〕隸江州刺史王廣爲援　「王廣」卽「王廣之」，南齊書有傳。本書王珍國傳云：「父廣之。」六朝人雙名後所帶「之」字，往往可省去。

〔四〕高祖及雍州刺史曹虎等並受節度　「曹虎」，各本作「曹武」，南齊書本傳作「曹虎」。按：姚思廉避唐諱，凡「虎」字皆改爲「武」或「獸」。殿本依照北監本又皆改回，但此處漏改，今改正。

〔五〕東昏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　「巴西」，各本作「巴陵」，據南史改。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蕭穎達、柳忱傳並作巴西。」按：南齊書和帝紀及通鑑齊東昏侯永元二年紀並云「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巴西、梓潼同爲益州領郡，巴陵則爲荆州領郡，離梓潼甚遠，足證「巴陵」爲「巴西」之譌。

〔六〕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　「聞」，通鑑作「間」。疑作「間」是。

〔七〕必漏吾謀內　此句疑有脫誤。通典一六一、太平御覽二八七，「必」下有「恐」字。冊府元龜一八五引此句無「內」字。

〔八〕三年二月　「二月」當作「正月」。下云「戊申，高祖發襄陽」。是年正月丙申朔，戊申爲正月十三日。

〔九〕武力喪魂　北史薛安都傳，「在南以武力見叙」，隋書高祖紀下，「武力之子，俱可學文」，「武力」用法均與此異。册府元龜一八五「武力」作「武士」。

〔一〇〕推鋒扼險　「推」殿本等作「摧」，今從百衲本、南監本。按：「推鋒」一詞，史籍中屢見，如「推鋒越河」，見晉書祖逖傳；「推鋒逕進」，見北齊書高昂傳。時尚未交鋒，不得云「摧鋒」。

〔一一〕軍主王世興田安等數千人　田安卽田安之，下文有「田安之頓城北」。此省去「之」字。

〔一二〕乃命元起進據南堂西陼　「陼」，册府元龜一八五作「渚」。按：「陼」「渚」古通用。通鑑齊和帝中興元年紀作「渚」。胡注：「南堂在郢城南，西近江渚。」

〔一三〕衆復推助防孫樂祖代之　「孫」，各本作「張」。洪頤煊諸史考異：「楊公則傳、南齊書和帝紀俱作魯山城主孫樂祖。」按：南齊書張沖傳、通鑑齊和帝中興元年紀並作「孫樂祖」。胡三省注云：「參考前後，張當作孫。」今改正。

〔一四〕退保朱爵　「朱爵」，上文作「朱雀」（直指朱雀）。按「爵」、「雀」古今字，後不悉出。

〔一五〕從弟寧朔將軍景鎭廣陵　蕭景原名蕭昞，姚思廉避唐諱改。

〔一六〕大予絕鄭衞之音　「大予」各本作「大享」，惟百衲本作「大予」。張元濟梁書校勘記：「按大予卽

太樂，見後漢書。」今從之。

〔一七〕夏汭霧披 「霧」各本作「露」。按：册府元龜一八五作「霧」，是，今據改。

〔一八〕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刺史 按：「揚州刺史」當依通鑑作「揚州牧」。蕭衍於上年十二月爲揚州刺史，今進位揚州牧，所以下策文中謂「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爲牧」。

〔一九〕濟世寧民 「世」「民」各本作「俗」「人」。係姚思廉避唐太宗「世民」諱改。據册府元龜一八五改回。

〔二〇〕世祖以休明早崩世宗以仁德不嗣 「世祖」各本作「元帝」，「世宗」作「簡文」。此爲齊「禪」梁册文，豈能提及蕭衍後裔諡號，顯然錯誤。據南史梁本紀改正。又「德」原作「弱」，據南史改。

〔二一〕元帥潛及 「及」，疑爲「反」字之譌。

〔二二〕旌旆小臨 「小臨」各本作「未臨」。據南史及册府元龜一八五改。按此指陳伯之據江州拒蕭衍，及蕭衍臨江州，伯之束甲請降事。當云「小臨」，不得云「未臨」。

〔二三〕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 「吳興」上，各本俱脫一「吳」字，不足十郡之數。今據南史補。

〔二四〕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 「事」通典選舉典作「俟」，義似較勝。

〔二五〕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 蕭衍於三月癸巳受梁王之命，即日下赦令。是年三月己丑朔，癸巳爲三月五日。「今月十五日」應作「今月五日」，衍一「十」字。文館詞林六九五無「十」字。

梁書卷二

本紀第二

武帝中

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高祖卽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類于天曰：「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齊氏以曆運斯旣，否終則亨，欽若天應，以命于衍。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替魏升，爰及晉、宋，憲章在昔。咸以君德馭四海，元功子萬姓，故能大庇氓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羣慝，是崇是長，肆厥姦回暴亂，以播虐于我有邦，俾溥天惴惴，將墜于深壑。九服八荒之內，連率岳牧之君，蹶角頓顙，匡救無術，臥薪待然，援天靡訴。衍投袂星言，推鋒萬里，〔一〕厲其掛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銜膽誓衆，覆銳屠堅，建立人主，克翦昏亂。遂因時來，宰司邦國，濟民康世，實有厥勞。而晷緯呈祥，川岳効祉，朝夕坰牧，日月郊畿。代終之符旣顯，革運之期

已萃，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遠邇，罔不和會。於是羣公卿士，咸致厥誠，並以皇乾降命，難以謙拒。齊帝脫屣萬邦，授以神器。衍自惟匪德，辭不獲許，仰迫上玄之眷，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久曠，民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此嘉祚。以茲寡薄，臨御萬方，顧求夙志，永言祗惕。敬簡元辰，恭茲大禮，升壇受禪，告類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于我有梁。惟明靈是饗。」

禮畢，備法駕卽建康宮，臨太極前殿。詔曰：「五精遞襲，皇王所以受命；四海樂推，殷、周所以改物。雖禪代相舛，遭會異時，而微明迭用，其流遠矣。莫不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闇，命不先後，寧濟之功，屬當期運，乘此時來，因心萬物，遂振厥弛維，大造區夏，永言前蹤，義均慙德。齊氏以代終有徵，歷數云改，欽若前載，集大命于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命，寅畏上靈，用膺景業。執禋柴之禮，當與能之祚，繼迹百王，君臨四海，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洪基初兆，萬品權輿，思俾慶澤，覃被率土。可大赦天下。改齊中興二年爲天監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加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布、口錢、宿債勿復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前注，與之更始。」

封齊帝爲巴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齊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齊典。齊宣德皇后爲齊文帝妃，齊后王氏爲巴陵王妃。

詔曰：「興運升降，前代舊章。齊世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有効著艱難者，別有後命。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

又詔曰：「大運肇升，嘉慶惟始，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悉可蠲放。諸流徙之家，並聽還本。」

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曰太祖；皇妣爲獻皇后。追謚妃郗氏爲德皇后。追封兄太傅懿爲長沙郡王，謚曰宣武；齊後軍諮議敷爲永陽郡王，謚曰昭；弟齊太常暢爲衡陽郡王，謚曰宣；齊給事黃門侍郎融爲桂陽郡王，謚曰簡。

是日，詔封文武功臣新除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食邑各有差。以弟中護軍宏爲揚州刺史，封爲臨川郡王；南徐州刺史秀安成郡王；雍州刺史偉建安郡王；左衞將軍恢鄱陽郡王；荊州刺史憺始興郡王。

丁卯，加領軍將軍王茂鎭軍將軍。以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中軍將軍，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撫軍將軍，吏部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詔曰：「宋氏以來，並恣淫侈，傾宮之富，遂盈數千。推算五都，愁窮四海，並嬰罹冤橫，拘逼不一。撫絃命管，良家不被蠲；織室繡房，幽厄猶見役。弊國傷和，莫斯爲甚。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給廩食。」

戊辰，車騎將軍高句驪王高雲進號車騎大將軍。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大進號征東大將軍。安西將軍宕昌王梁彌頜進號鎮西將軍。鎮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征東大將軍。〔三〕鎮西將軍河南王吐谷渾休留代進號征西將軍。巴陵王蕭于姑孰，追謚爲齊和帝，終禮一依故事。

己巳，以光祿大夫張瓌爲右光祿大夫。庚午，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陳伯之進號征南將軍。

詔曰：「觀風省俗，哲后弘規；狩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上，五品聿脩；文命肇基，四載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釣，致王業於緝熙，被淳風於遐邇。朕以寡薄，昧于治方，藉代終之運，當符命之重，取監前古，懍若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慚照遠，智不周物，兼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征，興言夕惕，無忘鑒寐。可分遣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殉私，侵漁是務者，悉隨事以聞。若懷寶迷邦，蘊奇待價，蓄響藏眞，不求聞達，並依名騰奏，罔或遺隱。使輶軒所屆，如朕親覽焉。」

又詔曰：「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縑以免，施於中世，民悅法行，莫尚乎此。永言叔世，偸薄成風，嬰𧮯入罪，厥塗匪一。斷弊之書，日纏於聽覽；鉗釱之刑，歲積於牢犴。死者不

可復生，刑者無因自返，〔三〕由此而望滋實，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政術，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有可以憲章邦國，罔不由之。釋愧心於四海，昭情素於萬物。俗僞日久，禁網彌繁。漢文四百，邈焉已遠。雖省事清心，無忘日用，而委銜廢策，事未獲從。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爲條格，以時奏聞。」

辛未，以中領軍蔡道恭爲司州刺史。以新除謝沐縣公蕭寶義爲巴陵王，以奉齊祀。復南蘭陵武進縣，依前代之科。徵謝朏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爲右光祿大夫。改南東海爲蘭陵郡。土斷南徐州諸僑郡縣。

癸酉，詔曰：「商俗甫移，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升中馭索，增其懍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蛇方縣；次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懷傅、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甲戌，詔斷遠近上慶禮。

又詔曰：「禮闈文閣，宜率舊章，貴賤既位，各有差等，俯仰拜伏，以明王度，濟濟洋洋，具瞻斯在。頃因多難，治綱弛落，官非積及，榮由幸至。六軍尸四品之職，青紫治白簿之勞。振衣朝伍，長揖卿相，趨步廣闥，並驅丞郎。遂冠履倒錯，珪甑莫辨。靜言疚懷，思返

流弊。且黷法惰官，動成逋弛，罰以常科，終未懲革。夫檟楚申威，蓋代斷趾，笞捶有令，如或可從。外詳共平議，務盡厥理。」

癸未，詔「相國府職吏，可依資勞度臺；若職限已盈，所度之餘，及驃騎府，並可賜滿。」

閏月丁酉，以行宕昌王梁彌邕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壬寅，以車騎將軍夏侯詳爲右光祿大夫。

詔曰：「成務弘風，肅厲內外，寔由設官分職，互相懲糾。而頃壹拘常式，見失方奏，多容違惰，莫肯執咎，憲網日弛，漸以爲俗。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

五月乙亥夜，盜入南、北掖，燒神虎門、總章觀，害衞尉卿張弘策。戊子，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反，以領軍將軍王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率衆討之。

六月庚戌，以行北秦州刺史楊紹先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是月，陳伯之奔魏，江州平。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據成都反。

八月戊戌，置建康三官。乙巳，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象舒彭進號安西將軍，封鄧至王。丁未，詔中書監王瑩等八人參定律令。是月，詔尚書曹郎依昔奏事。林邑、干陁利國各遣使獻方物。

冬十一月己未，立小廟。甲子，立皇子統爲皇太子。

十二月丙申，以國子祭酒張稷爲護軍將軍。辛亥，護軍將軍張稷免。

是歲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詔曰：「三訊五聽，著自聖典，哀矜折獄，義重前誥，蓋所以明愼用刑，深戒疑枉，成功致治，罔不由茲。朕自藩部，常躬訊錄，求理得情，洪細必盡。末運弛網，斯政又闕，牢犴沉壅，申訴靡從。朕屬當期運，君臨兆億，雖復齋居宣室，留心聽斷；而九牧遐荒，無因臨覽。深懼懷冤就鞫，匪惟一方。可申敕諸州，月一臨訊，博詢擇善，務在確實。」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爲尚書右僕射；前將軍鄱陽王恢爲南徐州刺史；尚書令王亮爲左光祿大夫；右衞將軍柳慶遠爲中領軍。丙辰，尚書令、新除左光祿大夫王亮免。

夏四月癸卯，尚書刪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

五月丁巳，尚書右僕射范雲卒。乙丑，益州刺史鄧元起克成都，曲赦益州。壬申，斷諸郡縣獻奉二宮。惟諸州及會稽，職惟嶽牧，許薦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

六月丁亥，詔以東陽、信安、豐安三縣水潦，漂損居民資業，遣使周履，量蠲課調。是夏多癘疫。以新除左光祿大夫謝朏爲司徒、尚書令。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爲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扶南、龜茲、中天竺國各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魏寇司州。

十一月乙卯，雷電大雨，晦。是夜又雷。乙亥，尙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

三年春正月戊申，後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進號中軍將軍。癸丑，以尙書右僕射王瑩爲尙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爲尙書右僕射，前尙書左僕射沈約爲鎭軍將軍。

二月，魏陷梁州。

三月，隕霜殺草。

五月丁巳，以扶南國王憍陳如闍耶跋摩爲安南將軍。

六月丙子，詔曰：「昔哲王之宰世也，每歲卜征，躬事巡省，民俗政刑，罔不必逮。末代風凋，久曠茲典，雖欲肆遠忘勞，究臨幽仄，而居今行古，事未易從，所以日晏踟躕，情同再撫。總總九州，遠近民庶，或川路幽遐，或貧羸老疾，懷寃抱理，莫由自申，所以東海匹婦，致災邦國，西土孤魂，登樓請訴。念此于懷，中夜太息。可分將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寃鉅害，抑鬱無歸，聽詣使者，依源自列。庶以矜隱之念，昭被四方，遏聽遠聞，事均親覽。」癸未，大赦天下。

秋七月丁未，以光祿大夫夏侯詳爲車騎將軍、湘州刺史，湘州刺史楊公則爲中護軍。甲子，立皇子綜爲豫章郡王。

八月，魏陷司州，詔以南義陽置司州。

九月壬子，以河南王世子伏連籌爲鎭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北天竺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一月甲子，詔曰：「設教因時，淳薄異政，刑以世革，輕重殊風。昔商俗未移，民散久矣，嬰網陷辟，日夜相尋。若悉加正法，則赭衣塞路；並申弘宥，則難用爲國，故使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命。今遐邇知禁，〔四〕圄犴稍虛，率斯以往，庶幾刑措。金作權典，宜在蠲息。可除贖罪之科。」

是歲多疾疫。

四年春正月癸卯朔，詔曰：「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鎭北將軍、雍州刺史建安王偉爲南徐州刺史，南徐州刺史鄱陽王恢爲郢州刺史，中領軍柳慶遠爲雍州刺史。丙午，省鳳皇銜書伎。戊申，詔曰：「夫禋郊饗帝，至敬攸在，致誠盡慤，猶懼有違；而往代多令宮人縱觀茲禮，帷宮廣設，

輜軿耀路，非所以仰虔蒼昊，昭感上靈。屬車之間，見譏前世，便可自今停止。」辛亥，輿駕親祠南郊，赦天下。

二月壬午，遣衞尉卿楊公則率宿衞兵塞洛口。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史李畟討平之。曲赦交州。戊戌，以前郢州刺史曹景宗爲中護軍。是月，立建興苑於秣陵建興里。

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是月，自甲寅至壬戌，甘露連降華林園。

五月辛卯，建康縣朔陰里生嘉禾，一莖十二穗。

六月庚戌，立孔子廟。壬戌，歲星晝見。

秋七月辛卯，右光祿大夫張瓌卒。

八月庚子，老人星見。

冬十月丙午，北伐，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爲副。是歲，以興師費用，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資。

十一月辛未，以都官尚書張稷爲領軍將軍。甲午，天晴朗，西南有電光，聞如雷聲三。

十二月，司徒、尚書令謝朏以所生母憂，去職。

是歲大穰，米斛三十。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詔曰：「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訛，幽仄罕被，人孤地絕，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茲靡勸。豈其岳瀆縱靈，偏有厚薄，寔由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兼明廣照，屈於堂戶，飛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懷，無忘旦夕。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乙亥，以前司徒謝朏爲中書監、司徒、衞將軍，鎭軍將軍沈約爲右光祿大夫，豫章王綜爲南徐州刺史。丁丑，以尙書左僕射王瑩爲護軍將軍，僕射如故。甲申，立皇子綱爲晉安郡王。丁亥，太白晝見。

二月庚戌，以太常張充爲吏部尙書。

三月丙寅朔，日有蝕之。癸未，魏宣武帝從弟翼率其諸弟來降。輔國將軍劉思效破魏靑州刺史元繫於膠水。丁亥，陳伯之自壽陽率衆歸降。

夏四月丙申，廬陵高昌之仁山獲銅劍二，始豐縣獲八目龜一。甲寅，詔曰：「朕昧旦齋居，惟刑是恤，三辟五聽，寢興載懷。故陳肺石於都街，增官司於詔獄，殷懃親覽，小大以情。而明愼未洽，囹圄尙壅，永言納隍，在予興愧。凡犴獄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遞錄囚徒，如有枉滯，以時奏聞。」

五月辛未，太子左衞率張惠紹克魏宿預城。〔五〕乙亥，臨川王宏前軍克梁城。辛巳，豫

州刺史韋叡克合肥城。丁亥，廬江太守裴邃克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辛卯，太白晝見。

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前軍克朐山城。

秋七月乙丑，鄧至國遣使獻方物。

八月戊戌，老人星見。辛酉，作太子宮。

冬十一月甲子，京師地震。乙丑，以師出淹時，大赦天下。魏寇鍾離，遣右衞將軍曹景宗率衆赴援。

十二月癸卯，司徒謝朏薨。

六年春正月辛酉朔，詔曰：「徑寸之寶，或隱沙泥；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晏罷，思闡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邊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以沉浮靡漏，遠邇兼得者乎？四方士民，若有欲陳言刑政，益國利民，淪礙幽遠，不能自通者，可各詮條布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採，大小以聞。」己卯，詔曰：「夫有天下者，義非爲己。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俾茲下民稍蒙寧息。不得爲朕祈福，以增其過。

特班遠邇，咸令遵奉。」

二月甲辰，老人星見。

三月庚申朔，隕霜殺草。是月，有三象入京師。

夏四月壬辰，置左右驍騎、左右游擊將軍官。癸巳，曹景宗、韋叡等破魏軍於邵陽洲，斬獲萬計。癸卯，以右衞將軍曹景宗爲領軍將軍、徐州刺史。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爲尚書右僕射，中書令安成王秀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分湘廣二州置衡州。丁巳，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建安王偉爲揚州刺史，右光祿大夫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左僕射王瑩爲中軍將軍。

五月己未，以新除左驍騎將軍長沙王深業爲中護軍。〔六〕癸亥，以侍中袁昂爲吏部尚書。己巳，置中衞、中權將軍，改驍騎爲雲騎，游擊爲游騎。辛未，右將軍、揚州刺史建安王偉進號中權將軍。

六月庚戌，以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夏侯詳爲右光祿大夫，〔七〕新除金紫光祿大夫柳惔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新吴縣獲四目龜一。

秋七月甲子，太白晝見。丙寅，分廣州置桂州。丁亥，以新除尚書右僕射王茂爲中衞將軍。

八月戊子，赦天下。戊戌，大風折木。京師大水，因濤入，加御道七尺。

九月，嘉禾一莖九穗，生江陵縣。乙亥，改閱武堂爲德陽堂，〔八〕聽訟堂爲儀賢堂。丙戌，以左衞將軍呂僧珍爲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內史蕭昌爲廣州刺史。

冬十月壬寅，以五兵尚書徐勉爲吏部尚書。

閏月乙丑，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川王宏爲司徒、行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爲尚書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袁昂爲右僕射。〔九〕戊寅，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始興王憺進號安西將軍。甲申，以右光祿大夫夏侯詳爲尚書左僕射。〔一〇〕

十二月丙辰，尚書左僕射夏侯詳卒。乙丑，魏淮陽鎭都軍主常邕和以城內屬。分豫州置霍州。

七年春正月乙酉朔，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爲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斅，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中衞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進號車騎將軍。戊戌，作神龍、仁虎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壬子，以領軍將軍曹景宗爲中衞將軍，衞尉蕭景兼領軍將軍。

二月乙卯，廬江灊縣獲銅鍾二。新作國門于越城南。乙丑，增置鎭衞將軍以下各有差。庚午，詔於州郡縣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乙亥，以車騎大將軍高麗王高雲爲撫東大將軍，〔二〕開府儀同三司，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呂僧珍爲領軍將軍。丙子，以中護軍長沙王深業爲南兗州刺史，兼領軍將軍蕭景爲雍州刺史，雍州刺史柳慶遠爲護軍將軍。

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納妃，赦大辟以下，頒賜朝臣及近侍各有差。辛未，秣陵縣獲靈龜一。戊寅，餘姚縣獲古銅劍二。

五月己亥，詔復置宗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太府、太舟，仍先爲十二卿。癸卯，以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安成王秀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始興王憺爲護軍將軍，中衞將軍曹景宗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

六月辛酉，復建、修二陵周回五里內居民，改陵監爲令。

秋七月丁亥，月犯氐。

八月癸丑，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丁巳，赦大辟以下未結正者。甲戌，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安成王秀進號安西將軍，雲麾將軍、郢州刺史鄱陽王恢進號平西將軍。老人星見。

九月丁亥，詔曰：「芻牧必往，姬文垂則；雉兔有刑，姜宣致貶。〔一二〕藪澤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資。而頃世相承，並加封固，豈所謂與民同利，惠茲黔首？凡公家諸屯戍見封熂者，可悉開常禁。」壬辰，置童子奉車郎。癸巳，立皇子績爲南康郡王。己亥，月犯東井。

冬十月丙寅，以吳興太守張稷爲尙書左僕射。丙子，魏陽關主許敬珍以城內附。詔大舉北伐。以護軍將軍始興王憺爲平北將軍，率衆入淸；車騎將軍王茂率衆向宿預。丁丑，魏懸瓠鎭軍主白早生、〔一三〕豫州刺史胡遜以城內屬，以早生爲鎭北將軍、司州刺史，遜爲平北將軍、豫州刺史。

十一月辛巳，鄞縣言甘露降。

八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祠南郊，赦天下，內外文武各賜勞一年。壬辰，魏鎭東參軍成景儁斬宿預城主嚴仲寶，〔一四〕以城內屬。

二月壬戌，老人星見。

夏四月，以北巴西郡置南梁州。戊申，以護軍將軍始興王憺爲中衞將軍，司徒、行太子太傅臨川王宏爲司空、揚州刺史，車騎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丁卯，

魏楚王城主李國興以城內附。丙子，以中軍將軍、丹陽尹王瑩爲右光祿大夫。

五月壬午，詔曰：「學以從政，殷勤往哲，祿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闡治綱，每敦儒術，軾閭闢館，造次以之。故負袟成風，甲科間出，方當置諸周行，飾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策實之後，選可量加敍錄。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後門，並隨才試吏，勿有遺隔。」

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蕭寶義薨。

八月戊午，老人星見。

冬十月乙巳，以中軍將軍始興王憺爲鎭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一五〕南兗州刺史長沙王深業爲護軍將軍。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尙書令、行太子少傅沈約爲左光祿大夫，行少傅如故，右光祿大夫王瑩爲尙書令，行中撫將軍建安王偉領護軍將軍，鎭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始興王憺爲鎭西將軍、益州刺史，太常卿王亮爲中書監。丙子，以輕車將軍晉安王綱爲南兗州刺史。庚寅，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

三月己丑，車駕幸國子學，親臨講肆，賜國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乙未，詔曰：「王子從

學，著自禮經，貴遊咸在，實惟前誥，所以式廣義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啓，元良齒讓，自斯以降，並宜肄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于闐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丁巳，革選尙書五都令史用寒流。林邑國遣使獻白猴一。

五月己亥，詔曰：「朕達聽思治，無忘日昃，而百司羣務，其途不一，隨時適用，各有攸宜，若非總會衆言，無以備茲親覽。自今臺閣省府州郡鎭戍應有職僚之所，時共集議，各陳損益，具以奏聞。」中書監王亮卒。

六月癸丑，盜殺宣城太守朱僧勇。癸酉，以中撫將軍、領護軍建安王偉爲鎭南將軍、江州刺史。

閏月己丑，宣城盜轉寇吳興縣，太守蔡撙討平之。

秋七月己巳，老人星見。

冬十二月癸未，輿駕幸國子學，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

十年春正月辛丑，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居局治事賜勞二年。癸卯，以尙書左僕射張稷爲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郢州刺史鄱陽王恢爲護軍將軍。甲辰，以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綜爲郢州刺史，輕車將軍南康王績爲南徐州刺史。戊申，騶虞一，見荆州華容縣。以

左民尚書王暕爲吏部尚書。辛酉，輿駕親祠明堂。

三月辛丑，盜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鄧晣，〔一六〕以朐山引魏軍，遣振遠將軍馬仙琕討之。是月，魏徐州刺史盧昶帥衆赴朐山。

夏五月癸酉，安豐縣獲一角玄龜。〔一七〕丁丑，領軍呂僧珍卒。己卯，以國子祭酒張充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慶遠爲領軍將軍。

六月乙酉，嘉蓮一莖三花生樂遊苑。〔一八〕

秋七月丙辰，詔曰：「昔公卿面陳，載在前史，令僕陛奏，列代明文，所以釐彼庶績，成茲羣務。晉氏陵替，虛誕爲風，自此相因，其失彌遠，遂使武帳空勞，無汲公之奏，丹墀徒闢，闕鄭生之履。三槐八座，應有務之百官，宜有所論，可入陳啓，庶藉周爰，少匡寡薄。」

九月丙申，天西北隆隆有聲，赤氣下至地。

冬十二月癸酉，山車見于臨城縣。庚辰，馬仙琕大破魏軍，斬馘十餘萬，剋復朐山城。是歲，初作宫城門三重樓及開二道。宕昌國遣使獻方物。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曰：「夫刑法悼耄，罪不收孥，禮著明文，史彰前事，蓋所以申其哀矜，故罰有弗及。近代相因，厥網彌峻，髫年華髮，同坐入讐。雖懲惡勸善，宜窮其制，而

老幼流離，良亦可愍。自今逋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加左光祿大夫、行太子少傅沈約特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安王偉儀同三司。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進位爲太尉。驃騎將軍王茂爲司空。〔一九〕尚書令、雲麾將軍王瑩進號安左將軍。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進號鎮北將軍。〔二〇〕

二月戊辰，新昌、濟陽二郡野蠶成繭。

三月丁巳，曲赦揚、徐二州。築西靜壇於鍾山。庚申，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四月戊子，詔曰：「去歲朐山大殲醜類，宜爲京觀，用旌武功；但伐罪弔民，皇王盛軌，掩骼埋胔，仁者用心。其下青州悉使收藏。」百濟、扶南、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

六月辛巳，以司空王茂領中權將軍。

九月辛亥，宕昌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一月乙未，以吳郡太守袁昂兼尚書右僕射。己酉，降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癸丑，齊宣德太妃王氏薨。

十二月己未，以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安成王秀爲中衞將軍，護軍將軍鄱陽王恢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南郊，赦大辟以下。

二月辛酉，以兼尙書右僕射袁昂爲尙書右僕射。〔三〕丙寅，詔曰：「掩骼埋胔，義重周經，槥櫝有加，事美漢策。朕向隅載懷，每勤造次，收藏之命，亟下哀矜；而寓縣遐深，遵奉未洽，髐然路隅，往往而有，言愍沉枯，彌勞傷惻。可明下遠近，各巡境界，若委骸不葬，或蔭衣莫改，卽就收斂，量給棺具。庶夜哭之魂斯慰，霑霜之骨有歸。」辛巳，新作太極殿，改爲十三間。

三月癸卯，以湘州刺史王珍國爲護軍將軍。

閏月乙丑，特進、中軍將軍沈約卒。

夏四月，京邑大水。

六月癸巳，新作太廟，增基九尺。庚子，太極殿成。

秋九月戊午，以鎭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建安王偉爲撫軍將軍，儀同如故；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司空；領中權將軍王茂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

冬十月丁亥，詔曰：「明堂地勢卑濕，未稱乃心。外可量就埤起，以盡誠敬。」

十三年春正月壬戌，以丹陽尹晉安王綱爲荊州刺史。癸亥，以平西將軍、荊州刺史鄱陽王恢爲鎭西將軍、益州刺史。丙寅，以翊右將軍安成王秀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

二月丁亥，輿駕親耕籍田，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老人星見。

三月辛亥，以新除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偉爲左光祿大夫。

夏四月辛卯，林邑國遣使獻方物。壬辰，以郢州刺史豫章王綜爲安右將軍。

五月辛亥，以通直散騎常侍韋叡爲中護軍。

六月己亥，以南兗州刺史蕭景爲領軍將軍，領軍將軍柳慶遠爲安北將軍、雍州刺史。

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綸爲邵陵郡王，繹爲湘東郡王，紀爲武陵郡王。

八月癸卯，扶南、于闐國各遣使獻方物。

是歲作浮山堰。

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皇太子冠，赦天下，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以下班賚各有差，停遠近上慶禮。丙午，安左將軍、尚書令王瑩進號中權將軍。以鎭西將軍始興王憺爲中撫將軍。辛亥，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朕恭祇明祀，昭事上靈，臨竹宮而登泰壇，服裘冕而奉蒼璧，柴望既升，誠敬克展，思所以對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于治道，政法多昧，實佇羣才，

用康庶績。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遁丘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未加收採；或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並卽騰奏，具以名上。當擢彼周行，試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無隱。又世輕世重，隨時約法，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猶念改悔，其路已壅，並可省除。」丙寅，汝陰王劉胤薨。

二月庚寅，芮芮國遣使獻方物。戊戌，老人星見。辛丑，以中護軍韋叡爲平北將軍、雍州刺史，新除中撫將軍始興王憺爲荆州刺史。

夏四月丁丑，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王茂薨。

五月丁巳，以荆州刺史晉安王綱爲江州刺史。

秋八月乙未，老人星見。

九月癸亥，以長沙王深業爲護軍將軍。狼牙脩國遣使獻方物。

十五年春正月己巳，詔曰：「觀時設教，王政所先，兼而利之，寔惟務本，移風致治，咸由此作。頃因革之令，隨事必下，而張弛之要，未臻厥宜，民瘼猶繁，廉平尙寡，所以佇旒纊而載懷，朝玉帛而興歎。可申下四方，政有不便於民者，所在具條以聞。守宰若清潔可稱，或侵漁爲蠹，分別奏上，將行黜陟。長吏勸課，躬履堤防，勿有不脩，致妨農事。關市之賦，或

有未允，外時參量，優減舊格。」

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

夏四月丁未，以安右將軍豫章王綜兼護軍。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五月癸未，以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刺史如故。

六月丙申，改作小廟畢。庚子，以尙書令王瑩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右僕射袁昂爲尙書左僕射，吏部尙書王暕爲尙書右僕射。

秋八月，老人星見。芮芮、河南遣使獻方物。

九月辛巳，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瑩薨。壬辰，赦天下。

冬十月戊午，以丹陽尹長沙王深業爲湘州刺史。

十一月丁卯，以兼護軍豫章王綜爲安前將軍。交州刺史李叟斬交州反者阮宗孝，傳首京師。曲赦交州。壬午，以雍州刺史韋叡爲護軍將軍。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朕當扆思治，政道未明，昧旦劬勞，亟移星紀。今太皞御氣，句芒首節，升中就陽，禋敬克展，務承天休，布兹和澤。尤貧之家，勿收今年三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若民有產子，卽依格優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

加賑卹。班下四方。諸州郡縣，時理獄訟，勿使寃滯，並若親覽。」
二月庚戌，老人星見。甲寅，以安前將軍豫章王綜爲南徐州刺史。
三月丙子，河南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甲子，初去宗廟牲。〔三〕潮溝獲白雀一。
六月戊申，以廬陵王續爲江州刺史。
七月丁丑，以郢州刺史安成王秀爲鎮北將軍、雍州刺史。
八月辛丑，老人星見。扶南、婆利國各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去宗廟薦脩，始用蔬果。

十七年春正月丁巳朔，詔曰：「夫樂所自生，含識之常性；厚下安宅，馭世之通規。朕矜此庶氓，無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寬卹之恩；而編戶未滋，遷徙尙有，輕去故鄉，豈其本志？資業殆闕，自返莫由，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開元發歲，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舊所。將使郡無曠土，邑靡游民，鷄犬相聞，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監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開恩半歲，悉聽還本，蠲課三年。其流寓過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卽使著土籍爲民，准舊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村司三老及餘親

屬，即爲詣縣，占請村內官地官宅，〔二三〕令相容受，使繼本者還有所託。凡坐爲市埭諸職割盜衰減應被封籍者，〔二四〕其田宅車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沒入，皆優量分留，使得自止。其商賈富室，亦不得頓相兼併。遁叛之身，罪無輕重，並許首出，還復民伍。若有拘限，自還本役。並爲條格，咸使知聞。」

二月癸巳，鎭北將軍、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甲辰，大赦天下。乙卯，以領石頭戍事南康王績爲南兗州刺史。

三月甲申，老人星見。丙申，改封建安王偉爲南平王。〔二五〕

夏五月戊寅，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免。己卯，干陁利國遣使獻方物。以領軍將軍蕭景爲安右將軍，監揚州。辛巳，以臨川王宏爲中軍將軍、中書監。

六月乙酉，以益州刺史鄱陽王恢爲領軍將軍。中軍將軍、中書監臨川王宏以本號行司徒。癸卯，以國子祭酒蔡撙爲吏部尙書。

秋八月壬寅，老人星見。詔以兵騶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二六〕免爲平民。

冬十月乙亥，以中軍將軍、行司徒臨川王宏爲中書監、司徒。

十一月辛亥，以南平王偉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領軍將軍鄱陽王恢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荆州刺史始興王憺爲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以尚書左僕射袁昂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王暕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徐勉爲尚書右僕射。辛卯，輿駕親祠南郊，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二月戊午，老人星見。

四月丁巳，大赦天下。

秋七月甲申，老人星見。于闐、扶南國各遣使獻方物。

校勘記

〔一〕推鋒萬里　「推」殿本作「摧」，今從百衲本。說見卷一校勘記第十條。

〔二〕鎮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征東大將軍　「征東大將軍」各本及倭國傳並作「征東將軍」。今據南史倭國傳補。

〔三〕刑者無因自返　「刑」，各本作「生」，據南史改。按：此語本緹縈上書故事。漢書刑法志：「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

〔四〕今遐邇知禁　「今」殿本作「令」，從百衲本。按：「今遐邇知禁」對上「昔商俗未移」言，作「令」譌。

〔五〕太子左衞率張惠紹克魏宿預城　「太子左衞率」張惠紹傳及通鑑皆作「太子右衞率」。

〔六〕以新除左驍騎將軍長沙王深業爲中護軍　長沙王本名淵業，因避唐諱，或去「淵」字，或改「淵」爲「深」。後如此者，不再出校記。

〔七〕以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夏侯詳爲右光祿大夫　「右」各本作「左」，據夏侯詳傳改。

〔八〕乙亥改閱武堂爲德陽堂　「乙亥」各本作「丁亥」，據南史改。按：下有丙戌，則丁亥不得在前，作「乙亥」是。

〔九〕吏部尙書袁昂爲右僕射　「右」各本作「左」，據南史、通鑑並參照袁昂傳改。按：袁昂傳，昂於天監六年徵爲吏部尙書，累表陳讓，徙爲左民尙書，兼右僕射。

〔一〇〕以右光祿大夫夏侯詳爲尙書左僕射　「光祿」上，各本脫「右」字。南史作「左」字，亦誤。按本傳，詳終於右光祿，今補正。

〔一一〕以車騎大將軍高麗王高雲爲撫東大將軍　「撫東大將軍」各本作「撫軍大將軍」。據南史、册府元龜九六三及本書東夷傳改正。

〔一二〕雉兔有刑姜宣致貶　牛運震空山堂集讀史糾繆八：「案孟子，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非謂雉兔也。宣王乃田齊，非姜齊。」

〔一三〕魏懸瓠鎮軍主白皁生　「白皁生」魏書宣武帝紀作「白早生」，通鑑從魏書。

〔一四〕魏鎭東參軍成景儁斬宿預城主嚴仲寶　「嚴仲寶」魏書宣武帝紀作「嚴仲賢」。

〔一五〕以中軍將軍始興王憺爲鎭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蕭憺於本年四月爲中衞將軍。此「中軍將軍」當爲「中衞將軍」之譌。

〔一六〕三月辛丑盜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鄧晣　通鑑考異據魏書盧昶傳，以爲殺太守事在三月二十四夜，按是月丁酉朔，二十四爲辛酉，非辛丑。又「鄧晣」當依馬仙琕傳及魏書宣武帝紀、盧昶傳作「劉晣」。

〔一七〕夏五月癸酉安豐縣獲一角玄龜　「五月」當作「四月」。是年五月丙申朔，無癸酉，亦無下文所出之丁丑、己卯。四月丙寅朔，有癸酉、丁丑、己卯。

〔一八〕六月乙酉嘉蓮一莖三花生樂遊苑　「六月」各本脫，建康實錄一七「乙酉」上有「六月」二字。按：是年五月丙申朔，無乙酉。六月乙丑朔，乙酉爲六月二十一日，正蓮花開放之時。據補。

〔一九〕驃騎將軍王茂爲司空　按王茂傳，茂以天監七年拜車騎將軍，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進位司空，改領中權將軍，至十二年始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此「驃騎將軍」當作「車騎將軍」。

〔二〇〕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進號鎭北將軍　「鎭北將軍」各本作「領北將軍」。時無領北將軍之號，據張稷傳改。

〔三一〕以兼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尚書右僕射　「尚書右僕射」各本作「尚書左僕射」，據南史及通鑑改。張森楷梁書校勘記云：「據下十五年以右僕射袁昂爲左僕射之文，則此不得是左僕射。」

〔三二〕夏四月甲子初去宗廟牲　通鑑不書日。考異云：「按長曆是月辛卯朔，無甲子。」

〔三三〕占請村內官地官宅　「占」北監本、汲古閣本、殿本並譌「告」，今從百衲本、金陵局本。按：文館詞林六七〇、册府元龜一九一並作「占」。占請，謂隱度其地而請之。

〔三四〕凡坐爲市埭諸職割盜衰減應被封籍者　「減」各本作「滅」。據文館詞林六七〇、册府元龜一九一改。割盜衰減，是割盜諸稅及稅收衰減之意。

〔三五〕三月甲申老人星見丙申改封建安王偉爲南平王　是年三月丙辰朔，無丙申。「丙申」，建康實錄作「丙寅」。但甲申又不應在丙寅前。

〔三六〕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　南史作「男年六十六，女年六十」。

梁書卷三

本紀第三

武帝下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天下，賜文武勞位，孝悌力田爵一級，尤貧之家，勿收常調，鰥寡孤獨，並加贍卹。丙子，日有蝕之。己卯，以司徒臨川王宏爲太尉、揚州刺史，安右將軍、監揚州蕭景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尙書左僕射王暕以母憂去職，金紫光祿大夫王份爲尙書左僕射。庚子，扶南、高麗國各遣使獻方物。

二月壬子，老人星見。癸丑，以高麗王世子安爲寧東將軍、高麗王。

三月丙戌，滑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甲午，河南王遣使獻方物。

六月丁未，以護軍將軍韋叡爲車騎將軍。

秋七月己卯，江、淮、海並溢。辛卯，以信威將軍邵陵王綸爲江州刺史。

八月庚戌，老人星見。甲子，新除車騎將軍韋叡卒。

九月乙亥，有星晨見東方，光爛如火。

冬十月辛亥，以宣惠將軍長沙王深業爲護軍將軍。辛酉，以丹陽尹晉安王綱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甲戌，以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綜爲鎮右將軍。新除益州刺史晉安王綱改爲徐州刺史。辛巳，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春司御氣，虔恭報祀，陶匏克誠，蒼璧禮備，思隨乾覆，布茲亭育。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髮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戊子，大赦天下。

二月辛丑，輿駕親祠明堂。

三月庚寅，大雪，平地三尺。

夏四月乙卯，改作南北郊。丙辰，詔曰：「夫欽若昊天，曆象無違，躬執耒耜，盡力致敬，上協星鳥，俯訓民時，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於震方，簡求沃野，具

茲千畝，庶允舊章。」

五月癸卯，琬琰殿火，〔一〕延燒後宮屋三千間。丁巳，詔曰：「王公卿士，今拜表賀瑞，雖則百辟體國之誠，朕懷良有多愧。若其澤漏川泉，仁被動植，氣調玉燭，治致太平，爰降嘉祥，可無慚德；而政道多缺，淳化未凝，何以仰叶辰和，遠臻冥貺？此乃更彰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賀瑞。」

六月丁卯，信威將軍、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于魏。〔二〕

秋七月丁酉，假大匠卿裴邃節，督衆軍北討。甲寅，老人星見。魏荆州刺史桓叔興帥衆降。

八月丁亥，始平郡中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冬十一月，百濟、新羅國各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戊辰，以鎭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爲寧東大將軍。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尚書令袁昂爲中書監，吳郡太守王暕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左僕射王份爲右光祿大夫。庚戌，京師地震。己未，以宣毅將軍廬陵王續爲雍州刺史。

三月乙卯，巴陵王蕭屛薨。〔三〕

夏四月丁卯，汝陰王劉端薨。

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既。癸巳，赦天下，並班下四方，民所疾苦，咸卽以聞，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連率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秋八月辛酉，作二郊及籍田並畢，班賜工匠各有差。甲子，老人星見。婆利、白題國各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丙子，加中書監袁昂中衞將軍。

十一月甲午，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始興王憺薨。辛丑，以太子詹事蕭淵藻爲領軍將軍。

四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應諸窮疾，咸加賑卹，並班下四方，時理獄訟。丙午，輿駕親祠明堂。〔四〕

二月庚午，老人星見。乙亥，躬耕籍田。詔曰：「夫耕籍之義大矣哉！粢盛由之而興，禮節因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眷言八政，致茲千畝，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畢禮，馨香靡替。兼以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覽休辰，思加獎勸。可班下遠近，廣闢良疇，公私畎畝，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糧種有乏，亦加貸卹，每使優遍。孝悌力田賜爵一級。預耕

之司，剋日勞酒。」

三月壬寅，以鎭右將軍豫章王綜爲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六月乙丑，分益州置信州，分交州置愛州，分廣州置成州、南定州、合州、建州，分霍州置義州。

秋八月丁卯，老人星見。

冬十月庚午，以中書監、中衞將軍袁昂爲尙書令，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己卯，護軍將軍昌義之卒。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蝕之。太白晝見。甲辰，尙書左僕射王暕卒。

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狼牙脩國遣使獻方物。

五年春正月，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偉爲鎭衞大將軍，改領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如故。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恢進號驃騎大將軍。太府卿夏侯亶爲中護軍。右光祿大夫王份爲左光祿大夫，加特進。辛卯，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進號鎭北將軍。平西將軍、雍州刺史晉安王綱進號安北將軍。

二月庚午，特進、左光祿大夫王份卒。丁丑，老人星見。

三月甲戌，分揚州、江州置東揚州。

夏四月乙未，以雲麾將軍南康王績爲江州刺史。

六月乙酉，龍鬭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處樹木倒折，開地數十丈。戊子，以會稽太守武陵王紀爲東揚州刺史。庚子，以員外散騎常侍元樹爲平北將軍、北青兗二州刺史，率衆北伐。

秋七月辛未，賜北討義客位一階。

八月庚寅，徐州刺史成景儁克魏童城。〔五〕

九月戊申，又剋睢陵城。戊午，北兗州刺史趙景悅圍荆山。壬戌，宣毅將軍裴邃襲壽陽，入羅城，弗剋。

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樹攻魏建陵城，破之。辛巳，又破曲木。〔六〕掃虜將軍彭寶孫剋琅邪。甲申，又剋檀丘城。辛卯，裴邃破狄城。〔七〕丙申，又剋甓城，遂進屯黎漿。〔八〕壬寅，魏東海太守韋敬欣以司吾城降。定遠將軍闕二字太守曹世宗破魏曲陽城。甲辰，又剋秦墟。魏郿、潘溪守悉皆棄城走。

十一月丙辰，彭寶孫剋東莞城。壬戌，裴邃攻壽陽之安城，剋之。〔九〕丙寅，魏馬頭、安城並來降。

十二月戊寅，魏荊山城降。乙巳，武勇將軍李國興攻平靜關，剋之。辛丑，信威長史楊法乾攻武陽關；壬寅，攻峴關：並剋之。

六年春正月丙午，安北將軍晉安王綱遣長史柳津破魏南鄉郡，〔一〇〕司馬董當門破魏晉城。庚戌，又破馬圈、彫陽二城。辛亥，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庚申，魏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內附。己巳，雍州前軍剋魏新蔡郡。詔曰：「廟謨已定，王略方舉。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可便親戎，以前啓行；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董馭雄桀，風馳次邁；其餘衆軍，計日差遣，初中後師，善得嚴辦。朕當六軍雲動，龍舟濟江。」癸酉，剋魏鄭城。甲戌，以魏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元法僧爲司空。

二月丁丑，老人星見。庚辰，南徐州刺史廬陵王續還朝，稟承戎略。乙未，趙景悅下魏龍亢城。

三月丙午，歲星見南斗。賜新附民長復除，應諸罪失一無所問。己酉，行幸白下城，履行六軍頓所。乙丑，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衆軍，並攝徐州府事。己巳，以魏假平東將軍元景隆爲衡州刺史，魏征虜將軍元景仲爲廣州刺史。

夏五月己酉，築宿預堰，又修曹公堰於濟陰。太白晝見。壬子，遣中護軍夏侯亶督壽

陽諸軍事，北伐。

六月庚辰，豫章王綜奔于魏，魏復據彭城。

秋七月壬戌，大赦天下。

八月丙子，以散騎常侍曹仲宗兼領軍。壬午，老人星見。

十二月戊子，邵陵王綸有罪，免官，削爵土。壬辰，京師地震。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赦殊死以下。丁卯，滑國遣使獻方物。

二月甲戌，北伐衆軍解嚴。河南王遣使獻方物。丁亥，老人星見。

三月乙卯，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乙酉，太尉臨川王宏薨。南州津改置校尉，增加俸秩。詔在位羣臣，各舉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薦聞，州年舉二人，大郡一人。

六月己卯，林邑國遣使獻方物。

秋九月己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鄱陽王恢薨。

冬十月辛未，以丹陽尹湘東王繹爲荊州刺史。

十一月庚辰，大赦天下。是日，丁貴嬪薨。辛巳，夏侯亶、胡龍牙、元樹、曹世宗等衆軍

剋壽陽城。丁亥，放魏揚州刺史李憲還北。以壽陽置豫州，合肥改爲南豫州。以中護軍夏侯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元樹進號安西將軍。魏新野太守以郡降。

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左僕射徐勉爲尚書僕射、〔二〕中衞將軍。詔曰：「朕思利兆民，惟日不足，氣象環回，每弘優簡。百官俸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皆多評准，頃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已後，可長給見錢，依時卽出，勿令逋緩。凡散失官物，不問多少，並從原宥。惟事涉軍儲，取公私見物，不在此例。」辛未，輿駕親祠南郊。詔曰：「奉時昭事，虔薦蒼璧，思承天德，惠此下民。凡因事去土，流移他境者，並聽復宅業，蠲役五年。尤貧之家，勿收三調。孝悌力田賜爵一級。」是月，司州刺史夏侯夔進軍三關，所至皆剋。

三月辛未，輿駕幸同泰寺捨身。甲戌，還宮，赦天下，改元。以左衞將軍蕭淵藻爲中護軍。林邑、師子國各遣使獻方物。

夏五月丙寅，成景雋剋魏臨潼、竹邑。

秋八月壬辰，老人星見。

冬十月庚戌，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內屬。甲寅，曲赦東豫州。

十一月丁卯，以中護軍蕭淵藻爲北討都督、征北大將軍，鎭渦陽。戊辰，加尚書令、中

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中書監。以渦陽置西徐州。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二年春正月庚申，司空元法僧以本官領中軍將軍。中書監、尙書令、中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進號中撫大將軍。衞尉卿蕭昂爲中領軍。乙酉，芮芮國遣使獻方物。

二月甲午，老人星見。是月，築寒山堰。

三月壬戌，以江州刺史南康王績爲安右將軍。

夏四月辛丑，魏郢州刺史元願達以義陽內附，置北司州。時魏大亂，其北海王元顥、臨淮王元彧、汝南王元悅並來奔；其北青州刺史元世儁、南荊州刺史李志亦以地降。

六月丁亥，魏臨淮王元彧求還本國，許之。

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元顥爲魏主，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衞送還北。魏豫州刺史鄧獻以地內屬。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甲子，魏汝南王元悅求還本國，許之。辛巳，輿駕親祠明堂。

二月甲申，以丹陽尹武陵王紀爲江州刺史。辛丑，芮芮國遣使獻方物。

三月丙辰，以河南王阿羅眞爲寧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一二〕庚辰，以中護軍蕭淵藻爲中權將軍。

夏四月癸未，以安右將軍南康王績爲護軍將軍。癸巳，陳慶之攻魏梁城，〔一三〕拔之；進屠考城，擒魏濟陰王元暉業。

五月戊辰，剋大梁。癸酉，剋虎牢城。魏主元子攸棄洛陽，〔一四〕走河北。乙亥，元顥入洛陽。

六月壬午，大赦天下。辛亥，魏淮陰太守晉鴻以湖陽城內屬。

閏月己未，安右將軍、護軍南康王績薨。己卯，魏尒朱榮攻殺元顥，復據洛陽。

秋九月辛巳，朱雀航華表災。以安北將軍羊侃爲靑、冀二州刺史。癸巳，輿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

冬十月己酉，輿駕還宮，大赦，改元。

十一月丙戌，加中撫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中書監。加鎭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偉太子少傅。加金紫光祿大夫蕭琛、陸杲並特進。司空、中軍將軍元法僧進號車騎將軍。中權將軍蕭淵藻爲中護軍將軍。〔一五〕中領軍蕭昂爲領軍將軍。戊子，魏巴州刺史嚴始欣以城降。

十二月丁巳，盤盤國遣使獻方物。

二年春正月戊寅，以雍州刺史晉安王綱爲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廬陵王續爲平北將軍、雍州刺史。癸未，老人星見。

夏四月庚申，大雨雹。壬申，以河南王佛輔爲寧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

六月丁巳，遣魏太保汝南王元悅還北爲魏主。庚申，以魏尙書左僕射范遵爲安北將軍、司州牧，隨元悅北討。林邑國遣使獻方物。壬申，扶南國遣使獻方物。

秋八月庚戌，輿駕幸德陽堂，設絲竹會，祖送魏主元悅。山賊聚結，寇會稽郡所部縣。

九月壬午，假超武將軍湛海珍節以討之。〔一六〕

三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丙申，以魏尙書僕射鄭先護爲征北大將軍。

二月辛丑，輿駕親祠明堂。甲寅，老人星見。乙卯，特進蕭琛卒。乙丑，以廣州刺史元景隆爲安右將軍。

夏四月乙巳，皇太子統薨。

六月丁未，以前太子詹事蕭淵猷爲中護軍。尚書僕射徐勉加特進、右光祿大夫。丹丹國遣使獻方物。癸丑，立昭明太子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爲豫章郡王，枝江公譽爲河東郡王，曲阿公詧爲岳陽郡王。

秋七月乙亥，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大赦天下，賜爲父後者及出處忠孝文武清勤，並賜爵一級。乙酉，以侍中、五兵尚書謝舉爲吏部尚書。庚寅，詔曰：「推恩六親，義彰九族，班以侯爵，亦曰惟允。凡是宗戚有服屬者，並可賜沐食鄉亭侯，各隨遠近以爲差次。其有昵親，自依舊章。」壬辰，以吏部尚書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癸巳，老人星見。

九月庚午，以太子詹事蕭淵藻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戊寅，狼牙脩國奉表獻方物。

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說大般若涅盤經義，〔一七〕迄于乙卯。前樂山縣侯蕭正則有罪流徙，至是招誘亡命，欲寇廣州，在所討平之。

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義，訖于十二月辛丑。

是歲，吳興郡生野穀，堪食。

四年春正月丙寅朔，以鎭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偉進位大司馬，司空元法僧

進位太尉，尚書令、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進位司空。〔一八〕立臨川靖惠王宏子正德爲臨賀郡王。戊辰，以丹陽尹邵陵王綸爲揚州刺史。太子右衞率薛法護爲平北將軍、司州牧，衞送元悅入洛。庚午，立嫡皇孫大器爲宣城郡王。癸未，魏南兗州刺史劉世明以城降，改魏南兗州爲譙州，以世明爲刺史。

二月壬寅，老人星見。新除太尉元法僧還北，爲東魏主。以安右將軍元景隆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雲麾將軍羊侃爲安北將軍、兗州刺史，〔一九〕散騎常侍元樹爲鎭北將軍。庚戌，新除揚州刺史邵陵王綸有罪，免爲庶人。壬子，以江州刺史武陵王紀爲揚州刺史，領軍將軍蕭昂爲江州刺史。丙辰，邵陵縣獲白鹿一。

三月庚午，侍中、領國子博士蕭子顯上表置制旨孝經助敎一人，生十人，專通高祖所釋孝經義。

夏四月壬申，盤盤國遣使獻方物。

秋七月甲辰，星隕如雨。

八月丙子，特進陸杲卒。

九月乙巳，以太子詹事南平王世子恪爲領軍將軍，平北將軍、雍州刺史廬陵王續爲安北將軍，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湘東王繹爲平西將軍，司空袁昂領尚書令。

十一月己酉，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庚辰，以太尉元法僧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史。

五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先是一日丙夜，〔二〇〕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空中有異香三隨風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有神光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方滅。兼太宰武陵王紀等以聞。戊申，京師地震。己酉。長星見。辛亥，輿駕親祠明堂。癸丑，以宣城王大器爲中軍將軍。河南國遣使獻方物。

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高祖升法座，發金字摩訶波若經題，訖于己丑。老人星見。

三月丙辰，大司馬南平王偉薨。

夏四月癸酉，以御史中丞臧盾兼領軍。

五月戊子，京邑大水，御道通船。

六月己卯，魏建義城主蘭寶殺魏東徐州刺史，〔二一〕以下邳城降。

秋七月辛卯，改下邳爲武州。

八月庚申，以前徐州刺史元景隆爲安右將軍。老人星見。甲子，波斯國遣使獻方物。

甲申，中護軍蕭淵猷卒。

九月己亥，以輕車將軍、臨賀王正德爲中護軍。甲寅，以尚書令、司空袁昂爲特進、左光祿大夫，〔三〕司空如故。盤盤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庚申，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謝舉爲尚書右僕射，侍中、國子祭酒蕭子顯爲吏部尚書。

六年春二月癸亥，輿駕親耕籍田，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三月己亥，以行河南王可沓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甲辰，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丁卯，熒惑在南斗。

秋七月甲辰，林邑國遣使獻方物。

八月己未，以南梁州刺史武興王楊紹先爲秦、南秦二州刺史。

冬十月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爲鎮北將軍，率衆北伐。

閏十二月丙午，西南有雷聲二。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大赦天下。

二月己卯，老人星見。辛巳，輿駕親祠明堂。丁亥，輿駕躬耕籍田。辛丑，高麗國、丹丹國各遣使獻方物。

三月辛未，滑國王安樂薩丹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庚子，波斯國獻方物。甲辰，以魏鎮東將軍劉濟爲徐州刺史。壬戌，以安北將軍廬陵王續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

秋七月乙卯，老人星見。辛卯，扶南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辛卯，以前南兗州刺史蕭淵藻爲護軍將軍。

十一月丁未，中衞將軍、特進、右光祿大夫徐勉卒。壬戌，北梁州刺史蘭欽攻漢中，尅之，魏梁州刺史元羅降。癸亥，賜梁州歸附者復除有差。甲子，雄勇將軍、北益州刺史陰平王楊法深進號平北將軍。月行左角星。

十二月乙酉，以魏北徐州刺史羊徽逸爲平北將軍。戊戌，〔二三〕以平西將軍、秦南秦二州刺史武興王楊紹先進號車騎將軍，〔二四〕平北將軍、北益州刺史陰平王楊法深進號驃騎將軍。辛丑，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進號安西將軍。

二年春正月甲辰，以兼領軍臧盾爲中領軍。

二月乙亥，輿駕躬耕籍田。丙戌，老人星見。

三月庚申，詔曰：「政在養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風，民應如草。朕以寡德，運屬時來，撥亂反正，倏焉三紀。不能使重門不閉，守在海外，疆埸多阻，車書未一。民疲轉輸，士勞邊防。徹田爲粮，未得頓止。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無沃心之言，四聰闕飛耳之聽，州輟刺舉，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負謗，無由聞達，侮文弄法，因事生姦，肺石空陳，懸鐘徒設。書不云乎：『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寔賴賢佐，匡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獻讜言，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長吏，並以奏聞。細民有言事者，咸爲申達。朕將親覽，以紓其過。文武在位，舉爾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擢用，拾遺補闕，勿有所隱。」

夏四月乙未，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元法僧爲太尉，領軍師將軍。

先是，尚書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鍾過，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如上，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便即勒停，宜速詳啓，勿致淹緩。」乙巳，以魏前梁州刺史元羅爲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六月丁亥，詔曰：「南郊、明堂、陵廟等令，與朝請同班，於事爲輕，可改視散騎侍郎。」

冬十月乙亥，詔大舉北伐。

十一月己亥，詔北伐衆班師。辛亥，京師地震。

十二月壬申，魏請通和，詔許之。丁酉，以吳興太守、駙馬都尉、利亭侯張纘爲吏部尚書。〔二五〕

三年春正月辛丑，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是夜，朱雀門災。壬寅，天無雲，雨灰，黃色。癸卯，以中書令邵陵王綸爲江州刺史。

二月乙酉，老人星見。丁亥，輿駕親耕籍田。己丑，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中權將軍，護軍將軍蕭淵藻爲安右將軍、尙書左僕射。以尙書右僕射謝舉爲右光祿大夫。庚寅，以安南將軍廬陵王續爲中衞將軍、護軍將軍。

三月戊戌，立昭明太子子譽爲武昌郡王，譽爲義陽郡王。

夏四月丁卯，以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河東王譽爲南徐州刺史。

五月丙申，以前揚州刺史武陵王紀復爲揚州刺史。

六月，青州朐山境隕霜。

秋七月癸卯，魏遣使來聘。己酉，義陽王譽薨。是月，青州雪，害苗稼。

八月甲申，老人星見。辛卯，輿駕幸阿育王寺，赦天下。

九月，南兗州大饑。是月，北徐州境內旅生稻稗二千許頃。

閏月甲子，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進號鎭西將軍，揚州刺史武陵王紀爲安西將軍、益州刺史。

冬十月丙辰，京師地震。

是歲，饑。

四年春正月庚辰，以中軍將軍宣城王大器爲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

二月己亥，輿駕親耕籍田。

三月戊寅，河南國遣使獻方物。

五月甲戌，魏遣使來聘。癸未，芮芮國遣使獻方物。

秋七月己未，以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岳陽王詧爲東揚州刺史。癸亥，詔以東冶徒李胤之降如來眞形舍利，大赦天下。

八月甲辰，詔「南兗、北徐、西徐、東徐、靑、冀、南北靑、武、仁、潼、睢等十二州，既經饑饉，曲赦逋租宿責，勿收今年三調。」

冬十二月丁亥，兼國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禮記義疏五十卷。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護軍將軍廬陵王續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右將軍、尙書左僕射蕭淵藻爲中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以本號爲尙書令，吏部尙書張纘爲尙書僕射，都官尙書劉孺爲吏部尙書。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今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二郊請用素輦，籍田往還乘常輦，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將軍及太僕。」詔付尙書博議施行。改素輦名大同輦。昭祀宗廟乘玉輦。辛未，與駕親祠南郊，詔孝悌力田及州閭鄉黨稱爲善人者，各賜爵一級，並勤屬所以時騰上。

三月己未，詔曰：「朕四聰旣闕，五識多蔽，畫可外牒，或致紕繆。凡是政事不便於民者，州郡縣卽時皆言，勿得欺隱。如使怨訟，當境任失。而今而後，以爲永准。」

秋七月己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廬陵王續爲荆州刺史，湘東王繹爲護軍將軍、安右將軍。

八月乙酉，扶南國遣使獻生犀及方物。

九月庚申，以都官尙書到漑爲吏部尙書。

冬十一月乙亥，魏遣使來聘。

十二月癸未，以吳郡太守謝舉爲中書監，新除中書令鄱陽王範爲中領軍。

六年春正月庚戌朔，曲赦司、豫、徐、兗四州。

二月己亥，輿駕親耕籍田。丙午，以江州刺史邵陵王綸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雲麾將軍豫章王歡爲江州刺史。秦郡獻白鹿一。

夏四月癸未，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二六〕勿令細民妄相侵毁。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

五月戊寅，以前青、冀二州刺史元羅爲右光祿大夫。己卯，河南王遣使獻馬及方物。〔二七〕

六月丁未，平陽縣獻白鹿一。

秋七月丁亥，魏遣使來聘。

八月戊午，赦天下。辛未，詔曰：「經國有體，必詢諸朝，所以尙書置令、僕、丞、郎，旦旦上朝，以議時事，前共籌懷，然後奏聞。頃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古人有云，主非堯舜，何得發言便是。是故放勛之聖，猶咨四岳，重華之叡，亦待多士。豈朕寡德，所能獨斷。自今尙書中有疑事，前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不得習常。其軍機要切，前須諮審，自依舊典。」盤盤國遣使獻方物。

九月，移安州置定遠郡，受北徐州都督，定遠郡改屬安州。始平太守崔碩表獻嘉禾一莖十二穗。戊戌，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袁昂薨。

冬十一月己卯，曲赦京邑。

十二月壬子，江州刺史豫章王歡薨。以護軍將軍湘東王繹爲鎭南將軍、江州刺史。置桂州於湘州始安郡，受湘州督；省南桂林等二十四郡，悉改屬桂州。

七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祠南郊，赦天下，其有流移及失桑梓者，各還田宅，蠲課五年。辛丑，輿駕親祠明堂。

二月乙巳，以行宕昌王梁彌泰爲平西將軍、〔三八〕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辛亥，輿駕躬耕籍田。乙卯，京師地震。丁巳，以中領軍、鄱陽王範爲鎭北將軍、雍州刺史。

三月乙亥，宕昌王遣使獻馬及方物。高麗、百濟、滑國各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戊申，魏遣使來聘。

五月癸巳，以侍中南康王會理兼領軍。

秋九月戊寅，芮芮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丙午，以侍中劉孺爲吏部尚書。

十一月丙子，詔停在所役使女丁。丁丑，詔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恩澤屢加，彌長姦盜，朕亦知此之爲病矣。如不優赦，非仁人之心。凡厥愆耗逋負，起今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在民間無問多少，言上尙書督所未入者，皆赦除之。」又詔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蓋先聖之格訓也。凡是田桑廢宅沒入者，公創之外，悉以分給貧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聞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稅，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爲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已假者特聽不追。其若富室給貧民種糧共營作者，不在禁例。」己丑，以金紫光祿大夫臧盾爲領軍將軍。

十二月壬寅，詔曰：「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爲日久矣，每當食投箸，方眠徹枕，獨坐懷憂，憤慨申旦，非爲一人，萬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楊阜是故憂憤，賈誼所以流涕。至於民間誅求萬端，或供厨帳，或供廐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遊軍，稱爲遏防，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劫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爲怨酷，非止一事。亦頻禁斷，猶自未已。外司明加聽採，隨事擧奏。又復公私傳、屯、邸、冶，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採捕及以樵蘇，遂致細民措手無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身，皆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內，止不得輒自立屯，與公競作

以收私利。至百姓樵採以供煙爨者，悉不得禁；及以採捕，亦勿訶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結正。」魏遣使來聘。丙辰，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是歲，交州土民李賁攻刺史蕭諮，諮輸賂，得還越州。

八年春正月，安成郡民劉敬躬挾左道以反，〔二九〕內史蕭說委郡東奔，〔三〇〕敬躬據郡，進攻廬陵，取豫章，妖黨遂至數萬，前逼新淦、柴桑。

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郢討之。

三月戊辰，大破之，擒敬躬送京師，斬于建康市。是月，於江州新蔡、高塘立頌平屯，〔三一〕墾作蠻田。遣越州刺史陳侯、羅州刺史寧巨、安州刺史李智、愛州刺史阮漢，同征李賁於交州。

九年春閏月丙申，地震，生毛。

二月甲戌，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戶，配送司州。

三月，以太子詹事謝舉爲尚書僕射。

夏四月，林邑王破德州，攻李賁，賁將范脩又破林邑王於九德，林邑王敗走。

冬十一月辛丑，安西將軍、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壬戌，領軍將軍臧盾卒；以輕車將軍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

十年春正月，李賁於交阯竊位號，署置百官。

三月甲午，輿駕幸蘭陵，謁建陵。〔三〕辛丑，至脩陵。

壬寅，詔曰：「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乃眷東顧，靡日不思。今四方款關，海外有截，獄訟稍簡，國務小閑，始獲展敬園陵，但增感慟。故鄉老少，接踵遠至，情貌孜孜，若歸于父，宜有以慰其此心。並可錫位一階，并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監所責民，蠲復二年。并普賚內外從官軍主左右錢米各有差。」因作還舊鄉詩。

癸卯，詔園陵職司，恭事勤勞，並錫位一階，并加沾賚。丁未，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臨川王正義進號安東將軍。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樓，改名北顧。庚戌，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所經近縣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

夏四月乙卯，輿駕至自蘭陵。詔鰥寡孤獨尤貧者贍卹各有差。

五月丁酉，尚書令何敬容免。

秋九月己丑，詔曰：「今茲遠近，雨澤調適，其穫已及，冀必萬箱，宜使百姓因斯安樂。

凡天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討捕未擒者，皆赦宥之。侵割耗散官物，無問多少，亦悉原除。田者荒廢、水旱不作、無當時文列，應追稅者，幷作田不登公格者，並停。各備臺州以文最逋殿，罪悉從原。其有因饑逐食，離鄉去土，悉聽復業，蠲課五年。」

冬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

十一年春三月庚辰，詔曰：「皇王在昔，澤風未遠，故端居玄扆，拱默巖廊。自大道既淪，澆波斯逝，動競日滋，情僞彌作。朕負扆君臨，百年將半。宵漏未分，躬勞政事；白日西浮，不遑飧飯。退居猶被布素，〔三〕含咀匪過藜藿。寧以萬乘爲貴，四海爲富；唯欲億兆康寧，下民安乂。雖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凡遠近分置、內外條流、四方所立屯、傳、邸、冶，市埭、桁渡，津稅、田園，新舊守宰，遊軍戍邏，有不便於民者，尙書州郡各速條上，當隨言除省，以舒民患。」

夏四月，魏遣使來聘。

冬十月己未，詔曰：「堯、舜以來，便開贖刑，中年依古，許罪身入貲，吏下因此，不無姦猾，所以一日復勑禁斷。川流難壅，人心惟危，既乖內典慈悲之義，又傷外教好生之德。書云：『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可復開罪身，皆聽入贖。」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縣建陵隧口石騏驎動，有大蛇鬬隧中，其一被傷奔走。癸丑，交州刺史楊瞟剋交趾嘉寧城，李賁竄入屈獠洞，〔三四〕交州平。

三月乙巳，大赦天下：凡主守割盜、放散官物，及以軍糧器甲，〔三五〕凡是赦所不原者，起十一年正月以前，皆悉從恩，十一年正月已後，悉原加責；其或爲事逃叛流移，因饑以後亡鄉失土，可聽復業，蠲課五年，停其徭役；其被拘之身，各還本郡，舊業若在，皆悉還之。庚戌，法駕出同泰寺大會，停寺省，講金字三慧經。

夏四月丙戌，於同泰寺解講，設法會。大赦，改元。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賚宿衞文武各有差。是夜，同泰寺災。

六月辛巳，竟天有聲，如風雨相擊薄。

秋七月辛酉，以武昌王謩爲東揚州刺史。甲子，詔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無賴子弟過於禽獸，至於父母並皆不知。多觸王憲，致及老人。耆年禁執，大可傷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唯大逆不預今恩。」丙寅，詔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顚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

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

八月丁丑，東揚州刺史武昌王謩薨。以安東將軍、南徐州刺史臨川王正義即本號東揚州刺史，丹陽尹邵陵王綸爲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甲午，渴槃陁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癸酉，汝陰王劉哲薨。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詧爲雍州刺史。

太清元年正月壬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廬陵王續薨；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湘東王繹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辛酉，輿駕親祠南郊，詔曰：「天行彌綸，覆燾之功博；乾道變化，資始之德成。朕沐浴齋宮，虔恭上帝，祗事檟燎，高熛太一，大禮克遂，感慶兼懷，思與億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尤窮者無出卽年租調；清議禁錮，並皆宥釋；所討逋叛，巧籍隱年，闇丁匿口，開恩百日，各令自首，不問往罪；流移他鄉，聽復宅業，蠲課五年；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居局治事賞勞二年。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獨行特立，不求聞達，咸使言上，以時招聘。」甲子，輿駕親祠明堂。

二月己卯，白虹貫日。庚辰，魏司徒侯景求以豫、廣、潁、洛、陽、西揚、東荊、北荊、襄、東豫、南兗、西兗、齊等十三州內屬。〔三六〕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制承如鄧禹故事。丁亥，輿駕躬耕籍田。

三月庚子，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兗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應接北豫州。

夏四月丁亥，輿駕還宮，大赦天下，改元，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在朝羣臣宿衞文武並加頒賚。

五月丁酉，輿駕幸德陽堂，宴羣臣，設絲竹樂。

六月戊辰，以前雍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

秋七月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曰：「二豫分置，其來久矣。今汝、潁剋定，可依前代故事，以懸瓠爲豫州，壽春爲南豫，改合肥爲合州，北廣陵爲淮州，項城爲殷州，合州爲南合州。」

八月乙丑，王師北伐，以南豫州刺史蕭淵明爲大都督。詔曰：「今汝南新復，嵩、潁載清，瞻言遺黎，有勞鑒寐，宜覃寬惠，與之更始。應是緣邊初附諸州部內百姓，先有負罪流亡，逃叛入北，一皆曠蕩，不問往僁，並不得挾以私讎而相報復。若有犯者，嚴加裁問。」戊子，以大將軍侯景錄行臺尚書事。

九月癸卯，王遊苑成。庚戌，輿駕幸苑。

冬十一月，魏遣大將軍慕容紹宗等至寒山。丙午，大戰，淵明敗績，及北兗州刺史胡貴

孫等並陷魏。紹宗進圍潼州。

十二月戊辰，遣太子舍人元貞還北爲魏主。辛巳，以前征北將軍鄱陽王範爲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戊戌，詔在位各舉所知。己亥，魏陷渦陽。辛丑，以尙書僕射謝舉爲尙書令，守吏部尙書王克爲尙書僕射。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殷州刺史羊思達，並棄城走，魏進據之。乙卯，以大將軍侯景爲南豫州牧，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

三月甲辰，撫東將軍高麗王高延卒，以其息爲寧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己未，以鎭東將軍、南徐州刺史邵陵王綸爲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同三司之儀，中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淵藻爲征東將軍、南徐州刺史。

夏四月丙子，詔在朝及州郡各舉淸人任治民者，皆以禮送京師。是日，屈獠洞斬李賁，傳首京師。戊寅，以護軍將軍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

五月辛丑，以新除中書令邵陵王綸爲安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前湘州刺史張纘爲領軍將軍。辛亥，曲赦交、愛、德三州。癸丑，詔曰：「爲國在於多士，寧下寄于得人。朕暗於行事，尤闕治道，孤立在上，如臨深谷。凡爾在朝，咸思匡救，獻替可否，用相啓沃。班下方

岳，傍求俊乂，窮其屠釣，盡其巖穴，以時奏聞。」是月，兩月夜見。

秋八月乙未，以右衞將軍朱异爲中領軍。戊戌，侯景舉兵反，擅攻馬頭、木栅、荆山等戍。甲辰，以安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都督衆軍討景。曲赦南豫州。

九月丙寅，加左光祿大夫元羅鎭右將軍。

冬十月，侯景襲譙州，執刺史蕭泰。丁未，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降之。戊申，以新除光祿大夫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屯丹陽郡。己酉，景自横江濟于采石。辛亥，景師至京，臨賀王正德率衆附賊。

十一月辛酉，賊攻陷東府城，害南浦侯蕭推、中軍司馬楊暾。庚辰，邵陵王綸帥武州刺史蕭弄璋、前譙州刺史趙伯超等入援京師，頓鍾山愛敬寺。乙酉，綸進軍湖頭，與賊戰，敗績。丙戌，安北將軍鄱陽王範遣世子嗣、雄信將軍裴之高等帥衆入援，次于張公洲。

十二月戊申，天西北中裂，有光如火。尙書令謝舉卒。丙辰，司州刺史柳仲禮、前衡州刺史韋粲、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並帥軍入援，推仲禮爲大都督。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帥衆分據南岸。是日，賊濟軍於靑塘，襲破韋粲營，粲拒戰死。庚申，邵陵王綸、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等帥兵集南岸。乙丑，中領軍朱异卒。丙寅，

以司農卿傅岐爲中領軍。戊辰，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青溪東，爲賊所破，文皎死之。壬午，熒惑守心。乙酉，太白晝見。

二月丁未，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蕭退帥江州之衆，頓于蘭亭苑。庚戌，安北將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戊午，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進軍東府北，與賊戰，大敗。己未，皇太子妃王氏薨。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己巳，賊矯詔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辛未，援軍各退散。丙子，熒惑守心。壬午，新除中領軍傅岐卒。

夏四月己丑，京師地震。丙申，地又震。己酉，高祖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是月，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舉州附于魏。

五月丙辰，高祖崩于淨居殿，時年八十六。辛巳，遷大行皇帝梓宮于太極前殿。

冬十一月，追尊爲武皇帝，廟曰高祖。乙卯，葬于脩陵。

高祖生知淳孝。年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過成人，內外親黨，咸加敬異。及丁文皇帝憂，時爲齊隨王諮議，隨府在荆鎭，髣髴奉聞，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高祖形容本壯，及還至京都，銷毀骨立，親表士友，

不復識焉。望宅奉諱，氣絕久之，每哭輒歐血數升。服內不復嘗米，惟資大麥，日止二溢。拜掃山陵，涕淚所灑，松草變色。及居帝位，卽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青溪邊造智度寺，又於臺內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廟堂，月中再過，設淨饌。每至展拜，恒涕泗滂沲，哀動左右。加以文思欽明，能事畢究，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並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高祖皆爲解釋。脩飾國學，增廣生員，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則何佟之、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並撰吉凶軍賓嘉五禮，凡一千餘卷，高祖稱制斷疑。於是穆穆恂恂，家知禮節。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袪等遞相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矣。兼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盤、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閑，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又造通史，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天情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皆文質彬彬，超邁今古。詔銘贊誄，箴頌牋奏，爰初在田，洎登寶曆，凡諸文集，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又撰金策三十卷。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

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至冬月，四更竟，卽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糾姦擿伏，洞盡物情，常哀矜涕泣，然後可奏。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食而已。庶事繁擁，日儻移中，便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緜阜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常克儉於身，凡皆此類。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押㯶，盛夏暑月，未嘗褰袒。不正容止，不與人相見，雖覿內豎小臣，亦如遇大賓也。歷觀古昔帝王人君，恭儉莊敬，藝能博學，罕或有焉。

史臣曰：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濡足救焚，總蒼兕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驤雷駭，翦暴夷凶，萬邦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闢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脩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旣達，萬機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絕歲時。征賦所及之鄉，文軌傍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瓌財重寶，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闕庭。三四十年，斯爲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及乎耄年，委事羣倖。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

長」，抑此之謂也。賈誼有云「可爲慟哭者矣」。遂使滔天羯寇，承間掩襲，鷲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輿，塗炭黎元，黍離宮室。嗚呼！天道何其酷焉。雖曆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校勘記

〔一〕五月癸卯琬琰殿火　是年五月戊辰朔，無癸卯。通鑑繫於六月，六月丁卯朔，亦無癸卯。建康實錄作「五月己卯」，是。

〔二〕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于魏　「文僧明」隋書五行志、天文志並作「文僧朗」，此宋刻避宋始祖玄朗諱而改「朗」爲「明」。

〔三〕三月乙卯巴陵王蕭屏薨　「乙卯」各本作「己卯」，按：是年三月癸巳朔，無己卯。今據南史改。

〔四〕丙午輿駕親祠明堂　「丙午」南史作「辛亥」。按齊、梁祭典，祠南郊、明堂，例用辛日，南史作「辛亥」，是。

〔五〕徐州刺史成景雋剋魏童城　「童城」各本作「童棧」，據通鑑改。按通鑑胡注：「童城，即下邳僮縣城也。」

〔六〕又破曲木　通鑑胡注：「『曲木』當作『曲沭』。」水經注：沭水過建陵縣故城東，又南逕陵山西，魏立大堰遏水西流，兩瀆之會，置城防之，曰曲沭戍。」

〔七〕裴邃破狄城　「狄城」，裴邃傳作「狄丘」。

〔八〕遂進屯黎漿　「黎漿」各本作「黎將」。據本書裴邃傳、韋放傳及通鑑改。水經肥水注：「黎漿水東逕黎漿亭南。」作「黎漿」是。

〔九〕壬戌裴邃攻壽陽之安城剋之　壬戌既書剋安城，則下文丙寅不應又書安城來降。通鑑無「剋之」二字，疑二字是衍文。

〔一〇〕安北將軍晉安王綱遣長史柳津破魏南鄉郡　「柳津」，通鑑作「柳渾」。

〔一一〕以尚書左僕射徐勉爲尚書僕射　「左」原作「右」。本書徐勉傳，勉以尚書右僕射爲尚書僕射。按：自普通四年尚書左僕射王暕死後，左僕射久缺，徐勉不曾爲左僕射。

〔一二〕以河南王阿羅眞爲寧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　「阿羅眞」，本書諸夷傳作「呵羅眞」。「西秦河沙三州刺史」諸夷傳作「西秦河二州刺史」。

〔一三〕陳慶之攻魏梁城　「梁城」，本書陳慶之傳作「滎城」，通鑑同。

〔一四〕魏主元子攸棄洛陽　「子攸」各本皆作「子猷」，誤。子攸，北魏孝莊帝名，時正在位。本書陳慶之傳亦作「子攸」，今據改。

〔一五〕中權將軍蕭淵藻爲中護軍將軍　張森楷梁書校勘記云：「中護軍不稱將軍，護軍將軍不加中字，必有一誤。」

〔一六〕假超武將軍湛海珍節以討之　「超武將軍」各本作「昭武將軍」。據南史及册府元龜二一六改。按：中大通元年更定二百四十號將軍班次，超武與鐵騎、樓船等同班，無昭武。

〔一七〕爲四部衆說大般若涅盤經義　各本脱「若」字，今補。

〔一八〕尙書令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進位司空　袁昂於大通二年進號中撫大將軍。「中權」當作「中撫」。

〔一九〕雲麾將軍羊侃爲安北將軍兗州刺史　「羊侃」各本作「楊侃」，據通鑑改。按：羊侃自雲麾爲兗州刺史，事具本傳。

〔二〇〕先是一日丙夜　「丙夜」二字各本譌作「東」，據南史改。通志一三、御覽九八一、册府元龜二〇二亦均作「丙夜」。

〔二一〕魏建義城主蘭寶殺魏東徐州刺史　「蘭寶」南史作「蘭保」。魏書出帝平陽王紀作「東徐州城民王早、簡實等殺刺史崔庠」。

〔二二〕以尙書令司空袁昂爲特進左光祿大夫　「左」各本譌作「右」，據本書袁昂傳改。

〔二三〕戊戌　「戊戌」上各本有「十二月」三字。上已書「十二月乙酉」，則此「十二月」三字當爲衍文，今删去。又是年十二月癸酉朔，「乙酉」、「戊戌」及下之「辛丑」，皆在十二月。

〔二四〕以平西將軍秦南秦二州刺史武興王楊紹先進號車騎將軍　本書諸夷傳，楊紹先以天監十年

死，子智慧，以大同初自魏歸梁，則此年當是紹先子智慧，非紹先。

〔二五〕丁酉以吳興太守至張纘爲吏部尚書　大同二年十二月無丁酉，有乙酉、癸酉、丁丑、丁亥，不知此「丁酉」爲何干支之誤。

〔二六〕有職司者勤加守護　「勤」各本譌「勒」，據南史改。

〔二七〕己卯河南王遣使獻馬及方物　按：「己卯」當依建康實錄一七作「乙卯」。是年五月戊申朔，無己卯。

〔二八〕以行宕昌王梁彌泰爲平西將軍　「梁彌泰」通鑑作「梁彌定」，考異云從典略。

〔二九〕安成郡民劉敬躬挾左道以反　「安成」各本作「安城」，據南史及通鑑改。「劉敬躬」，本書及南史張綰傳作「劉敬宮」。

〔三〇〕內史蕭說委郡東奔　「蕭說」，本書張綰傳作「蕭侻」。

〔三一〕於江州新蔡高塘立頌平屯　「高塘」各本並譌「高埭」，據南史改。

〔三二〕謁建陵　「建陵」各本作「建寧陵」，據南史改。天監七年，復建、脩二陵五里內周圍居民，即此建陵。通鑑胡注：「建寧陵，梁紀曰建陵，皇妣張皇后陵也。」是胡氏所見本亦作「建陵」。

〔三三〕退居猶被布素　「被」各本譌「於」，據册府元龜一九一改。

〔三四〕屈獠洞　「屈獠洞」各本作「獠洞」。按本卷太淸二年三月己未下作「屈獠洞」。陳書高祖紀及建

康實錄亦作「屈獠洞」，今據補。

〔三五〕及以軍糧器甲　「器甲」各本作「器下」，據册府元龜二〇八改。

〔三六〕魏司徒侯景求以豫廣潁洛陽西揚東荆北荆襄東豫南兗西兗齊等十三州內屬　「豫」下各本並衍一「章」字，據册府元龜二一七删。

梁書卷四

本紀第四

簡文帝

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于顯陽殿。五年，封晉安王，食邑八千戶。八年，爲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量置佐吏。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北兗青徐冀五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兗州刺史。十二年，入爲宣惠將軍、丹陽尹。十三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南北秦益寧七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將軍如故。十四年，徙爲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十七年，徵爲西中郎將、領石頭戍軍事，尋復爲宣惠將軍、丹陽尹，加侍中。普通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益寧雍梁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未拜，改授雲麾將軍、南徐州刺史。四年，徙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西將軍、寧蠻

校尉、雍州刺史。五年，進號安北將軍。七年，權進都督荆、益、南梁三州諸軍事。是歲，丁所生穆貴嬪喪，上表陳解，詔還攝本任。中大通元年，詔依先給鼓吹一部。二年，徵爲都督南揚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揚州刺史。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薨。五月丙申，詔曰：「非至公無以主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舜克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于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豈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文義生知，孝敬自然，威惠外宣，德行內敏，羣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爲皇太子。」七月乙亥，臨軒策拜，以脩繕東宮，權居東府。四年九月，移還東宮。

太清三年五月丙辰，高祖崩。辛巳，卽皇帝位。詔曰：「朕以不造，夙丁閔凶。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慕號擗，厝身靡所。猥以寡德，越居民上，煢煢在疚，罔知所託，方賴藩輔，社稷用安。謹遵先旨，顧命遺澤，宜加億兆。可大赦天下。」壬午，詔曰：「育物惟寬，馭民惟惠，道著興王，本非隸役。或開奉國，便致擒虜；或在邊疆，濫被抄劫。二邦是競，黎元何罪！朕以寡昧，創承鴻業，旣臨率土，化行宇宙，豈欲使彼獨爲匪民。諸州見在北人爲奴婢者，並及妻兒，悉可原放。」癸未，追謚妃王氏爲簡皇后。

六月丙戌，以南康嗣王會理爲司空。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壬辰，封當陽公

大心爲尋陽郡王，石城公大款爲江夏郡王，寧國公大臨爲南海郡王，臨城公大連爲南郡王，西豐公大春爲安陸郡王，新淦公大成爲山陽郡王，〔一〕臨湘公大封爲宜都郡王。

秋七月甲寅，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攻之，景仲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爲刺史。戊辰，以吳郡置吳州，以安陸王大春爲刺史。庚午，以司空南康嗣王會理兼尚書令，南海王大臨爲揚州刺史，新興王大莊爲南徐州刺史。〔二〕是月，九江大饑，人相食十四五。

八月癸卯，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蕭淵藻薨。

冬十月丁未，地震。

十二月，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以國哀不朝會。詔曰：「蓋天下者，至公之神器，在昔三五，不獲已而臨蒞之。故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軒冕之華，儻來之一物。太祖文皇帝含光大之量，啓西伯之基。高祖武皇帝道洽二儀，智周萬物。屬齊季薦瘥，彝倫剝喪，同氣離入苑之禍，元首懷無厭之欲，乃當樂推之運，因億兆之心，承彼犄角，雪茲讎恥。事非爲己，義寔從民，故功成弗居，卑宮菲食，大慈之業普薰，汾陽之詔屢下。于茲四紀，無得而稱。朕以寡

昧，哀煢孔棘，生靈已盡，志不圖全，僶俛視陰，企承鴻緒。懸旌履薄，未足云喻。痛甚愈遲，諒闇彌切。方當玄默在躬，栖心事外。卽王道未直，天步猶艱，式憑宰輔，以弘庶政。履端建號，抑惟舊章。可大赦天下，改太清四年爲大寶元年。」丁巳，天雨黄沙。己未，太白經天，辛酉乃止。西魏寇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沒漢東之地。丙寅，月晝見。癸酉，前江都令祖皓起義，襲廣陵，斬賊南兗州刺史董紹先。侯景自帥水步軍擊皓。

二月癸未，景攻陷廣陵，皓等並見害。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爲東揚州刺史。省吳州，如先爲郡。詔曰：「近東垂擾亂，江陽縱逸。上宰運謀，猛士雄奮，吳、會肅清，濟、兗澄謐，京師畿內，無事戎衣。朝廷達官，齋內左右，並可解嚴。」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爲左僕射。是月，邵陵王綸自尋陽至于夏口，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以州讓綸。丙午，侯景逼太宗幸西州。

夏五月庚午，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嗣王範薨。自春迄夏，大饑，人相食，京師尤甚。

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連行揚州事。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鴉仁自尚書省出奔西州。

秋七月戊辰，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約。是月，以南郡王大連爲江州刺史。

八月甲午，湘東王繹遣領軍將軍王僧辯率衆逼郢州。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

郡爲漢王。邵陵王綸棄郢州走。

冬十月乙未，侯景又逼太宗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立皇子大鈞爲西陽郡王，大威爲武寧郡王，大球爲建安郡王，大昕爲義安郡王，大摯爲綏建郡王，大圜爲樂梁郡王。壬寅，景害南康嗣王會理。

十一月，任約進據西陽，分兵寇齊昌，執衡陽王獻送京師，害之。湘東王繹遣前寧州刺史徐文盛督衆軍拒約。南郡王前中兵張彪起義於會稽若邪山，攻破浙東諸縣。

二年春二月，邵陵王綸走至安陸董城，爲西魏所攻，軍敗，死。

三月，侯景自帥衆西寇。丁未，發京師，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

四月，至西陽。〔三〕乙亥，景分遣僞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丙子，執刺史蕭方諸。

閏月甲子，〔四〕景進寇巴陵，湘東王繹所遣領軍將軍王僧辯連戰不能剋。

五月癸未，湘東王繹遣游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援巴陵，景遣任約帥衆拒援軍。

六月甲辰，僧祐等擊破任約，〔五〕擒之。乙巳，景解圍宵遁，王僧辯督衆軍追景。庚申，攻魯山城，剋之，獲魏司徒張化仁、〔六〕儀同門洪慶。〔七〕辛酉，進圍郢州，下之，獲賊帥宋子

仙等。鄱陽王故將侯瑱起兵，襲僞儀同于慶于豫章，慶敗走。

秋七月丁亥，侯景還至京師。辛丑，王僧辯軍次湓城，賊行江州事范希榮棄城走。

八月丙午，晉熙人王僧振、鄭寵起兵襲郡城，僞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儀同任延遁走。戊午，侯景遣衞尉卿彭儁、廂公王僧貴率兵入殿，廢太宗爲晉安王，幽于永福省。害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建平王大球、〔八〕義安王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人。矯爲太宗詔，禪于豫章嗣王棟，大赦改年。遣使害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新興王大莊於京口。

冬十月壬寅，帝謂舍人殷不害曰：「吾昨夜夢呑土，卿試爲我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還晉國。陛下所夢，得符是乎。」及王偉等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憂憤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壽酒，不得盡此乎？」於是並賫酒餚、曲項琵琶，與帝飲。帝知不免，乃盡酣，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既醉寢，王偉、彭儁進土囊，王脩纂坐其上，於是太宗崩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賊僞謚曰明皇帝，廟稱高宗。明年，三月己丑，〔九〕王僧辯率前百官奉梓宮升朝堂，世祖追崇爲簡文皇帝，廟曰太宗。四月乙丑，葬莊陵。

初，太宗見幽縶，題壁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又爲連珠二首，文甚悽愴。

太宗幼而敏睿，識悟過人，六歲便屬文，高祖驚其早就，弗之信也，乃於御前面試，辭采甚美。高祖歎曰：「此子，吾家之東阿。」既長，器宇寬弘，未嘗見慍喜。方頰豐下，鬚鬢如畫，眄睞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篇章辭賦，操筆立成。博綜儒書，善言玄理。自年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蕃政，所在有稱。在穆貴嬪憂，哀毀骨立，晝夜號泣不絕聲，所坐之席，沾濕盡爛。在襄陽拜表北伐，遣長史柳津、司馬董當門、壯武將軍杜懷寶、振遠將軍曹義宗等衆軍進討，剋平南陽、新野等郡，魏南荊州刺史李志據安昌城降，拓地千餘里。及居監撫，多所弘宥，文案簿領，纖毫不可欺。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恒討論篇籍，繼以文章。高祖所製五經講疏，嘗於玄圃奉述，聽者傾朝野。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壁三百卷，並行於世焉。

史臣曰：太宗幼年聰睿，令問夙標，天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爲累，君子所不取焉。及養德東朝，聲被夷夏，洎乎繼統，寔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運鍾屯、剝，受制賊臣，弗展所蘊，終罹懷、愍之酷，哀哉！

校勘記

〔一〕新淦公大成爲山陽郡王　「淦」各本譌「塗」。今改正。按：本書武帝紀大同八年正月下，出「新淦」。通鑑太清二年十一月紀「新塗公大成」胡注：「新塗或作新淦。沈約志：新淦縣，漢屬豫章郡。」

〔二〕新興王大莊爲南徐州刺史　「大莊」各本作「大壯」，據本書太宗十一王傳及南史改，下同。

〔三〕四月至西陽　按：下出「乙亥」、「丙子」。是年閏三月甲戌朔，乙亥爲閏三月二日，丙子爲閏三月三日，是「四月」當作「閏月」。

〔四〕閏月甲子　「閏月」當作「四月」。是年閏三月，不閏四月。閏三月甲戌朔，無「甲子」；四月甲辰朔，有「甲子」。

〔五〕六月甲辰僧祐等擊破任約　「甲辰」下各本衍一「朔」字，據通鑑删。是年六月癸卯朔，甲辰爲六月二日。

〔六〕獲魏司徒張化仁　「魏司徒張化仁」，通鑑作「別將張化仁」。考異云：「梁帝紀作魏司徒張化仁。按魏司徒安得爲景守城，今從典略。」

〔七〕儀同門洪慶　本書侯景傳「門」作「閻」。

〔八〕武寧王大威建平王大球　「武寧王」下各本脫「大威建平王」五字，今據本書太宗十一王傳補。按：太宗十一王傳，武寧王大威、建平王大球並於大寶二年秋遇害。

〔九〕明年三月己丑　「己丑」各本譌「癸丑」，據南史改。本書元帝紀亦作「己丑」，是。大寶三年三月己巳朔，無癸丑。

梁書卷五

本紀第五

元帝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也。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十三年，封湘東郡王，邑二千戶。初爲寧遠將軍、會稽太守，入爲侍中、宣威將軍、丹陽尹。普通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中大通四年，進號平西將軍。大同元年，進號安西將軍。三年，進號鎭西將軍。五年，入爲安右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鎭南將軍、江州刺史。太清元年，徙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湘司郢寧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鎭西將軍、荆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寇沒京師。四月，太子舍人蕭韶至江陵宣密詔，〔一〕以世祖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餘如故。是月，世祖徵兵於湘州，湘州刺史河東王譽拒不遣。六月

丙午，遣世子方等帥衆討譽，〔三〕戰所敗死。七月，又遣鎮兵將軍鮑泉代討譽。〔三〕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舉兵反，來寇江陵，世祖嬰城拒守。乙丑，詧將杜崱與其兄弟及楊混各率其衆來降。丙寅，詧遁走。鮑泉攻湘州不克，又遣左衞將軍王僧辯代將。

大寶元年，世祖猶稱太淸四年。正月辛亥朔，左衞將軍王僧辯獲橘三十子共蔕，以獻。

二月甲戌，衡陽內史周弘直表言鳳皇見郡界。

夏五月辛未，王僧辯克湘州，斬河東王譽，湘州平。

六月，江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間道來奔。

九月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爲中衞將軍、尙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中撫軍將軍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左衞將軍王僧辯爲領軍將軍。改封大款爲臨川郡王，大成爲桂陽郡王，大封爲汝南郡王。是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遣左衞將軍徐文盛、右衞將軍陰子春、太子右衞率蕭慧正、巂州刺史席文獻等下武昌拒約。以中衞將軍、尙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恪爲荆州刺史，鎭武陵。

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侍中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散騎常侍江安侯圓正、侍中左衞將軍張綰、司徒左長史𡺸等府州國一千人奉牋曰：

竊以嵩岳既峻，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甫惟翰。豈非皇建斯極，以位爲寶；聖敎辨方，愼名與器。是知太尉佐帝，重華表黃玉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爲令德，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旦、奭，五品斯訓，七政以齊，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內侵，枕戈泣血，鯨鯢未掃，投袂勤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璧而讋氣。親蕃外叛，舋均吳、楚，義討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築杜弢之壘；峴山離貳，不伐劉表之城。九江致梗，一別殊派，纔命戈船，底定瀍、霍。泝流窮討，路絕窺窬，胡兵侵界，鐵馬霧合，神規獨運，皆即梟懸，翻同翅折，遂修職貢。梁、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竭驍勇之陣。南通五嶺，北出力原；〔四〕東夷不怨，西戎即序。可謂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之至貴，四海之所推也。

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尙致車輿結轍。欵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閑田生稻，寧殊雨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光大，豈可徽號不彰於彝典，明試不陳乎車服者哉！

昔晉、鄭入周，尙作卿士；蕭、曹佐漢，且居相國。宜崇茲盛禮，顯答羣望。恪等稽尋甲令，博詢惇史，謹再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一，別准恒儀。杖金斧以翦逆

暴，乘玉輅而定社稷。傍羅麗於日月，貞明合于天地。扶危翼治，豈不休哉！

恪等不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

世祖令答曰：「數鍾陽九，時惟百六，鯨鯢未翦，寤寐痛心。周粤天官，秦稱相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次朱鳶，北漸玄塞。率茲小宰，弘斯大德。將何用繼蹤曲阜，擬跡桓、文，終建一匡，肅其五拜。雖義屬隨時，事無虛紀，傳稱皆讓，象著鳴謙，瞻言前典，再懷哽惡。」

十二月壬辰，以定州刺史蕭勃爲鎭南將軍、廣州刺史。遣護軍將軍尹悅、巴州刺史王珣、定州刺史杜幼安帥衆下武昌，〔五〕助徐文盛。

大寶二年，世祖猶稱太淸五年。二月己亥，魏遣使來聘。

三月，侯景悉兵西上，會任約軍。

四月丙午，〔六〕景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戊申，徐文盛、陰子春等奔歸，王珣、尹悅、杜幼安並降賊。庚戌，領軍將軍王僧辯帥衆屯巴陵。甲子，景進寇巴陵。

五月癸未，世祖遣游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帥衆下援巴陵。任約敗，景遂遁走。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尙書令，胡僧祐爲領軍將軍，陸法和爲護軍將

軍。仍令僧辯率衆軍追景，所至皆捷。

八月甲辰，僧辯下次湓城。辛亥，以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蕭方矩爲中衞將軍。司空、征南將軍南平王恪進號征南大將軍、湘州刺史，餘如故。

九月己亥，以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王僧辯爲江州刺史，餘如故。盤盤國獻馴象。

冬十月辛丑朔，有紫雲如車蓋，臨江陵城。是月，太宗崩。侍中、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侯王僧辯等奉表曰：

衆軍薄伐，塗次九水，即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弑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並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纂堯構緒，基商啓祚。太祖文皇帝徇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聰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六合。麗正居貞，大橫固祉。四葉相係，三聖同基。蠢爾凶渠，遂憑天邑。閶闔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扆承華，一朝俱酷。金楨玉幹，莫不同寃。悠悠彼蒼，何其罔極！

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

議，故江東可立。儔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嶮阻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於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拜子武而服大輅。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

臣聞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惕。黃屋左纛，本爲億兆而尊；鸞輅龍章，蓋以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愼於易差。黔首豈可少選無君，宗祏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升中，柴天改物。事迫凶危，運鍾擾攘，蓋不勞宗正奉詔，博士擇時，南面卽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旣知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殘寇潛居，器藏社處，乾象旣傾，坤儀已覆，斬莽輗車，燒卓照市，廓淸函夏，正爲塋陵，開雪宮闈，庶存鍾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明闡祚，卽宮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脊。要衞率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四夷，登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後與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瀍右澗，夾雒可以爲居，抗殿疏龍，惟王可以在鎬，何必勤勤建業也哉。

臣等不勝控款之至，謹拜表以聞。

世祖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縞素。乃答曰：「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既殲，長蛇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既聞來議。羣公卿士，其諭孤之志，無忽！」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五十餘人，領軍將軍胡僧祐率羣僚二百餘人，江州別駕張佚率吏民三百餘人，並奉牋勸進。世祖固讓。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又奉表曰：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亳，式歌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

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樽，蓋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

在斯。庭闕湮亡，鍾鼎淪覆，嗣膺景曆，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蓍龜。

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侯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潁，無處不然，蘄明誅晉，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悲；涼州義徒，東望殞涕，惵惵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略緯天，沉明內斷，橫劍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扆帷，決勝千里。擊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既章大戮，何校滅耳，莫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恥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繄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

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卽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煙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艫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盾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

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而求璽，斬姚秦而取鍾，脩掃塋陵，奉迎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卽遣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旣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準。

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慺慺之至，謹重奉表以聞。

世祖答曰：「省示，復具一二。孤聞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所以對揚天休，司牧黔首。攝提、合雒以前，栗陸、驪連之外，書契不傳，無得稱也。自阪泉彰其武功，丹陵表其文德，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或歌謠所歸，或惟天所相。孤遭家多難，大恥未雪，國賊則蚩尤弗翦，同姓則有扈不賓，臥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應寶曆，何以嗣龍圖。庶一戎旣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來議也。」是時巨寇尙存，未欲卽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曰：「大壯乘乾，明夷垂翼，璿度亟移，玉律屢徙，四岳頻遣勸進，九棘比者表聞。譙、沛未復，塋陵永遠，于居于處，寤寐疚懷，何心何顏，撫茲歸運。自今表奏，所由並斷，若有啓疏，可寫此令施行。」是日，賊司空、東南道大行臺劉神茂率儀同劉歸義、留異赴義，奉表請降。

大寶三年，世祖猶稱太清六年。正月甲戌，世祖下令曰：「軍國多虞，戎旃未靜，青領雖

熾，黔首宜安。時惟星鳥，表年祥於東秩；春紀宿龍，歌歲取於南畯。況三農務業，尙看夭桃敷水；四人有令，〔七〕猶及落杏飛花。化俗移風，常在所急；勸耕且戰，彌須自許。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溫，寧可墮此玄苗，坐飡紅粒，不植鷰頷，空候蟬鳴。可悉深耕穊種，安堵復業，無棄民力，並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承。」以智武將軍、南平內史王褒爲吏部尙書。

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世祖馳檄告四方曰：

夫剝極生災，乃及龍戰，師貞終吉，方制獖豕。豈不以侵陽蕩薄，源之者亂階；定龕艱難，成之者忠義。故羿、澆滅於前，莽、卓誅於後。是故使桓、文之勳，復興於周代；溫、陶之績，彌盛於金行。粤若梁興五十餘載，平壹宇內，德惠悠長，仁育蒼生，義征不服。左伊右瀍，咸皆仰化；濁涇清渭，靡不向風。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賢，衞、霍、辛、趙之將，羽林黃頭之士，虎賁緹騎之夫，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自桐柏以北，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延頸舉踵，交臂屈膝。胡人不敢牧馬，秦士不敢彎弓。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

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噍。懸瓠空城，本非國寶，壽春畿要，賞不踰月。開海

陵之倉，賑常平之米，檄九府之費，錫三官之錢，冒于貨賄，不知紀極。敢興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結怨江芈，遠適單于。簡牘屢彰，彭生之魂未弭；聚斂無度，景卿之誚已及。爲虎傅翼，遠相招致。虔劉我生民，離散我兄弟。我是以董率皐貔，躬擐甲冑，霜戈照日，則晨離奪暉，龍騎蔽野，則平原掩色，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俱憤。凶醜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肥，苟存徐、兗。渙汗既行，絲綸爰被。我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馬。賊猶不悛。遂復矢流王屋，兵躔象魏。總章之觀，非復聽訟之堂；甘泉之宮，永乖避暑之地。坐召憲司，臥制朝宰，矯託天命，僞作符書。重增賦斂，肆意裒剝，生者逃竄，死者暴尸，道路以目，庶僚鉗口。刑戮失衷，爵賞由心，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臧獲之人，五宗及賞；搢紳之士，三族見誅。穀粟騰踴，自相呑噬。慄慄黔首，路有銜索之哀；蠢蠢黎民，家隕桓山之泣。〔八〕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

外監陳瑩之至，伏承先帝登遐，宮車晏駕。奉諱驚號，五內摧裂，州冤本毒，〔九〕無地容身。景阻饑既甚，民且狼顧，遂侵軼我彭蠡，憑凌我郢邑，竊據我江夏，掩襲我巴丘。我是以義勇爭先，忠貞盡力。斬馘凶渠，不可稱算，沙同赤岸，水若絳河。任約泥首於安南，化仁面縛於漢口，子仙乞活於鄖郢，希榮敗績於柴桑。侯景奔竄，十鼠爭穴，

郭默淸夷，晉熙附義，計窮力屈，反殺後主。畢、原、酆、郇，並離禍患，凡、蔣、邢、茅，皆伏鈇鑕。是可忍也，孰不可容！

幕府據有上流，實惟分陝，投袂荷戈，志在畢命。昔周依晉、鄭，漢有虛、牟。彼惟末屬，猶能如此；況聯華日月，天下不賤，爲臣爲子，兼國兼家者哉！咸以義旗既建，宜須總一，共推幕府，實用主盟。粤以不佞，謬董連率，遠惟國艱，不遑寧處。中權後勁，龔行天罰，提戈蒙險，隕越以之。天馬千羣，長戟百萬，驅賁獲之士，資智勇之力，大楚踰荆山，淺原度彭蠡，〔一〇〕舳艫汎水，以掎其南，輜軿委輸，以衝其北。華夷百濮，贏糧影從。雷震風駭，直指建業。按劍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爲之退舍。方駕長驅，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挾輈曳牛之侶，拔距礫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雁。捧崑崙而壓卵，傾渤海而灌熒。如駟馬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脫復蜂蠆有毒，獸窮則鬬。謂山蓋高，則四郊多壘；謂地蓋遠，則三千弗違。如彼怒蛙，譬諸鼷鼠，豈費萬鈞，無勞百溢。加以日臨黃道，兵起絳宮，三門既啓，五將咸發，舉整整之旗，掃亭亭之氣，故以臨機密運，非賊所解，奉義而誅，何罪不服。

今遣使持節、大都督、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尙書令、長寧縣開國侯

王僧辯率衆十萬，直掃金陵。鳴鼓聒天，搖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霞起；戈船夜動，若滄海之奔流。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周。何校滅耳，匪朝伊夕。春長狄之喉，繫郅支之頸。今司寇明罰，質鈇所誅，止侯景而已。黎元何辜，一無所問。諸君或世樹忠貞，身荷寵爵，羽儀鼎族，書勳王府，偭眉猾豎，無由自效，豈不慚泉壤，上愧皇天！失忠與義，難以自立。想誠南風，迺眷西顧，因變立功，轉禍爲福。有能縛侯景及送首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匹。有能率動義衆，以應官軍，保全城邑，不爲賊用，上賞方伯，下賞剖符，並裂山河，以紆青紫。昔由余入秦，禮同卿佐；日磾降漢，且珥金貂。必有其才，何卹無位。若執迷不反，拒逆王師，大軍一臨，刑茲罔赦。孟諸焚燎，芝艾俱盡；宣房河決，玉石同沉。信賞之科，有如皎日；黜陟之制，事均白水。檄布遠近，咸使知聞。

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傳其首於江陵。戊子，以賊平告明堂、太社。己丑，王僧辯等又奉表曰：

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鳥伏獸窮，頻擊頻挫，姦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趣，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

合清朗，矧伊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忍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壖垣好時，冀馬雲屯，泣血治兵，嘗膽誓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西涼義衆，阻彊秦而不通；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泯。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倏焉五載。英武克振，怨耻並雪，永尋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輒依故實，奉脩社廟，使者持節，分告塋陵。嗣后升遐，龍輴未殯，承華掩曜，梓宮莫測，並即隨由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哭，聖情孝友，理當感慟。

日者，百司岳牧，祈仰宸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沖，窅然凝邈。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閽云叫，而閶闔未開。謳歌再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即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二〕豈謂紹宗廟。黃帝遊於襄城，尙訪治民之道；放勛入於姑射，猶使樽俎有歸。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所應，不獲已而然。伏讀璽書，尋諷制旨，顧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徇齊之日；彤雲素氣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博覽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昭章之觀。忠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算，指麾則丹浦不戰，顧眄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啓；補穹儀以五石，萬物再生。縱陛下拂衫衣而遊廣成，登崢山而去東

土，羣臣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況郊祀配天，罍篚禮曠，齋宮清廟，匏竹不陳，仰望鑾輿，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飢，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則！舊郊既復，函、雒已平。〔一三〕高奴、櫟陽，宮館雖毁；濁河清渭，佳氣猶存。皐門有伉，甘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蓋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而已列。豈得不揚清駕而赴名都，具玉鑾而遊正寢！昔東周既遷，鎬京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郟、洛永以爲居。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跡基百里，劍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九戎；一旅之師，翦滅三叛。坦然大定，御輦東歸。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其可得歟？對揚天命，何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奏。

相國答曰：「省表，復具一二。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咸以皇天眷命，歸運所屬，用集寶位于予一人。文叔金吾之官，事均往願；孟德征西之位，且符前説。今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密害豫章嗣王棟，及其二弟橋、樛，世祖志也。

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黃鉞、太尉武陵王紀竊位於蜀，改號天正元年。世祖遣兼司空蕭泰、祠部尚書樂子雲拜謁塋陵，〔一三〕脩復社廟。丁巳，世祖令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雖子產獻捷，戎服從事，亞夫弗拜，義止將兵。今凶醜殲夷，逆徒殄潰，九有既截，四

海乂安。漢官威儀，方陳盛禮，衞多君子，寄是式瞻。便可解嚴，以時宣勒。」是月，以東陽太守張彪爲安東將軍。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等，復拜表上尊號，世祖猶固讓不受。庚辰，以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司空南平嗣王恪爲鎭東將軍、揚州刺史，餘如故。甲申，以尙書令、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爲司徒、鎭衞將軍。乙酉，斬賊左僕射王偉、尙書呂季略、少卿周石珍、舍人嚴亶於江陵市。是日，世祖令曰：「君子赦過，著在周經；聖人解網，聞之湯令。自獫狁孔熾，長蛇荐食，赤縣阽危，黔黎塗炭，終宵不寐，志在雪恥。元惡稽誅，本屬侯景；王偉是其心膂，周石珍負背恩義，今並烹諸鼎鑊，肆之市朝。但比屯邅寇擾，爲歲已積，衣冠舊貴，被逼偸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凡諸惡侶，諒非一族。今特闡以王澤，削以刑書，自太清六年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咸使惟新。」是月，魏遣太師潘樂、辛術等寇秦郡，〔一四〕王僧辯遣杜崱帥衆拒之。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是月，魏遣使賀平侯景。

八月，蕭紀率巴、蜀大衆連舟東下，遣護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魏使徐陵於鄴奉表曰：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惟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革舄，至治表

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間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時因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明讓同於旦、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縢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書斯歸，〔一五〕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

自無妄興暴，皇祚寖微，封豨脩蛇，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寃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冠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霆如雷，如貔如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既挂膽於西州，方燃臍於東市。蚩尤三冢，寧謂嚴誅；王莽千剸，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廟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氳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一六〕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崤、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

箭。重以東漸玄菟，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盛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質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穆，跗蕚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諮詢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啓霸，非勞陽武之侯；〔一七〕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揚鑾旂以饗帝，仰鳳扆以承天，曆數在躬，疇與爲讓！去月二十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沖，爲而弗宰，或云涇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眷。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岳，猶置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據，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旣錫，蒼玉無陳，乃棫樸之愆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

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尙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顯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勢汙隆，〔一八〕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閒內殿，事絕耿弇之恩；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

九月甲戌，司空、鎭東將軍、揚州刺史南平王恪薨。

冬十月乙未，前梁州刺史蕭循自魏至于江陵，以循爲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申，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內，琳副將殷晏下獄死。辛酉，以子方略爲湘州刺史。庚戌，琳長史陸納及其將潘烏累等舉兵反，〔一九〕襲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鎭王公卿士復勸世祖卽尊號，猶謙讓未許。表三上，乃從之。

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世祖卽皇帝位於江陵。詔曰：「夫樹之以君，司牧黔首。帝堯之心，豈貴黃屋，誠弗獲已而臨莅之。朕皇祖太祖文皇帝積德岐、梁，化行江、漢，道映在田，具瞻斯屬。皇考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功格區宇，應天從民，惟睿作聖。太宗簡文皇帝地侔啓、誦，方符文、景。羯寇憑陵，時難孔棘。朕大拯橫流，克復宗社。羣公卿士、百辟庶僚，咸以皇靈眷命，歸運斯及，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久曠，粵若前載，憲章令範，畏天之威，算隆寶曆，用集神器于予一人。昔虞、夏、商、周，年無嘉號，漢、魏、晉、宋，因循以久。朕雖云撥亂，且非創業，〔二〇〕思得上繫宗祧，下惠億兆。可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逋租宿責，並許弘貸；孝子義孫，〔二一〕可悉賜爵；長徒鏁士，特加原宥；禁錮奪勞，一皆曠蕩。」是日世祖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丁丑，以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循爲驃騎將軍、湘州刺

史，餘如故。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改名元良。立皇子方智爲晉安郡王，方略爲始安郡王。追尊所生妣阮脩容爲文宣太后。是月，陸納遣將潘烏累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道貴走零陵。

十二月壬子，陸納分兵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破之。是月，營州刺史李洪雅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二二〕將下討納，納遣將吳藏等襲破洪雅，洪雅退守空靈城。

二年春正月乙丑，詔王僧辯率衆軍士討陸納。〔二三〕戊寅，以吏部尚書王裒爲尚書右僕射，〔二四〕劉瑴爲吏部尚書。西魏遣大將尉遲迥襲益州。

三月庚午，〔二五〕詔曰：「食乃民天，農爲治本，垂之千載，貽諸百王，莫不敬授民時，躬耕帝籍。是以稼穡爲寶，周頌嘉其樂章；禾麥不成，魯史書其方冊。秦人有農力之科，漢氏開屯田之利。頃歲屯否，多難荐臻，干戈不戢，我則未暇。廣田之令，無聞於郡國；載師之職，有陋於官方。今元惡殄殲，海內方一，其大庇黔首，庶拯橫流。一廛曠務，勞心日仄；一夫廢業，舄鹵無遺。國富刑清，家給民足。其力田之身，在所蠲免。外卽宣勸，稱朕意焉。」辛未，李洪雅以空靈城降賊，賊執之而歸。初，丁道貴走零陵投洪雅，洪雅使收餘衆，與之俱降。洪雅既降賊，賊乃害道貴。丙子，賊將吳藏等帥兵據車輪。庚寅，有兩龍見湘州西江。

夏四月丙申，僧辯軍次車輪。

五月甲子，衆軍攻賊，大破之。乙丑，僧辯軍至長沙。甲戌，尉遲迥進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二六〕納迥。己丑，蕭紀軍至西陵。

六月乙卯，〔二七〕湘州平。是月，尉遲迥圍益州。

秋七月辛未，巴人苻昇、徐子初斬賊城主公孫晃，〔二八〕舉城來降。紀衆大潰，遇兵死。乙未，王僧辯班師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鎮。

八月戊戌，尉遲迥陷益州。庚子，詔曰：「夫爰始居亳，不廢先王之都；受命于周，無改舊邦之頌。頃戎旃既息，關柝無警。去魯興歎，有感宵分，過沛殞涕，實勞夕寐。仍以瀟、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乂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典，〔二九〕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方船連舳，巴峽舟艦，精甲百萬，先次建鄴，行實京師；然後六軍遄征，九旂揚旆，拜謁塋陵，脩復宗社。主者詳依舊典，以時宣勒。」

九月庚午，司徒王僧辯旋鎮。丙子，以護軍將軍陸法和爲郢州刺史。乙酉，以晉安王方智爲江州刺史。是月，魏遣郭元建治舟師於合肥，〔三〇〕又遣大將邢杲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率衆會之。〔三一〕

冬十一月辛酉，僧辯次于姑孰，卽留鎮焉。遣豫州刺史侯瑱據東關壘，徵吳興太守裴

之橫帥衆繼之。戊戌，以尚書右僕射王褒爲尚書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爲尚書右僕射。

十二月，宿預土民東方光據城歸化，魏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三年春正月甲午，加南豫州刺史侯瑱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陳霸先帥衆攻廣陵城。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圍涇州，侯瑱、張彪出石梁，爲其聲援。辛丑，陳霸先遣晉陵太守杜僧明率衆助東方光。

三月甲辰，以司徒王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軍。〔三〕丁未，魏遣將王球率衆七百攻宿預，杜僧明逆擊，大破之。戊申，以護軍將軍、郢州刺史陸法和爲司徒。

夏四月癸酉，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霸先爲司空。

六月壬午，魏復遣將步大汗薩率衆救涇州。癸未，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內。

秋七月甲辰，以都官尚書宗懍爲吏部尚書。

九月辛卯，世祖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尚書左僕射王褒爲執經。乙巳，魏遣其柱國萬紐于謹率大衆來寇。

冬十月丙寅，魏軍至于襄陽，蕭詧率衆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輿駕出行都柵。是日，大風拔木。丙子，徵王僧辯等軍。

十一月，以領軍胡僧祐都督城東城北諸軍事，右僕射張綰爲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諸軍事，直殿省元景亮爲副。王公卿士各有守備。丙戌，世祖遍行都柵，皇太子巡行城樓，使居民助運水石，〔三四〕諸要害所，並增兵備。丁亥，魏軍至柵下。〔三五〕丙申，徵廣州刺史王琳入援。丁酉，大風，城內火。以胡僧祐爲開府儀同三司，嶲州刺史裴畿爲領軍將軍。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軍次馬頭岸。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率兵出戰，買臣敗績。己酉，降左僕射王褒爲護軍將軍。辛亥，魏軍大攻，〔三六〕世祖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胡僧祐中流矢薨。六軍敗績。反者斬西門關以納魏師，城陷于西魏。世祖見執，如蕭詧營，又遷還城內。

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辛未，西魏害世祖，遂崩焉，時年四十七。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皆見害。乃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爲奴婢，驅入長安；小弱者皆殺之。明年四月，追尊爲孝元皇帝，廟曰世祖。

世祖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年五歲，高祖問：「汝讀何書？」對曰：「能誦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初生患眼，高祖自下意治之，遂盲一目，彌加愍愛。既長好學，博總羣書，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高祖嘗問曰：「孫策昔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高祖曰：「正是汝年。」賀革爲府諮議，敕革講三禮。世祖性

不好聲色，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之交，著述辭章，多行於世。在尋陽，夢人曰：「天下將亂，王必維之。」又背生黑子，巫媼見曰：「此大貴兆，當不可言。」初，賀革西上，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革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至湘東王，手脫帽授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革從之。及太清之難，乃能克復，故遐邇樂推，遂膺寶命矣。所著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十卷，補闕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荊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史臣曰：梁季之禍，巨寇憑壘，世祖時位長連率，有全楚之資，應身率羣后，枕戈先路。虛張外援，事異勤王，在於行師，曾非百舍。後方殲夷大憝，用寧宗社，握圖南面，光啓中興，亦世祖雄才英略，紹茲寶運者也。而稟性猜忌，不隔疏近，御下無術，履冰弗懼，故鳳闕伺晨之功，火無內照之美。以世祖之神睿特達，留情政道，不怵邪說，徙蹕金陵，左鄰強寇，將何以作。是以天未悔禍，蕩覆斯生，悲夫！

校勘記

〔一〕太子舍人蕭韶至江陵宣密詔　「韶」各本訛「歆」，據南史及通鑑改正。

〔二〕六月丙午遣世子方等帥衆討譽　「六月」各本作「十月」。按下文出「九月」，十月不應在九月前。南史但云「七月」，不書日。是年七月甲寅朔，無丙午，亦不合。通鑑作「六月丙午」，其月乙酉朔，丙午爲二十二日，今據改。

〔三〕七月又遣鎭兵將軍鮑泉代討譽　「七月」原作「是月」。按南史以遣方等鮑泉並繫於七月；通鑑以遣方等繫於六月，遣鮑泉繫於七月。今旣據通鑑改上文「十月」爲「六月」，則此「是月」亦當據通鑑、南史改爲七月，方與史實相合。

〔四〕南通五嶺北出力原　地名不見有名「力原」者，疑有誤。或謂是「九原」之譌，但是時北魏都洛陽，漢水以北皆是魏土，漢九原在今後套東北，不容遠指九原以對五嶺爲言。

〔五〕定州刺史杜幼安帥衆下武昌　「幼」各本譌「多」，據本書徐文盛傳及通鑑改正。按：杜幼安附本書杜崱傳，謂幼安爲西荆州刺史，與此不同。

〔六〕四月丙午　各本作「閏四月丙午」。按：大寶二年閏三月，不閏四月。閏三月甲戌朔，無丙午。通鑑作「四月丙午」是，今據通鑑删「閏」字。

〔七〕四人有令　按：「人」當作「民」，此姚思廉避唐諱改。後漢崔寔有四民月令。

〔八〕家隕桓山之泣　百衲本、南監本「桓」字墨丁。殿本作「家有隕山之泣」。册府元龜一八五作「家隕常山之泣」。按孔子家語：「顏回……聞……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蕭繹討侯景檄文正用此典，言侯景肆虐，江南人民家家有死別生離之苦。又顏氏家訓文章篇：「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亦用此典。宋刻太平御覽三八八引家語，「桓山」譌作「恒山」。宋閩刻本顏氏家訓，「桓山」亦譌作「恒山」，見沈揆考證後跋。疑北宋初所見梁書抄本，此「桓山」亦譌「恒山」，故册府元龜之纂修者，避宋眞宗名恒，改作「常山」。查家語此條出自說苑，而說苑本作「完山」，「完」「桓」字異音同，則作「桓山」者不誤，而作「恒山」者誤也。今仍改作「桓山」。

〔九〕州冤本毒　册府元龜一八五作「煩冤荼毒」。

〔一〇〕淺原度彭蠡　「原」各本作「源」。按：「淺原」卽禹貢之「敷淺原」。尙書禹貢：「過九江至於敷淺原」。高平曰原，卽今廬山東南之麓瀕於彭蠡者。

〔一一〕光武止蕭王　「止蕭王」各本作「不止戈」。據南史及藝文類聚一四改。

〔一二〕舊郊既復函雒已平　「舊郊」疑當從南史作「舊邦」。

〔一三〕世祖遣兼司空蕭泰祠部尙書樂子雲拜謁塋陵　「蕭泰」各本作「蕭太」，據南史及通鑑改。蕭泰，周書、北史各有傳，云「梁元帝平侯景，以泰爲兼太常卿」，與此云「兼司空」不同。

〔一四〕魏遣太師潘樂辛術等寇秦郡　「潘樂」各本作「潘洛」，據南史改。按：潘樂、辛術，北齊書、北史並有傳。二人又並先仕魏，後入齊，故此作「魏」，而南史作「齊」。

〔一五〕圖書斯歸　「圖書」各本作「圖畫」。據藝文類聚一四改。按：圖書乃河圖洛書之省稱。

〔一六〕卦起龍圖　「卦」各本誤作「封」，據龔道耕蛛隱廬日箋（稿本）改。

〔一七〕宗王啓霸非勞陽武之侯　「宗」各本譌「宋」，據藝文類聚一四改。按：此用漢文帝劉恒以代王入卽帝位事。宗王，指代王劉恒；陽武侯，指陳平。

〔一八〕隨勢汙隆　文苑英華六〇〇「勢」作「世」。按：此姚思廉避唐諱改。

〔一九〕琳長史陸納及其將潘烏累等舉兵反　「琳」下各本衍一「州」字。張元濟梁書校勘記：「按『州』字衍，當作『琳長史陸納』，見杜崱傳及南史。」今刪。

〔二〇〕朕雖云撥亂且非創業　「且」册府元龜一八八、二〇八並作「自」，疑作「自」是。

〔二一〕孝子義孫　「義」册府元龜二〇八作「從」。原注：「梁武帝父名順之，故曰『從孫』。」

〔二二〕營州刺史李洪雅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　「空靈灘」原作「空雲灘」。本書王僧孺傳「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又通鑑梁元帝承聖元年，「洪雅等退保空雲城」，胡注「姚思廉梁書作『空靈灘』」，是胡氏所見本「雲」作「靈」。下「空雲城」亦當作「空靈城」。今並改正。

〔二三〕詔王僧辯率衆軍士討陸納　張森楷梁書校勘記：「士，疑當作上。士字無義，蓋刻誤。」

〔二四〕以吏部尚書王褒爲尚書右僕射　「右僕射」各本作「左僕射」。按：本傳及北史王褒傳均作「右僕射」。下十一月戊戌，「以尚書右僕射王褒爲尚書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爲尚書右僕射」，可見其時王褒尚是右僕射，至十一月始爲左僕射，今據改。

〔二五〕三月庚午　「三月」各本作「二月」，譌。按是年二月甲午朔，無庚午，亦無下文之「辛未」、「丙子」、「庚寅」；三月癸亥朔，有庚午、辛未、丙子、庚寅，今改正。

〔二六〕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　「楊乾運」各本作「楊虔運」，據南史及通鑑改。

〔二七〕六月乙卯　「乙卯」百衲本、南監本、北監本、殿本譌「乙酉」；汲古閣本、金陵局本譌「乙丑」；南史作「乙卯」；通鑑作「乙未」。按是年六月壬辰朔，無乙酉、乙丑，有乙未、乙卯。乙未爲初四日，乙卯爲二十四日。今據南史改「乙卯」。

〔二八〕巴人苻昇徐子初斬賊城主公孫晃　「巴」通鑑作「巴東」，是。本書武陵王紀傳作「巴興」。

〔二九〕宜從青蓋之典　「典」各本訛「輿」，據册府元龜一九六改。按王子爲王，賜乘青蓋車，見續漢書輿服志。

〔三〇〕魏遣郭元建治舟師於合肥　「魏」南史及通鑑並作「齊」。張森楷梁書校勘記：「據此是齊事而云魏，非也。」按：下「魏江西州郡並起兵應之」，「魏」亦當作「齊」。

〔三一〕又遣大將邢杲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率衆會之　「步大汗薩」各本訛作「步六汗薩」，據南史、通鑑

改。「邢杲遠」南史、通鑑並作「邢景遠」。通鑑考異云：「梁書作邢杲遠，今從北齊書、北史。」

〔三二〕加南豫州刺史侯瑱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征北將軍」下，各本衍「安東」二字，今删。

〔三三〕以司徒王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軍　各本脫「大」字，據本傳及南史、通鑑補。

〔三四〕使居民助運水石　「水」疑爲「木」字之譌。

〔三五〕丁亥魏軍至柵下　「丁亥」各本作「丁卯」，據南史及通鑑改。是月癸未朔，無丁卯，有丁亥。

〔三六〕辛亥魏軍大攻　「辛亥」各本作「辛卯」，據南史改。按上文已出丙申、丁酉、庚子、戊申、己酉，辛卯不應在其後，其誤顯然。

梁書卷六

本紀第六

敬帝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眞，世祖第九子也。太淸三年，封興梁侯。承聖元年，封晉安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江陵陷，太尉揚州刺史王僧辯、司空南徐州刺史陳霸先定議，以帝爲太宰、承制，奉迎還京師。四年二月癸丑，至自尋陽，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一〕加司空陳霸先班劍三十人。以豫州刺史侯瑱爲江州刺史，儀同三司、湘州刺史蕭循爲太尉，儀同三司、廣州刺史蕭勃爲司徒，鎭東將軍張彪爲郢州刺史。

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與戰，敗績，之橫死。太尉王僧辯率衆出屯姑孰。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于齊，遣江州刺史

侯瑱討之。七月辛丑，王僧辯納貞陽侯蕭淵明，自采石濟江。甲辰，入于京師，以帝爲皇太子。九月甲辰，司空陳霸先舉義，襲殺王僧辯，黜蕭淵明。丙午，帝卽皇帝位。

紹泰元年冬十月己巳，詔曰：「王室不造，嬰罹禍釁，西都失守，朝廷淪覆，先帝梓宮，播越非所，王基傾弛，率土罔戴。朕以荒幼，仍屬艱難，泣血枕戈，志復讐逆。大恥未雪，夙宵鯁憤。羣公卿尹，勉以大義，越登寡闇，嗣奉洪業。顧惟夙心，念不至此。庶仰憑先靈，傍資將相，克清元惡，謝冤陵寢。今墜命載新，宗祊更祀，慶流億兆，豈予一人。可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大赦天下，內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淵明爲司徒，封建安郡公，食邑三千戶。壬子，以司空陳霸先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司空如故。震州刺史杜龕舉兵，攻信武將軍陳蒨於長城，義興太守韋載據郡以應之。癸丑，進太尉蕭循爲太保，新除司徒建安公淵明爲太傅，司徒蕭勃爲太尉。以鎭南將軍王琳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尊所生夏貴妃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鎭東將軍、揚州刺史張彪進號征東大將軍。〔三〕鎭北將軍、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進號征北大將軍。征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任約進號征南大將軍。辛未，詔司空陳霸先東討韋載。丙子，任約、徐嗣徽舉兵反，乘京師無備，竊據石頭。丁丑，韋載降，義興平。遣晉陵太守周文育率軍援

長城。

十一月庚辰，齊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仕榮、淮州刺史柳達摩率衆赴任約，入于石頭。庚寅，司空陳霸先旋于京師。

十二月庚戌，徐嗣徽、任約又相率至采石，迎齊援。丙辰，遣猛烈將軍侯安都水軍於江寧邀之，賊衆大潰，嗣徽、約等奔于江西。庚申，翟子崇等請降，並放還北。

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天下，其與任約、徐嗣徽協契同謀，一無所問。追贈簡文皇帝諸子。以故永安侯確子後襲封邵陵王，奉攜王後。癸未，鎮東將軍、震州刺史杜龕降，詔賜死，曲赦吳興郡。己亥，以太保、宜豐侯蕭循襲封鄱陽王。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巖。

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蒨襲會稽，討彪。癸丑，彪長史謝岐、司馬沈泰、軍主吳寶眞等舉城降，彪敗走。以中衞將軍臨川王大款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中護軍桂陽王大成爲護軍將軍。丙辰，若耶村人斬張彪，傳首京師，曲赦東揚州。己未，罷震州，還復吳興郡。癸亥，賊徐嗣徽、任約襲采石戍，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入于齊。甲子，以東土經杜龕、張彪抄暴，遣大使巡省。

三月丙子，罷東揚州，還復會稽郡。壬午，班下遠近並雜用古今錢。戊戌，齊遣大將蕭軌出柵口，向梁山，司空陳霸先軍主黃叢逆擊，大破之。軌退保蕪湖。遣周文育、侯安都衆軍，據梁山拒之。

夏四月丁巳，司空陳霸先表詣梁山撫巡將帥。壬申，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三〕大破之，俘獲萬計。

五月癸未，太傅建安公淵明薨。庚寅，齊軍水步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敕周文育還頓方丘，〔四〕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桁。癸卯，齊軍進據兒塘，輿駕出頓趙建故籬門，內外纂嚴。

六月甲辰，齊潛軍至蔣山龍尾，斜趨莫府山北，至玄武湖西北。〔五〕乙卯，司空陳霸先授衆軍節度，與齊軍交戰，大破之，斬齊北兗州刺史杜方慶及徐嗣徽、弟嗣宗，〔六〕生擒徐嗣彥、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劉歸義等，〔七〕皆誅之。戊午，大赦天下，軍士身殞戰場，悉遣斂祭，其無家屬，卽爲瘞埋。辛酉，解嚴。

秋七月丙子，車騎將軍、司空陳霸先進位司徒，加中書監，餘如故。丁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爲司空。

八月己酉，太保鄱陽王循薨。

九月壬寅，改元大赦，孝悌力田賜爵一級，殊才異行所在奏聞，饑難流移勸歸本土。進新除司徒陳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鎭衞大將軍、揚州牧，封義興郡公。中權將軍王沖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王通爲尙書右僕射。丁巳，以郢州刺史徐度爲領軍將軍。

冬十一月乙卯，起雲龍、神虎門。

十二月壬申，進太尉、鎭南將軍蕭勃爲太保、驃騎將軍。以新除左衞將軍歐陽頠爲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壬午，平南將軍劉法瑜進號安南將軍。甲午，以前壽昌令劉叡爲汝陰王，前鎭西法曹、行參軍蕭紞爲巴陵王，奉宋、齊二代後。

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曰：「夫子降靈體喆，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頹峻，一老不遺，〔八〕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皇圖屯阻，祀薦不脩，奉聖之門，胤嗣殲滅，敬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烈，實兼欽愴。外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後；〔九〕並繕廟堂，供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是日，又詔「諸州各置中正，依舊訪舉。不得輒承單狀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詳依品制，務使精實。其荆、雍、青、兗雖暫爲隔閡，衣冠多寓淮海，猶宜不廢司存。會計罷州，尙爲大郡，人士殷曠，可別置邑居。至如分割郡縣，新號州牧，並係本邑，不

勞兼置。其選中正，每求耆德該悉，以他官領之。」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琳爲司空、驃騎大將軍。分尋陽、太原、齊昌、高唐、新蔡五郡，置西江州，卽於尋陽仍充州鎭。又詔「宗室在朝開國承家者，今猶稱世子，可悉聽襲本爵。」以尚書右僕射王通爲尚書左僕射。丁巳，鎭西將軍、益州刺史長沙王韶進號征南將軍。

二月庚午，領軍將軍徐度入東關。〔一〇〕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遣僞帥歐陽頠、傅泰、勃從子孜爲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等率衆軍南討。戊子，徐度至合肥，燒齊船三千艘。癸巳，周文育軍於巴山生獲歐陽頠。

三月庚子，文育前軍丁法洪於蹠口生俘傅泰。蕭孜、余孝頃軍退走。甲辰，以新除司空王琳爲湘、郢二州刺史。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於始興攻殺蕭勃。

夏四月癸酉，曲赦江、廣、衡三州；並督內爲賊所拘逼者，並皆不問。己卯，鑄四柱錢，一准二十。齊遣使請和。壬辰，改四柱錢一准十。丙申，復閉細錢。蕭勃故主帥前直閤蘭敱襲殺譚世遠，敱仍爲亡命夏侯明徹所殺。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蕭任據廣州作亂。戊戌，侯安都進軍，余孝頃棄軍走，蕭孜請降，豫章平。

五月乙巳，平西將軍周文育進號鎭南將軍，侯安都進號鎭北將軍，並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丙午，以鎭軍將軍徐度爲南豫州刺史。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

秋八月甲午，加丞相陳霸先黃鉞，領太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給羽葆、鼓吹。

九月辛丑，崇丞相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王公上。加相國綠綟綬。置陳國百司。

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爲王，增封十郡，並前爲二十郡。命陳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旂，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后王子女爵命之典，一依舊儀。辛未，詔曰：

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區宇，大庇黔首，闡揚洪烈。革晦以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咸由此則。〔二〕梁德湮微，禍難荐發：太清云始，用困長蛇；承聖之年，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改，七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墜，我皇之祚，眇若綴旒，靜惟屯、剝，夕惕載懷。

相國陳王，有縱自天，降神惟嶽，天地合德，晷曜齊明。拯社稷之横流，提億兆之塗炭。東誅叛逆，北殲獯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重紀絕禮，儒館聿脩，戎亭虛候。雖大功在舜，盛績維禹，巍巍蕩蕩，無得而稱。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止隆周之日。故効珍川陸，表瑞煙雲，玉露醴泉，旦夕凝涌，嘉禾瑞草，孳植郊甸，

道昭於悠代，勳格於皇穹。明明上天，光華日月，革故著於玄象，代德彰於讖圖，獄訟有違，〔二〕謳歌爰適，天之曆數，實有攸在。朕雖庸藐，闇於古昔，永稽崇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遺典，人祇之至願乎！〔三〕今便遜位別宮，敬禪于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

陳王踐阼，奉帝爲江陰王，薨于外邸，時年十六，追謚敬皇帝。

史臣曰：梁季橫潰，喪亂屢臻，當此之時，天曆去矣，敬皇高讓，將同釋負焉。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翦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脩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冑仁義，折衝罇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

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厠蒼頭之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姦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愎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卽讎，釁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爲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四〕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

「太宗聰睿過人，神彩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搆扇，巨猾滔天，始自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

「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盤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觖望，坐觀時變，以爲身幸。不急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沉猜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葅醢，朝之

君子，相顧懍然。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卽安荊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

「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己，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爲高讓歟？」

校勘記

〔一〕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尙書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　按「驃騎將軍」本傳及南史、通鑑俱作「驃騎大將軍」，此脫「大」字。

〔二〕鎭東將軍揚州刺史張彪進號征東大將軍　張森楷梁書校勘記：「上文書彪爲郢州，而此云揚州，必有一誤。」按下文又云「東揚州刺史張彪」，「曲赦東揚州」，疑此「揚州」上脫一「東」字。

〔三〕壬申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　「壬申」各本作「壬午」，據南史改。按是月乙巳朔，無壬午。

〔四〕赦周文育還頓方丘　「方丘」陳書高祖紀、南史陳武帝紀及通鑑俱作「方山」。

〔五〕至玄武湖西北　「湖」各本譌作「廟」，據陳書及南史改正。

〔六〕斬齊北兗州刺史杜方慶及徐嗣徽弟嗣宗　張森楷梁書校勘記：「嗣徽下當更有嗣徽二字，陳書高祖紀可證。」按陳書高祖紀作「生執徐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

〔七〕生擒徐嗣彥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劉歸義等　「徐嗣彥」各本訛爲「徐嗣產」，據陳書及南史改正。

〔八〕一老不遺　「老」各本作「簣」，據册府元龜一九四改正。按「不憖遺一老」，魯哀公誄孔子語，見左傳哀公十六年。

〔九〕以爲奉聖後　「後」南史及册府元龜一九四作「侯」。

〔一〇〕領軍將軍徐度入東關　南史及册府元龜二一七「領」上有「遣」字。

〔一一〕咸由此則　各本作「咸此由則」，據陳書高祖紀乙正。

〔一二〕獄訟有違　陳書高祖紀「違」作「歸」。按：此用詩大雅緜「虞芮質厥成」故事，作「歸」義較長。

〔一三〕敢忘列代之遺典人祇之至願乎　「列」各本訛「烈」。「敢忘列代之」下，各本脫「遺典人祇之」五字。據陳書高祖紀改補。

〔一四〕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　張森楷梁書校勘記：「南史『信』『順』二字互易，與易文合。」按「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見易繫辭上。

梁書卷七

列傳第一

太祖張皇后　高祖郗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貴嬪

高祖阮脩容　世祖徐妃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義尚矣哉！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昏義云：「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漢初因秦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后稱皇后，而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屬。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降及魏、晉，母后之號，皆因漢法；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焉。高祖撥亂反正，深鑒奢逸，惡衣菲食，務先節儉。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嬪嬙之數，無所改作。太宗、世祖出自儲藩，而妃並先殂，又不建椒闈。今之撰錄，止備闕云。

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祖次惠，宋濮陽太守。后母蕭氏，即文帝從姑。后，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高祖。

初，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嫕。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縣同夏里舍，葬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爲皇后，〔一〕謚曰獻。

父穆之，字思靜，晉司空華六世孫。曾祖輿坐華誅，徙興古，未至召還。及過江，爲丞相掾，太子舍人。穆之少方雅，有識鑒。宋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與吏部尚書江湛、太子左率袁淑善，淑薦之於始興王濬，濬深引納焉。穆之鑒其禍萌，思違其難，言於湛求外出。湛將用爲東縣，固乞遠郡，久之，得爲寧遠將軍、交阯太守。治有異績。會刺史死，交土大亂，穆之威懷循拊，境內以寧。宋文帝聞之嘉焉，將以爲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眞藝，齊初爲鎭西參軍，卒於官。高祖踐阼，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又詔曰：「亡舅齊鎭西參軍，素風雅猷，夙肩名輩，降年不永，早世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

成，輅車靡贈，興言永往，觸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弘籍無子，從父弟弘策以第三子纘爲嗣，別有傳。

高祖德皇后郗氏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燁，太子舍人，早卒。

初，后母尋陽公主方娠，夢當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內，器物盡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采異常，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而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爲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婚：郗氏並辭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娉焉。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

建武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三〕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齊朝進高祖位相國，封十郡，梁公，詔贈后爲梁公妃。高祖踐阼，追崇爲皇后。有司議謚，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臣約議曰：「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自遠。伣

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謚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詔從之。陵曰脩陵。

后父燁，詔贈金紫光祿大夫。燁尙宋文帝女尋陽公主，齊初降封松滋縣君。燁子泛，中軍臨川王記室參軍。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

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䂮。中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三〕太淸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卽位，追崇爲皇后，謚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先是詔曰：「簡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陵，流水而已。朕屬值時艱，歲饑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所營莊陵，務存約儉。」又詔金紫光祿大夫蕭子範爲哀策文。

父騫，字思寂，本名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以公子起家員外郎，遷太子洗馬，襲封南昌縣公，出爲義興太守。還爲驃騎諮議，累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性凝簡，不狎

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永元末，遷侍中，不拜。高祖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俄遷侍中，領越騎校尉。高祖受禪，詔曰：「庭堅世祀，靡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昭於洪漢。齊故太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興齊，謨明翊贊，同符在昔。雖子房之蔚爲帝師，文若之隆比王佐，無以尙也。朕膺曆受圖，惟新寶命，莘莘玉帛，升降有典。永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勳，義兼懷樹。可降封南昌縣公爲侯，食邑千戶。」騫襲爵，遷度支尙書。天監四年，出爲東陽太守，尋徙吳郡。八年，入爲太府卿，領後軍將軍，遷太常卿。十一年，遷中書令，加員外散騎常侍。

時高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卽晉丞相王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施寺。騫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高祖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在郡臥疾不視事。徵還，復爲度支尙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

普通三年十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襲爵，別有傳。

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世居襄陽。貴嬪生于樊城，有神光之異，紫煙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此女當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初，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治之不滅，至是無何忽失所在。事德皇后小心祗敬，嘗於供養經案之側，髣髴若見神人，心獨異之。

高祖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貴嬪與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都。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爲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爲貴嬪，位在三夫人上，居于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

禮，母以子貴。皇儲所生，不容無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謂「母以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既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以理以例，無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聖睿在躬，儲禮夙備，子貴之道，抑有舊章。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並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並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宮閣施敬〔四〕宜同吏禮，詣神虎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閫外之事，賀及問訊牋什，所由官報聞而已。夫婦

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於夫，則當俯繫於子。榮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爲夫人，則禮秩與子等。列國雖異於儲貳，而從尊之義不殊，前代依准，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克固大業，禮同儲君，實惟舊典。尋前代始置貴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列；況母儀春宮，義絕常算。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踰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一與太子不異。〔五〕

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于太子，言則稱令。

貴嬪性仁恕，及居宮內，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爲親戚私謁。及高祖弘佛教，貴嬪奉而行之，屏絕滋腴，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立經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所受供賜，悉以充法事。

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薨，〔六〕殯於東宮臨雲殿，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爲哀策文曰：

菆塗既啓，桂𨋬虛凝，龍帷已薦，象服將升。皇帝傷璧臺之永閟，悼曾城之不踐，罷鄉歌乎燕樂，廢徹齊於祀典。

風有采繁，化行南國，爰命史臣，俾流嬪德。其辭曰：

軒緯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袂，生此離明。誕自厥初，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早穆；聲被洽陽，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茲祀；陰化代終，王

風攸始。動容諧式，出言顧史；宜其家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珩，珮動雅音。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踞，天高照臨。玄紞莫脩，褘章早缺；成物誰能，芳猷有烈。素魄貞明，紫宮炤晰；逮下靡傷，思賢罔蔽。躬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筥不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甄昌軼啓，孕魯陶燕。方論婦教，明章閫席；玄池早扃，湘沅已穸。展衣委華，朱幘寢迹；慕結儲闈，哀深蕃辟。嗚呼哀哉！

令龜兆良，葆引遷祖；具僚次列，承華接武。日杳杳以霾春，風淒淒而結緒；去曾掖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呼哀哉！

啓丹旗之星旆，振容車之黼裳；擬靈金而鬱楚，泛悽管而凝傷。遺備物乎營寢，掩重閣於窒皇；椒風暖兮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哀哉！

側闈高義，彤管有懌；道變虞風，功參唐跡。婉如之人，休光赤舄；施諸天地，而無朝夕。嗚呼哀哉！

有司奏謚曰穆。太宗即位，追崇曰穆太后。

太后父仲遷，天監初，官至兗州刺史。

高祖阮脩容諱令嬴，本姓石，會稽餘姚人也。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爲綵女。天監七年八月，生世祖。〔七〕尋拜爲脩容，常隨世祖出蕃。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內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世祖卽位，有司奏追崇爲文宣太后。

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靈寶散騎常侍、左衞將軍，封武康縣侯，邑五百戶；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世祖徐妃諱昭佩，東海郯人也。祖孝嗣，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太清三年五月，被譴死，葬江陵瓦官寺。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葛覃、關雎之義焉。至於穆貴嬪，徽華早著，

誕育元良，德懋六宮，美矣。世祖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

校勘記

〔一〕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爲皇后　追上尊號之日期，武帝紀作四月丙寅，南史梁本紀作閏四月。按是年五月戊午朔，無甲辰，閏四月戊子朔，有甲辰，是「五月」當作「閏四月」。

〔二〕建武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　按：齊明帝建武五年四月，改元永泰。據南齊書明帝紀，以蕭衍爲雍州刺史在永泰元年七月，已在改元之後，「建武五年」應作「永泰元年」。

〔三〕中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　「中大通」各本皆作「大通」，脫「中」字。大通三年十月改元中大通，其時昭明太子尙在，何得別立太子妃？明「大通」乃「中大通」之譌脫，今補。

〔四〕謂宮閣施敬　「閣」，南史作「僚」。

〔五〕謂貴嬪典章一與太子不異　各本脫「一與」二字，據南史補。

〔六〕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薨　各本脫「一」字，據本書武帝紀、昭明太子傳及通鑑補。

〔七〕天監七年八月生世祖　「七年」各本及南史作「六年」。按元帝紀，元帝生於天監七年八月，死於承聖三年，時年四十七。承聖三年上距天監七年，首尾正四十七年。作「六年」譌，今改正。

梁書卷八

列傳第二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懷太子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高祖既受禪，有司奏立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羣臣固請，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居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

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五年六月庚戌，始出居東宮。〔一〕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

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緌纓；至

是，詔加金博山。〔二〕

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二諦、法身義，〔三〕並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焉。

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劉孝綽議其事。〔四〕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稱兼慕，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經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爲

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鐃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之議，卽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解，宜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

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强進飲食。」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故應强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塡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卽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

性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慚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敕賜太樂女妓一部，略非所好。

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爲備棺槥。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

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五〕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强丁疏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

此功，待優實以不？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高祖優詔以喻焉。

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

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册，文曰：

蜃輅俄軒，龍驂躅步；羽翿前驅，雲旂北御。皇帝哀繼明之寢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旒，永傳徽於舞綴。其辭曰：

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既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儷景騰光；奉祀延福，守器傳芳。睿哲膺期，旦暮斯在；外弘莊肅，內含和愷。識洞機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慶。

軒緯掩精，陰羲弛極；纏哀在疚，殷憂銜恤。孺泣無時，蔬饘不溢；禫遵踰月，哀號

未畢。實惟監撫，亦嗣郊禋；問安肅肅，視膳恂恂。金華玉璪，玄駟班輪；隆家幹國，主祭安民。光奉成務，萬機是理；矜慎庶獄，勤恤關市。誠存隱惻，容無慍喜；殷勤博施，綢繆恩紀。

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崇師，卑躬待傅。寧資導習，匪勞審諭；博約是司，時斂斯務。辯究空微，思探幾賾；馳神圖緯，研精爻畫。沈吟典禮，優遊方册；饜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舉藝文；遍該緗素，殫極丘墳。縢帙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

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慚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摛文掞藻，飛觴汎醳；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輶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

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恒耀，山頹朽壤。靈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廕，諮承安仰。嗚呼哀哉！

皇情悼愍，切心纏痛；胤嗣長號，跗萼增慟。慕結親遊，悲動氓衆；憂若殄邦，懼同

折棟。嗚呼哀哉！

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衞徒警，菁華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籩籩，孤燈翳翳。嗚呼哀哉！

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

背絳闕以遠徂，轥青門而徐轉；指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脩阪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驥蹀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泫。嗚呼哀哉！

混哀音於簫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旣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嗚呼哀哉！

卽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淸閟；傳聲華於懋典，觀德業於徽諡。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地；惟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愧。嗚呼哀哉！

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聞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中大通四年，封宣城郡王，〔六〕食邑二千戶。尋爲侍中、中衛將軍，〔七〕給鼓吹一部。大同四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

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京邑，勑太子爲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太宗即位。六月丁亥，立爲皇太子。〔八〕大寶二年八月，賊景廢太宗，將害太子，時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九〕

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嶷，在於賊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攜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逃匿，乃是叛父，非謂避賊。」便涕泗嗚咽，令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初封南安縣侯，隨世祖在荊鎭。太清初，爲使

持節、督湘郢桂寧成合羅七州諸軍事、鎭南將軍、湘州刺史。尋徵爲侍中、中衞將軍，給鼓吹一部。世祖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一〇〕及西魏師陷荆城，太子與世祖同爲魏人所害。

太子聰穎，頗有世祖風，而凶暴猜忌。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畎畝之中，終日爲之，其利亦已博矣。況乎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尊，克念無怠，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有哉！

校勘記

〔一〕五年六月庚戌始出居東宮　「六月」各本作「五月」，據通鑑改。天監五年五月乙丑朔，無庚戌，六月甲午朔，有庚戌。

〔二〕至是詔加金博山　各本脫「詔」字，據南史補。按：太平御覽一四八、六八五，册府元龜二六一，俱有「詔」字。

〔三〕太子自立二諦法身義　「二諦」各本作「三諦」。按：廣弘明集二四有昭明太子解二諦令旨並問答。二諦謂真諦、俗諦。三諦是其所破，非其所立。册府元龜二五八正作「二諦」，今據改。

〔四〕命僕劉孝綽議其事　此「僕」字及下文「劉僕議」、「劉僕之議」，各本皆誤作「僕射」。本書劉孝綽傳，孝綽曾爲太子僕，未嘗爲尚書僕射，今删。

〔五〕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　「王弁」，南史作「王弈」。

〔六〕中大通四年封宣城郡王　「四年」，各本作「三年」，據本書武帝紀及通鑑改。按太宗十一王傳，諸王之始封，無一在中大通三年。

〔七〕尋爲侍中中衞將軍　按本書武帝紀，中大通五年正月癸丑，以宣城王大器爲中軍將軍。「中衞」當從紀作「中軍」。

〔八〕六月丁亥立爲皇太子　「丁亥」，各本及南史作「癸酉」。按：是年六月乙酉朔，有丁亥，無癸酉。本書簡文紀作「丁亥」。今改正。

〔九〕時年二十八　大器生於普通四年，死於大寶二年，時年二十九。此作「二十八」，譌。

〔一〇〕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　「丙子」，當依本書元帝紀作「己卯」。丙子是蕭繹即帝位日，史稱「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至己卯始立皇太子。

梁書卷九

列傳第三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王茂字休遠，〔一〕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勳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黃縣男。

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駮略究其大旨。性沈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

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軍行參軍，〔二〕司空騎兵，太尉中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中，茂受詔西討。魏軍退，還爲鎮南司馬，帶臨湘令。入爲越騎校尉。魏寇兗州，茂時以寧朔將軍長史鎮援北境，入爲前軍將軍江夏王司馬。又遷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

魏圍司州，茂以郢州之師救焉。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仍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

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弘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爲不然，語在高祖紀。高祖發雍部，每遣茂爲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衿、吳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于漢川。郢、魯既平，從高祖東下，復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算。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將軍。羣盜之燒神虎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鎭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百戶。

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于魏。時九江新罹軍寇，民思反業，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授侍中、中衞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侍中、尹如故。茂辭京尹，改領

中權將軍。

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爲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爲衆所瞻望。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視事三年，薨于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詔曰：「旌德紀勳，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闊屯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于厥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

初，茂以元勳，高祖賜以鍾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

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爲有司奏，〔三〕徙越州，後有詔留廣州，乃潛結仁威府中兵參軍杜景，欲襲州城，刺史蕭昂討之。〔四〕景，魏降人，與貞秀同戮。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爲宋將，位至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每衆騎趁鹿，〔五〕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是以膽勇知名。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辟西曹不就。宋元徽中，隨父出京師，爲奉朝請、員外，遷尚書左民郎。尋以父憂去職，還鄉里。服闋，刺史蕭赤斧板爲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

時建元初，蠻寇羣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齊鄱陽王鏘爲雍州，復以爲征虜中兵參軍，帶馮翊太守，督峴南諸軍事，除屯騎校尉。少與州里張道門厚善。〔六〕道門，齊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人船到武陵，收其屍骸，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

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勳除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

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七〕景宗深自結附，數請高祖臨其宅。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爲冠軍將軍、竟陵太守。及義師起，景宗聚衆，遣親人杜思沖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卽帝位，然後出師，爲萬全計。高祖不從，語在高祖紀。高祖至竟陵，以景宗與冠軍將軍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于七月，城乃降。復帥衆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選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因鼓噪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而前，徑至皁莢橋築壘。景宗又與王茂、呂僧珍掎角，破王珍國於大航。茂衝其中堅，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高祖入頓新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散騎常侍、右衞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仍遷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天監元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

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圍刺史蔡道恭。時魏攻日苦，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軍遊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徵爲護軍。既至，復拜散騎常侍、右衞將軍。

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預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淪溺，復還守先頓。高祖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軍同進，始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去魏城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盛，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掠，輒反爲趙草所獲。先是，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因使衆軍皆鼓譟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八〕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枕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

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高祖詔還本軍，景宗振旅凱入，增封四百，並前爲二千戶，進爵爲公。詔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

景宗爲人自恃尙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所推揖；惟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讌御筵，亦曲躬謙遜，高祖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九〕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虖逐除，〔一〇〕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爲笑樂。

七年，遷侍中、中衞將軍、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詔賻錢二十萬，布三百匹，追贈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太尉。

慶遠起家郢州主簿，齊初爲尙書都官郎、大司馬中兵參軍、建武將軍、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請徙民祀城。〔二〕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斯亦何慮。」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入爲長水校尉，出爲平北錄事參軍、襄陽令。

高祖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惲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史。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庇民定霸，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義兵起，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

中興元年，西臺選爲黃門郎，遷冠軍將軍、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身先士卒。高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失火，禁中驚懼，高祖時居宮中，悉斂諸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

霸府建，以爲太尉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衞將軍，加征虜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戶。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天監二年，遷中領軍，改封雲杜侯。四

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

七年，徵爲護軍將軍，領太子庶子。未赴職，仍遷通直散騎常侍、右衞將軍，領右驍騎將軍。至京都，值魏宿預城請降，受詔爲援，於是假節守淮陰。魏軍退。八年，還京師，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中正。十年，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幷鼓吹一部。十二年，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三〕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明年春，卒，時年五十七。詔曰：「念往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闊禁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于懷。宜追榮命，以彰茂勳。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謚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及喪還京師，高祖出臨哭。子津嗣。

初，慶遠從父兄衞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爲將家，然未顯奇節。梁興，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勳鍾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功臣，不過朝請、特進，寇、鄧、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際，邁於前代矣。

校勘記

〔一〕王茂字休遠　南史作「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南齊書和帝紀：「永元三年二月己丑，以冠軍長史王茂先爲江州刺史。」北朝諸史凡引述王茂處皆作王茂先。

〔二〕歷後軍行參軍　「後軍行參軍」各本作「後行軍參軍」。今乙正。

〔三〕爲有司奏　南史及册府元龜九四〇「奏」上有「所」字。

〔四〕刺史蕭昂討之　「刺史」各本作「長史」。按本傳昂爲廣州刺史，今改正。

〔五〕每衆騎趁鹿　百衲本、南監本、汲古閣本俱作「無還騎趁鹿」。北監本、殿本作「每衆騎赴鹿」。金陵局本作「每衆騎趁鹿」。今從金陵局本。

〔六〕少與州里張道門厚善　「少」字下，各本衍「守督峴南」四字，據南史删。按南齊書張敬兒傳，「道門」作「道文」。

〔七〕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　齊明帝建武五年四月，改元永泰。蕭衍爲雍州刺史在永泰元年七月。

「五年」應作「永泰元年」。

〔八〕義之出逐英至洛口　「洛」各本訛「浴」。本書昌義之傳及南史作「洛」，今據改。

〔九〕我昔在鄉里　各本脫「在」字，據南史及册府元龜八五五，太平御覽三〇〇、六九九、八三一補。

〔一〇〕臘月於宅中使作野虖逐除　「野虖」南史作「邪呼」。按「野虖」、「邪呼」並狀衆讙叫聲，詞異而義同。

〔一一〕吏請徙民祀城　「祀」各本訛「杞」，據册府元龜六九一改正。

〔一二〕十二年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按：本書武帝紀，柳慶遠爲安北將軍、雍州刺史在天監十三年。

梁書卷十

列傳第四

蕭穎達　夏侯詳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蕭穎達，蘭陵蘭陵人，齊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子也。少好勇使氣，起家冠軍。〔一〕兄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二〕齊季多難，頗不自安。會東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道過荊州，密敕穎胄襲雍州。時高祖已爲備矣。仍遣穎胄親人王天虎以書疑之。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達曰：「善。」及天明，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

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待於門，山陽車踰限而門闔，因執斬之，傳首高祖。且以奉南康王之議來告，高祖許焉。

和帝卽位，以穎胄爲假節、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鎭軍將軍、荊州刺史，留衞西朝。以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高祖，高祖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江州，使與曹景宗先率馬步進趨江寧，破東昏將李居士，又下東城。

初，義師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胄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璝等，憂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及璝等聞建康將平，衆懼而潰，乃始發喪，和帝贈穎胄丞相。

義師初，穎達弟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南歸，〔三〕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得數百人，屯西昌藥山湖。穎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廬陵內史。穎孚率靈祐等進據西昌，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四〕穎孚不能自立，以其兵由建安復奔長沙，希祖追之，穎孚緣山踰嶂，僅而獲免。在道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

建康城平，高祖以穎達爲前將軍、丹陽尹。上受禪，詔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尙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寓深邵，淸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天改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本官如故。」贈穎孚右衞將軍。加穎達散騎常侍，以公事免。及大論功賞，封穎達吳昌縣侯，邑千五百戶。尋爲侍中，改封作唐侯，縣邑如故。遷征虜將軍、太子左衞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

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尙可以激貪厲俗，惇此薄夫；況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啓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啓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啓乞接代僧琰，卽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如其列狀，〔五〕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卽主。

臣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衞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飧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弘惜勳良，每爲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侯還第。

有詔原之。轉散騎常侍、左衞將軍。俄復爲侍中，衞尉卿。出爲信威將軍、豫章內史，加秩中二千石。治任威猛，郡人畏之。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頃之，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右驍騎將軍。既處優閑，尤恣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九年，遷信威將軍、右衞將軍。是歲卒，年三十四。車駕臨哭，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中衞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康。子敏嗣。穎胄子靡，襲巴東公，位至中書郞，早卒。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六〕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服闋，刺史殷琰召補主簿。

宋泰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且今魏氏之卒，近在淮次，一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若謂不然，請充一介。」琰許之。詳見勔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愚徒，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恩，垂霈然之

惠，解圍退舍，則皆相率而至矣。」勔許之。詳曰：「審爾，當如君言，而詳請反命。」勔遣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勔辭，即日琰及衆俱出，一州以全。

勔爲刺史，又補主簿。頃之，爲新汲令，治有異績，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爲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

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略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頃之，建安戍爲魏所圍，仍以詳爲建安戍主，帶邊城、新蔡二郡太守，并督光城、弋陽、汝陰三郡衆赴之。〔七〕詳至建安，魏軍引退。先是，魏又於淮上置荊亭戍，常爲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銳卒攻之，賊衆大潰，皆棄城奔走。

建武末，徵爲游擊將軍，出爲南中郎司馬、南新蔡太守。齊南康王爲荊州，遷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遙光稱兵京邑，南康王長史蕭穎胄並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僞呼紹議事，即於城門斬之，州府乃安。遷司州刺史，辭不之職。

高祖義兵起，詳與穎胄同創大舉。西臺建，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及高祖圍郢城未下，穎胄遣衞尉席闡文如高祖軍。詳獻議曰：「窮

壁易守，攻取勢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弘經略，詢納羣言，軍主以下至于匹夫，皆令獻其所見，盡其所懷，擇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多罔寡。又須量我衆力，度賊樵糧，竊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少，故宜計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德之所感，萬里同符，仁之所懷，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運又充，乃可以列圍寬守，引以歲月，此王翦之所以剋楚也。若圍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一家，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英斷，此之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衞尉，特願垂採。」高祖嘉納焉。頃之，穎胄卒。時高祖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不受。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將軍、荆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

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論功封寧都縣侯，邑二千戶。詳累辭讓，至於懇切，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邑如故。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中，進特進。三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

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六年，徵爲侍中、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未至，授尙書左僕射、〔八〕金紫光祿大夫，侍中如故。道病卒，時年七十四，上爲素服舉哀，贈右光祿。
先是，荆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既公且侯。」士瞻，詳兄女壻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期歲而貴矣。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九〕
道恭少寬厚有大量。齊文帝爲雍州，召補主簿，仍除員外散騎常侍。後累有戰功，遷越騎校尉、後軍將軍。建武末，出爲輔國司馬、汝南令。齊南康王爲荆州，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
義兵起，蕭穎冑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仍轉司馬。中興元年，和帝卽位，遷右衞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破之，休烈等降于軍門。以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

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邑七百戶，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塡塹，道恭輒於塹內列艨衝鬭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狆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槊，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𩨋、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𩨋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卽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

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峴，頓兵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乃陷。詔曰：「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陝西。受任邊垂，効彰所莅。寇賊憑陵，竭誠守禦，奇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略所固，得移氣朔。自非徇國忘已，忠果並至，何能身沒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恒數。可贈鎭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幷尋購喪櫬，隨宜資給。」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

子澹嗣，卒於河東太守。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宋泰始初爲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勔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横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絶良久，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歷官員外散騎侍郎。梁州刺史范柏年板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

氐賊李烏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守經時，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梁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

永明中，爲鎭北長流參軍，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南康王爲荆州，復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軍將軍蕭穎胄協同義舉，以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中兵如故，率衆東下。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公則軍及巴陵，仍回師南討。軍次白沙，寶積懼，釋甲以俟焉。

公則到，撫納之，湘境遂定。

和帝即位，授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高祖勒衆軍次于沔口，魯山城主孫樂祖、〔一〇〕郢州刺史張沖各據城未下，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荆州諸軍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累進征虜將軍、左衞將軍，持節、刺史如故。

郢城平，高祖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桑。江州旣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平，城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衞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還鎭南蕃。

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邑一千五百戶。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充復。〔一一〕爲政雖無威嚴，然保己廉愼，爲吏民所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

四年，徵中護軍。〔一三〕代至，乘二舸便發，賫送一無所取。仍遷衞尉卿，加散騎常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僶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强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卽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于師，時年六十一。高祖深痛惜之，卽日舉哀，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烈。

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其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

子縣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勳臣，特詔聽庶長子朓嗣。朓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過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辟議曹從事史，轉奉朝請。雍州刺史蕭緬板爲槐里令。遷弘農太守、平西軍事。〔一三〕時西陽馬榮率衆緣江寇抄，商旅斷絕，刺史蕭遙欣使元起率衆討平之。遷武寧

太守。

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焉。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郢州刺史張沖督河北軍事，元起累與沖書，求旋軍。沖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荊棘生焉。」乃表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爲用命者萬有餘人。

義師起，蕭穎胄與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懼沖；及書至，元起部曲多勸其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荊、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剋。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卽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冠軍將軍，率衆與高祖會于夏口。高祖命王茂、曹景宗及元起等圍城，結壘九里，張沖屢戰，輒大敗，乃嬰城固守。

和帝卽位，授假節、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遷給事黃門侍郎，移鎭南堂西渚。中興元年七月，郢城降，以本號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長圍，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當陽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又進號左將軍，刺史如故，始述職焉。

初，義師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語在季連傳。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一四〕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

元起先遣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李奉伯於新巴，齊晚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將魯方達於斛石，士卒死者千餘人，師衆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奉伯、晚盛二千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魯方達之衆救之，敗而反，遂不能剋。元起捨郫，逕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塹焉。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輿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

時益部兵亂日久，民廢耕農，內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京師。城開，郫乃降。斬奉伯、晚盛。高祖論平蜀勳，復元起號平西將軍，〔一五〕增封八百戶，并前二千戶。

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

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疏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

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衞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戍主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胤、孔陵寇東西晉壽，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怱怱便救。」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一六〕救漢中，比至，魏已攻陷兩晉壽。〔一七〕淵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淵藻入城，甚怨望之，因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時年四十八。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乃更封松滋縣侯，邑千戶。

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蓽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蓽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蓽，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元起之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嘆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永元之末，荆州方未有釁，蕭穎胄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啓，人甚之謀？不然，何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流後嗣，夏侯、楊、鄧咸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蔡廉節，君子有取焉。

校勘記

〔一〕起家冠軍　「起家冠軍」下疑有脫落，南史無此四字。

〔二〕兄穎胄齊建武末行荆州事穎達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　各本脫「行荆州事穎達」六字，據南史補。

〔三〕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南歸　「脩」各本作「循」，據南齊書南史及通鑑改正。

〔四〕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　據南齊書蕭穎胄傳及通鑑齊和帝中興元年，時東昏

侯遣軍主劉希祖率三千人攻蕭穎孚，穎孚敗奔長沙，希祖攻拔安成，殺太守范僧簡，東昏以希祖爲安成內史。是「安西」乃「安成」之誤；而劉希祖時爲軍主，後乃爲安成內史，亦非太守。

〔五〕如其列狀　「如」各本譌「知」，據册府元龜五一九改。

〔六〕譙郡譙人也　各本作「譙郡人也」，脫一「譙」字，據南史及册府元龜三四四、七五七補。

〔七〕並督光城弋陽汝陰三郡衆赴之　「光城弋陽汝陰三郡」各本皆作「光成弋陽汝鄧五郡」。按南齊書州郡志豫州下有「光城郡」，無「光成郡」，有「汝陰郡」，無「汝鄧郡」，「五」亦爲「三」之譌，今並改正。

〔八〕授尚書左僕射　「左」各本作「右」，據南史改。按：夏侯詳以繼沈約爲尚書左僕射而被徵，本書武帝紀及通鑑並作「左」。

〔九〕父那宋益州刺史　「那」各本譌「郡」，據南史改正。蔡那見宋書宗越傳，爲益州刺史在泰豫元年。

〔一〇〕魯山城主孫樂祖　「魯」各本譌「曾」，據本書武帝紀及册府元龜三七一改正。

〔一一〕戶口充復　「充」各本作「克」。王懋竑讀書記疑：「克疑作充。」按「充」古書往往寫作「克」，因譌爲「克」，通志正作「充」，今據改。

〔一二〕四年徵中護軍　本書武帝紀，天監三年，以湘州刺史楊公則爲中護軍。而代楊公則爲湘州刺

史是夏侯詳。本書夏侯詳傳亦云天監三年遷湘州刺史。是「四年」當作「三年」。

〔一三〕遷弘農太守平西軍事　「平西軍事」上疑脫「參」字。

〔一四〕若檢巴西一郡籍注　「郡」各本作「部」，據南史、册府元龜四二一改。

〔一五〕復元起號平西將軍　上文無授免元起平西將軍事，此處謂「復號平西將軍」，非前有脫文，即此處有譌誤。

〔一六〕高祖亦假元起節都督征討諸軍事　「節」字，各本並脫，據册府元龜四四五補。「諸軍事」各本並作「諸軍將」，今改正。

〔一七〕比至魏已攻陷兩晉壽　「比至」各本作「比是」，據南史及册府元龜四四五改。

梁書卷十一

列傳第五

張弘策 庾域　鄭紹叔　呂僧珍

張弘策字眞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强爲進粥，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起家齊邵陵王國常侍，遷奉朝請、西中郎江夏王行參軍。

弘策與高祖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高祖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煙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敬高祖。建武末，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因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伺釁，

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爲援，且受密旨，仍代曹虎爲雍州。弘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高祖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

五年秋，明帝崩，〔二〕遺詔以高祖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高祖覩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惟弘策而已。時長沙宣武王罷益州還，仍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高祖使弘策到郢，陳計於宣武王，語在高祖紀。弘策因說王曰：「昔周室既衰，諸侯力爭，齊桓蓋中人耳，遂能一匡九合，民到于今稱之。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之命，會應有主。以郢州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虎據兩州，參分天下，糾合義兵，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如此，則桓、文之業可成，不世之功可建。無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王頗不懌而無以拒也。

義師將起，高祖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宅定議，且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軍主，領萬

人督後部軍事。西臺建，爲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以計語弘策，弘策與高祖意合。又訪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測，皆在目中。義師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於大航方戰，高祖遣弘策持節勞勉，衆咸奮厲。是日，仍破朱雀軍。高祖入頓石頭城，弘策屯門禁衞，引接士類，多全免。城平，高祖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淸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衞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洮陽縣侯，邑二千二百戶。〔三〕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搢紳皆趨焉。

時東昏餘黨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衞兵拒破之，盜分入衞尉府，弘策方救火，盜潛後害之，時年四十七。高祖深慟惜焉。給第一區，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二百斤。詔曰：「亡從舅衞尉，慮發所忽，殞身祆豎。其情理淸貞，器識淹濟，自藩升朝，契闊夷阻。加外氏凋衰，饗嘗屢絕，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勳，翼宣寡薄，報効無徵，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愍。」

弘策爲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勢自高。故人賓客，禮接如布衣時。祿

賜皆散之親友。及其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別有傳。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遷南中郎記室參軍。

永元末，高祖起兵，遣書招域。西臺建，以爲寧朔將軍，領行選，從高祖東下。師次楊口，〔三〕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銜命勞軍。域乃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夬反西臺，卽授高祖黃鉞。蕭穎胄旣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高祖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高祖意合，卽命衆軍便下。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開，以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舉州叛降魏，魏騎將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城中糧盡，將士皆齕草食土，死者太半，無有離心。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戶，進爵爲伯。六年，卒於郡。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

紹叔少孤貧。年二十餘，爲安豐令，居縣有能名。本州召補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以弟諶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

高祖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高祖謂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有在，義無二心。」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怒，將囚之，救解得免。及高祖爲雍州刺史，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

東昏既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既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戰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

義師起，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事，督江、湘二州糧運，事無闕乏。天監初，入爲衞尉卿。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爲高祖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其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

誤朝廷，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爲冠軍將軍、右軍司馬，封營道縣侯，邑千戶。俄復爲衞尉卿，加冠軍將軍。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邑如故。初，紹叔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祿賜所得及四方貢遺，悉歸之兄室。

三年，魏軍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鎭東關，事平，復爲衞尉。既而義陽爲魏所陷，司州移鎭關南。四年，以紹叔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紹叔創立城隍，繕修兵器，廣田積穀，招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

六年，徵爲左將軍，〔四〕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五〕七年，卒於府舍，時年四十五。高祖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曰：「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常侍、右衞將軍、〔六〕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契闊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寔立茂勳，作牧疆境，効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贊心膂；奄至殞喪，傷痛于懷。宜加優典，隆茲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謚曰忠。」

紹叔卒後，高祖嘗濟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世居廣陵。起自寒賤。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依宋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太祖文皇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

太祖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居官稱職。太祖遷領軍，補主簿。妖賊唐瑀寇東陽，〔七〕太祖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太祖益以此知之。爲丹陽尹，復命爲郡督郵。齊隨王子隆出爲荊州刺史，齊武以僧珍爲子隆防閤，從之鎭。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奐反，〔八〕敕遣僧珍隸平北將軍曹虎，西爲典籤，帶新城令。魏軍寇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異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努力爲之。」

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並進。高祖率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爲梁州刺史，魏圍守連月，間諜所在不通，義陽與雍州路斷。高祖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

問，衆皆憚，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卽日單舸上道。既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高祖甚嘉之。事寧，補羽林監。

東昏卽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邔令。〔九〕既至，高祖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爲止舍，多伐材竹，〔一〇〕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艛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高祖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臥內，宣通意旨。師及郢城，僧珍率所領頓偃月壘，俄又進據騎城。郢州平，高祖進僧珍爲前鋒大將軍。〔一一〕大軍次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與衆來戰，僧珍等要擊，大破之。乃與茂進軍於白板橋築壘，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猶守白板。李居士密覘知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亦勿遙射，須至塹裏，當並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隅者復踰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僧珍又進據越城。東昏大將王珍國列車爲營，

背淮而陣。王茂等衆軍擊之，僧珍縱火車焚其營。卽日瓦解。

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率所領先入淸宮，與張弘策封檢府庫，卽日以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黃門侍郎，領虎賁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尋遷給事中、右衞將軍。頃之，轉左衞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祕書省，總知宿衞。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祕書。五年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年冬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

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使爲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旣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尋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直祕書省如先。

僧珍有大勳，任總心膂，恩遇隆密，莫與爲比。性甚恭愼，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

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于領軍府舍，時年五十八。高祖卽日臨殯，詔曰：「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知無不爲。與朕契闊，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勳克舉。及居禁衞，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慟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謚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爲流涕。長子峻早卒，峻子淡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恪勤匪懈，鄭紹叔忠誠亮藎，締構王業，三子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蓋識爲臣之節矣。

校勘記

〔一〕五年秋明帝崩　齊明帝建武五年四月，改元永泰，明帝死在七月，「五年」當作「永泰元年」。

〔二〕邑二千二百戶　梁制，郡王封邑例爲二千戶，張弘策僅一縣侯，何得食邑二千二百戶？册府元龜三八〇作「一千二百戶」。

〔三〕師次楊口　「楊」各本譌「陽」，據南史及通鑑齊和帝中興元年紀改。按本書宗夬傳亦作「楊口」。

〔四〕徵爲左將軍　南史作「左衞將軍」。

〔五〕中使醫藥一日數至　「使」字各本脫，今據南史及册府元龜三八〇補。

〔六〕右衞將軍　上文云「徵爲左將軍」，南史作「徵爲左衞將軍」，則此處之「右衞將軍」當作「左衞將軍」。

〔七〕妖賊唐㝢寇東陽　「唐㝢」北監本作「唐寓之」，其他各本俱作「唐㝢」。南齊書武帝紀及通鑑齊明帝永明三年、四年俱作「唐寓之」。

〔八〕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奐反　按南齊書王奐傳，奐之反在永明十一年，此作「永明九年」，誤。

〔九〕得補邔令　「邔」殿本作「卬」，百衲本、南監本、汲古閣本、金陵局本作「邛」。張森楷梁書校勘記：「卬、邛皆非縣名，不得有令。據漢書地理志，南郡有邔縣，續漢志、晉志並屬荆州；宋、南齊志屬雍州，隋志無之，疑梁以後省。時高祖爲雍州，僧珍從之，當補邔令。卬、邛二字並非。」按張說是，今據改。

〔一〇〕多伐材竹　「材」各本譌「林」，據南史及册府元龜三四四改。按：下文云「悉取檀溪材竹」，亦

作「材」。

〔二〕高祖進僧珍爲前鋒大將軍　張森楷梁書校勘記：「大將軍三字不當有，蓋涉下大軍而衍。」

梁書卷十二

列傳第六

柳惔 弟忱　席闡文　韋叡 族弟愛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年十七，齊武帝爲中軍，命爲參軍，轉主簿。齊初，入爲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荆州，惔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惔知將爲禍，稱疾還京。及難作，惔以先歸得免。歷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爲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歸。久之，爲右軍諮議參軍事。

建武末，爲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惔舉漢中應義。和帝卽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阼，徵爲護軍將軍，未拜，仍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縣侯，邑千戶。高祖因讌爲詩以貽惔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又嘗侍座，高祖曰：

「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惔對曰：「罰不及嗣，賞延于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右僕射。

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宏都督衆軍，以惔爲副。軍還，復爲僕射。以久疾，轉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二十人。未拜，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六年十月，卒于州，時年四十六。高祖爲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穆。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照嗣。

惔第四弟憕，亦有美譽，歷侍中、鎭西長史。天監十二年，卒，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

忱字文若，惔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起家爲司徒行參軍，累遷太子中舍人，西中郎主簿，功曹史。

齊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荊襲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有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狂悖，爲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係踵而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

責。進退無可，且深慮之。」闓文亦深勸同高祖。穎胄乃誘斬山陽，以忱爲寧朔將軍。和帝卽位，爲尚書吏部郎，進號輔國將軍、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不拜。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復固諫，以爲巴硤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志。穎胄不從。俄而巴東兵至硤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

高祖踐阼，以忱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陵伯，邑七百戶。天監二年，出爲安西長史、冠軍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衞率。未發，遷持節、督湘州諸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免。俄入爲祕書監，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未拜遇疾，詔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十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一。追贈中書令，謚曰穆。子範嗣。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報以金如意。

和帝稱尊號，爲給事黃門侍郎，尋遷衞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

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王總州事，故賴以寧輯。

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戶。出爲東陽太守，又改封湘西，戶邑如故。視事二年，以清白著稱，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謚曰威。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爲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爲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叡皆好學，闡有清操。祖征累爲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憕、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憕、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幼，獨用廉聞。

宋永光初，袁顗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爲主簿。顗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義成郡，故免顗之禍。後爲晉平王左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隨齊司空柳世隆守郢城，拒荊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遷前軍中兵參軍。久之，爲廣德令。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爲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

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師，民心遑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眞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

義兵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祖見叡甚悅，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義師剋郢、魯，平加湖，叡多建謀策，皆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高祖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卽日以爲冠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輒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爲營理，於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

梁臺建，徵爲大理。高祖卽位，遷廷尉，封都梁子，[二]邑三百戶。天監二年，改封永昌，戶邑如先。東宮建，遷太子右衞率，出爲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三年，魏遣衆來寇，率州兵擊走之。

四年，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

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二〕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至合肥，〔三〕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卽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表率，〔四〕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五〕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

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叡親與爭之，魏軍少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鬭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叡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

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准繩。

合肥既平，高祖詔衆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甓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至是遷豫州於合肥。

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衆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高祖詔叡率豫州之衆會焉。叡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高祖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明旦，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强。〔六〕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值淮水暴長，叡卽遣之，鬬艦競發，皆臨敵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

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栅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栅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戶，進爵爲侯，徵通直散騎常侍、右衞將軍。

七年，遷左衞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明年，遷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員外散騎常侍、右衞將軍，累遷左衞將軍、太子詹事，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十三年，遷智武將軍、丹陽尹，以公事免。頃之，起爲中護軍。

十四年，出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儁光泣止叡，〔七〕叡還爲州，儁光道候叡，叡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十

七年，徵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八〕尋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祖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稜使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也。高祖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

普通元年夏，遷侍中、車騎將軍，以疾未拜。八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高祖卽日臨哭甚慟。賜錢十萬，布二百匹，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取給於官，遣中書舍人監護。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

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啓捷，〔九〕叡獨居後，其不尙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子放、正、稜、黯，放別有傳。

正字敬直，起家南康王行參軍，稍遷中書侍郎，出爲襄陽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爲尙書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歷官至給事黃門侍郎。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强記，當世之士，咸就質疑。起家安成王府行參

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太子僕，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三卷。

黯字務直，性强正，少習經史，有文詞。起家太子舍人，稍遷太僕卿，南豫州刺史，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六門，尋改爲都督城西面諸軍事。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作以應之，太宗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黯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贈散騎常侍、左衞將軍。叡族弟愛。

愛字孝友，沈靜有器局。高祖父廣，晉後軍將軍、北平太守。曾祖軌，以孝武太元之初，南遷襄陽，爲本州別駕，散騎侍郎。祖公循，宋義陽太守。父義正，早卒。

愛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性淸介，不妄交遊，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遊心墳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嘗遊京師，値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諠譁，老幼爭觀，愛獨端坐讀書，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及長，博學有文才，尤善周易及春秋左氏義。

袁顗爲雍州刺史，辟爲主簿。遭母憂，廬於墓側，負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服闋，引爲中兵參軍。義師之起也，以愛爲壯武將軍、冠軍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守顏僧都等據郡反，州內驚擾，百姓攜貳。愛沉敏有謀，素爲州里信伏，乃推心撫御，曉示逆順；兼率募鄉里，得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始平郡南，大破

之，百姓乃安。

蕭穎胄之死也，和帝徵兵襄陽，憺從始興王憺赴焉。先是，巴東太守蕭璝、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來逼荊州，〔一〇〕及憺至，令憺書諭之，璝卽日請降。

中興二年，從和帝東下。高祖受禪，進號輔國將軍，仍爲驍騎將軍，尋除寧蜀太守，與益州刺史鄧元起西上襲劉季連，行至公安，道病卒，贈衞尉卿。子乾向，官至驍騎將軍，征北長史，汝陰、鍾離二郡太守。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爲盛族；柳惔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霣，時哉！忱之謀畫，亦用有成，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惔則薄，及合肥、邵陽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校勘記

〔一〕封都梁子　「都梁」各本皆顚倒作「梁都」。按：都梁爲湘州邵陵郡屬縣，見宋、齊書州郡志。今乙正。

〔二〕衆猶遲疑　各本作「衆皆猶遲疑」，「皆」字衍。今據南史及册府元龜三六三、四二八删。

〔三〕右軍司馬胡畧等至合肥　「胡畧等」，南史作「胡景畧」。

〔四〕親自表率　「表率」各本作「夜率」，據册府元龜三五二改。

〔五〕旣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　「楊」各本作「揚」，據南史及册府元龜四〇四改。

〔六〕英甚憚其强　「憚其」二字，各本皆脫，據南史及太平御覽三〇七補。

〔七〕客陰儁光泣止叡　南史及册府元龜四一二、四五一「儁」作「雙」。

〔八〕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十七年徵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本書武帝紀，天監十五年十一月，以雍州刺史韋叡爲護軍將軍。是徵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卽在叡拜表致仕、優詔不許時。「十七年」乃衍文，南史無此三字。

〔九〕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啓捷　「啓」下各本衍一「之」字，今删去。

〔一〇〕巴東太守蕭璝巴西太守魯休烈擧兵來逼荆州　本書蕭穎達傳及始興忠武王憺傳俱云「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此脫「惠訓子」三字。

梁書卷十三

列傳第七

范雲　沈約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年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塗，琰異之，要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坐者歎焉。嘗就親人袁照學，晝夜不怠。〔一〕照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少機警，有識具，〔二〕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父在府，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

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令送書入城。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

縣命沈氏，若違其命，〔三〕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長史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

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遊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悅，自是寵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召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白烏者，帝問此爲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轉補征北南郡王刑獄參軍事，領主簿如故，遷尚書殿中郎。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參軍事，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領本州大中正。出爲零陵內史，在任潔己，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明帝召還都，及至，拜散騎侍郎。復出爲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仍遷假節、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初，雲與尚書僕射江祏善，祏姨弟徐藝爲曲江令，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爲恥，詣京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永元二年，起爲國子博士。

初，雲與高祖遇於齊竟陵王子良邸，又嘗接里閈，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雲時在城內。東昏既誅，侍中張稷使雲銜命出城，高祖因留之，便參帷幄，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時高祖納齊東昏余妃，頗妨

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也。後與王茂同入臥內，雲又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爲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爲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惜。」高祖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高祖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

天監元年，高祖受禪，柴燎於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高祖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愼一日。」高祖善之。是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尙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邑千戶。雲以舊恩見拔，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爲。高祖亦推心任之，所奏多允。嘗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尙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尙書下省，時人榮之。其年，東宮建，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尋遷尙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僕射。

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尙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畡善，畡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含殯。事竟陵王子良恩禮甚隆，雲每獻損益，未嘗阿意。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爲郡。帝曰：「庸人，聞其恒相賣弄，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請取以奏。」既至，有百餘紙，辭皆

切直。帝歎息，因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齊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既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圖今日復聞讜言。」及居選官，任守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稱廉潔，及居貴重，頗通饋餉；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

二年，卒，時年五十三。高祖爲之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曰：「追遠興悼，常情所篤；況問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燮務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靮，而舊同論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於懷。宜加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衞將軍，僕射、侯如故。並給鼓吹一部。」禮官請謚曰宣，勑賜謚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官至太子中舍人。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

約幼潛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能屬文。

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爲荊州，又爲征西記室參軍，帶厥西令。〔四〕興宗卒，始爲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並兼記室。入爲尚書度支郎。

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入見，影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爲得人。俄兼尚書左丞，尋爲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卽位，進號輔國將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衞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職，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

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祖勳業既就，天人

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是曆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便曰吾君，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五〕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並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閤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常侍如故。又拜約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右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六〕朝野以爲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常侍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鎭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關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軍，置佐史，侍中如故。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部。

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曰：「吾弱年孤苦，傍無朞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

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其辭曰：

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七〕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藋之荒茫。既從豎而横構，亦風除而雨攘。

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卽。肇胥宇於朱

方，掩閑庭而晏息。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脩衢以騁力。遷華扉而來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脩平，面淮流之清直。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窊隆。繇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弊廬之難保，若實籜之從風。或誅茅而翦棘，或既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孥於伯通。

迹平生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皐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於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悁悁而無爽。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歟而躑躅，眷巖阿而抵掌。

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實升陑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爲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截。始歎絲而未覩，終逌組而後值。〔八〕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之初辰，值積惡之云稔。寧方割於下墊，廓重氛於上墋。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既牢籠於嬀、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無微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而遐念，信王猷其如玉。

值衢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

無飛矢之麗辭。排陽烏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持。伊前世之貴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趙，每驕奢以相越。築甲館於銅駝，並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閫，豈蓬蒿所能沒。敖傳嗣於墝壤，何安身於窮地。〔九〕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

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霜菼，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決渟洿之汀濴，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脩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牆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既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覩。漸沼沚於霤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芰，菁藻蒹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飡嘉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卉則紫鼈綠葹，天著山韭；〔一〇〕雁齒麋舌，牛脣彘首。布濩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幕渚而芘地，或縈窗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綠攢朱；羅窗映戶，接霤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蔕，銜素蘂於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嚶雜響。或班尾而綺翼，或綠

衿而絳顙。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雁，天狗澤虞；秋鷺寒鶺，脩鵁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瀺灂之輕軀；翅抨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儵鉅鱯。碧鱗朱尾，脩顱偃頷。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跡，覩先識之情僞。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已而求足，並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

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顏簞食而樂在，鄭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躅念，幸取給於庭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褰欙於曉蓐，不抱惄於朝蔬。排外物以齊遣，獨爲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羨汝陽之墟。

臨巽維而騁目，卽堆冢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囀。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於歸津。帶脩汀於桂渚，肇舉鍤於强秦。路縈吳而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鳥以長

念，伊故鄉之可珍。實褰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二〕何東川之瀰瀰，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亟徒遊於茲所。侍綷旄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繐帷一朝冥漠，西陵忽其蔥楚。望商飆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鈜，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算。貴則丙、魏、蕭、曹，〔三〕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遺武。實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而爲宇。徒徵言於石椁，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脩，同原陵之膴膴。寧知螻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脩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栭。千櫨捷嶪，百栱相持。皁轅林駕，蘭枻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夷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

回余眸於艮域，覿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寔遺訓之可秉。始湌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影。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姱，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則巍峨崇崒，喬枝拂日；嶢嶷岧嵽，墜石堆星。岑崟峍屼，或坳或平；盤堅枕臥，詭狀殊形。孤嶝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款跨郊坰；

素烟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

觀二代之塋兆，覩摧殘之餘隧。成顯沛於虐豎，康斂衿於虛器；穆恭已於巖廊，簡遊情於玄肆；烈窮飲以致災，安忘懷而受祟。何宗祖之奇傑，威横天而陵地。惟聖文之纘武，殆隆平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而掩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席布騂駒，堂流桂醑。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煙於桂棟，召巫陽於南楚。揚玉桴，握椒糈。恍臨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空路邈遠，神蹤遐闊。念甚驚飈，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啓玄扉於三達。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橑於巖根，或開檽於木末。室闇蘿蔦，檐梢松栝。旣得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飢渴。或攀枝獨遠，或陵雲高蹈。因葺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己於兹日，豈期心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荷兹賜之無疆。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今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劣蒙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翺翔。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道場。獸依墀而莫駭，魚牣沼而不綱。旋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光。晚樹開花，初英落蘂。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柯於簷桂，發黃華於庭菊。冰懸埳而帶坻，雪縈松

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雁高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寔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

傷余情之頽暮，罹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歎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蓽。旁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

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賻錢五萬，布百匹，謚曰隱。

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嘗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初，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

事，何足復論。」帝以爲婚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此，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云。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子旋，及約時已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粱。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部以清治稱。卒官，謚曰恭侯。子寔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惵惵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横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校勘記

〔一〕嘗就親人袁照學晝夜不怠　各本作「嘗就親人袁照學書，一夜不怠」，將「晝」字誤分爲「書一」二字。今據册府元龜七八九、八四三改正。按：南史云「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袁叔明卽袁照。是范雲向袁照非學書法。

〔二〕少機警有識具　「具」各本作「且」，連下「善屬文」爲句，今從百衲本。按：「識具親通」，見孔休源傳；「識具優敏」，見南史陸瓊傳。「且」與「具」形近而訛。

〔三〕若違其命　南史及册府元龜七五三、八七一、九四〇作「若其違命」。

〔四〕帶厥西令　「厥西」北監本、殿本作「闕西」，百衲本、南監本、汲古閣本、金陵局本作「闕西」。按：宋、齊有闕西縣，屬司州隨郡，又有厥西縣，屬荆州南義陽郡。時蔡興宗爲荆州，沈約爲荆州掾屬，不應帶司州縣令。「闕」當爲「厥」之譌，更由「闕」譌「闕」。今改正。

〔五〕且人非金石　「金石」各本作「金玉」。據南史及册府元龜三四四改。

〔六〕右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　「右」各本譌「左」，今改正。按本書武帝紀及范雲傳，雲於天監元年四月遷右僕射，二年五月卒官，故追贈詔稱「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雲」。

〔七〕自中智以下洎　藝文類聚六四「洎」作「愚」，疑作「愚」是。

〔八〕終逌組而後值　「逌」百衲本作「道」，南監本、北監本、汲古閣本、殿本作「逌」。百衲本卷末有曾鞏校語云：「『逌組』，疑。」

〔九〕敖傳嗣於墝壤何安身於窮地　「敖」各本作「教」。按：敖謂孫叔敖，臨終，戒其子必無受封善地，以寢丘地惡，受之可長有。楚莊王卒如其言而封之。「教」字譌，今改。

〔一〇〕天著山韭　「著」各本作「著」。按：嚴可均全梁文二五校云「著當作蓍」，今據改。

〔一一〕實褰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　「褰期」疑當作「騫期」。

〔一二〕貴則丙魏蕭曹　「丙」各本作「景」。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景魏謂丙吉魏相也。思廉避唐諱改。」今改回。

梁書卷十四

列傳第八

江淹　任昉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沉靖少交遊。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淹獄中上書曰：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鑒。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眄以顏色。實佩荆卿黄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册，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毁銷金，積讒糜骨。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尚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

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

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朽。

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

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露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又爲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

會南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淹在縣三年。昇明初，齊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强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試爲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二〕五敗也。故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

「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建元初，又爲驃騎豫章王記室，〔三〕帶東武令，參掌詔册，並典國史。尋遷中書侍郎。永明初，遷驍騎將軍，掌國史。出爲建武將軍、廬陵內史。視事三年，還爲驍騎將軍，兼尚書左丞，尋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

時明帝作相，因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僚。」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幷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明帝卽位，爲車騎臨海王長史。俄除廷尉卿，加給事中，遷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出爲宣城太守，將軍如故。在郡四年，還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尋爲祕書監。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

東昏末，淹以祕書監兼衞尉，固辭不獲免，遂親職。謂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且天時人事，尋當飜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臨事圖之，何憂之

有？」頃之，又副領軍王瑩。及義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高祖板爲冠軍將軍，祕書監如故，尋兼司徒左長史。中興元年，遷吏部尚書。二年，轉相國右長史，冠軍將軍如故。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衞將軍，封臨沮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其年，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三〕四年，卒，時年六十二。高祖爲素服舉哀。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謚曰憲伯。

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才盡。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幷齊史十志，並行於世。

子蒍襲封嗣，自丹陽尹丞爲長城令，有罪削爵。普通四年，高祖追念淹功，復封蒍吳昌伯，邑如先。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漢御史大夫敖之後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裴氏，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裴懷中，心悸動，既而有娠，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好學，早知名。宋丹陽尹劉秉辟爲主簿。時昉年十六，以氣忤秉子。久之，

爲奉朝請，舉兗州秀才，拜太常博士，遷征北行參軍。永明初，衞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雅欽重昉，以爲當時無輩。遷司徒刑獄參軍事，入爲尙書殿中郎，轉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性至孝，居喪盡禮。服闋，續遭母憂，常廬于墓側，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服除，拜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

初，齊明帝既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尙書事，封宣城郡公，加兵五千，使昉具表草。其辭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己，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尙書是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卽垂聽許。鉅

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四〕帝惡其辭斥，甚慍，昉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

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五〕莫不請焉。昉起草卽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明帝崩，遷中書侍郎。永元末，爲司徒右長史。

高祖克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爲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六〕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曰：「伏承以今月令辰，〔七〕肅膺典策，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睞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廈構而相驩。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邃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化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驤首，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己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非報。」

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高祖踐阼，拜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尋以本官掌著作。

天監二年，出爲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鎭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

中，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祕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

六年春，出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朞歲，卒於官舍，時年四十九。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高祖聞問，卽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卿，謚曰敬子。

昉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昉不治生產，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昉常歎曰：「知我亦以叔則，不知我亦以叔則。」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昉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

初，昉立於士大夫間，多所汲引，有善己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子皆幼，人罕贍卹之。平原劉孝標爲著論曰：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皆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敍，越謨訓，捶直切，絕交遊，視黔首以鷹鸇，媲人倫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主人听然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鵠雁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歎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飇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

「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熛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曰勢

交，其流一也。

「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敍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枯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讙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置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鶵，曾、史蘭熏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八〕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

撇，雖共工之蒐慝，讙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九〕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一〇〕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

「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招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儁邁，聯衡許、郭。〔一一〕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

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越，歸骸雒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

昉第四子東里，頗有父風，官至尚書外兵郎。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沉靜，昉持內行，並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校勘記

〔一〕而無同惡相濟　「無」各本皆脫，據南史、文選及册府元龜七一七補。

〔二〕建元初又爲驃騎豫章王記室　「豫章王」各本作「建安王」，據南史改。按建安王子貞以建元四年封，亦無建元初爲驃騎事。豫章王嶷於建元初爲驃騎大將軍。作「豫章王」是。

〔三〕改封醴陵侯　張森楷梁書校勘記：「上云封臨沮縣伯，此云爲侯，當是進封，而云改封，非也。」按「侯」疑當作「伯」。江淹死後，諡曰憲伯，其子蒍襲封，後復封蒍吳昌伯，邑如先。凡此皆可證非改封醴陵侯，乃改封醴陵伯。

〔四〕苟曰易昭敢守難奪　「易昭」百衲本、汲古閣本作「易照」，北監本、金陵局本作「易昭」。張元濟梁書校勘記：「『昭』疑當作與。易與，見史記『韓信之爲人易與耳』，對下『難奪』言。」

〔五〕當世王公表奏　「王公」二字各本譌倒，據南史及册府元龜八三九乙正。

〔六〕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　「遇」各本作「過」，據南史改。

〔七〕伏承以今月令辰　各本脫「月」字，據文選及册府元龜二一一補。

〔八〕卿雲黼黻河漢　「河漢」百衲本、南監本、汲古閣本、金陵局本作「江漢」，今從北監本、殿本及南史、文選。論衡案書篇：「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此句蓋取其義。

〔九〕故桓譚譬之於闤闠　「桓譚」疑「譚拾」之譌。文選李善注：「桓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富貴者則就之，貧賤者則去之，請以市喻。』疑『拾』誤爲『桓』，

遂居『譚』上耳。」

〔一〇〕迅若波瀾　「若」各本作「彼」，據南史改。

〔一一〕聯衡許郭　「衡」各本作「横」，據南史改。按：衡横本通，然縱横之横可通用衡，車衡之衡不可通用横。

梁書卷十五

列傳第九

謝朏 弟子覽

謝朏字敬沖，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右光祿大夫，並有名前代。朏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笑，因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孝武帝遊姑孰，勑莊攜朏從駕，詔使爲洞井贊，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

起家撫軍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舍人，歷中書郎，衞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罕通賓客，時人方之李膺。朏謁既退，粲曰：「謝令不死。」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爲臨川內史，以賄見劾，案經袁粲，粲寢之。

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爲長史，勑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斅、彭城劉俁俱入侍宋

帝，時號爲天子四友。續拜侍中，並掌中書、散騎二省詔册。高帝進太尉，又以朏爲長史，帶南東海太守。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朏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因曰：「晉革命時事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答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身終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朏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言於高帝，請誅朏。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

永明元年，起家拜通直散騎常侍，累遷侍中，領國子博士。五年，出爲冠軍將軍、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視事三年，徵都官尚書、中書令。隆昌元年，復爲侍中，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受召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治，而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

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應召。遣諸子還京師，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然榮觀，風流自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值。故長揖楚相，見稱南國；高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朏，早藉羽儀，夙標清尙，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跡康衢，拂衣林沚，抱箕潁之餘芳，甘顦顇而無悶。撫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旌素概。可賜牀帳褥席，俸以卿祿，常出在所。」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二年，〔一〕詔徵朏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胤爲散騎常侍、太常卿，並不屈。三年，又詔徵朏爲侍中、太子少傅，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時東昏皆下在所，使迫遣之，値義師已近，故並得不到。

及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朏、胤曰：「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朏，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褫，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淸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實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茲橡艾；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勳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爲

恥；況乎久藴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參贊萬機，寔賴羣才，共成棟幹。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度。請並補臣府軍諮祭酒，朏加後將軍。」並不至。

高祖踐阼，徵朏爲侍中、左光禄大夫、〔三〕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禄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敦譬。明年六月，朏輕舟出，詣闕自陳。既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輿駕出幸朏宅，醼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臨發，輿駕復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京師，勑材官起府於舊宅，高祖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

三年元會，詔朏乘小輿升殿。其年，遭母憂，〔三〕尋有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衞將軍，並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乃拜受焉。是冬薨於府，時年六十六。輿駕出臨哭，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百斤。贈侍中、司徒。謚曰靖孝。朏所著書及文章，並行於世。

子諼，官至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免官，卒於家。次子謇，頗有文才，仕至晉安太守，卒官。

覽字景滌，朏弟瀹之子也。選尙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太子舍人。高祖爲大司馬，召補東閤祭酒，遷相國戶曹。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卽眞。

覽爲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座，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雙文旣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四〕信乃俱國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中庶子，又掌吏部郎事，尋除吏部郎，遷侍中。覽頗樂酒，因讌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頃之，敕掌東宮管記，遷明威將軍、新安太守。

九年夏，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入新安，叛吏鮑敍等與合，攻沒黟、歙諸縣，進兵擊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左遷司徒諮議參軍、仁威長史、行南徐州事，五兵尙書。尋遷吏部尙書。覽自祖至孫，三世居選部，當世以爲榮。

十二年春，出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子弟來迎，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不敢與公私關通。〔五〕郡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一境淸謐。初，齊明帝及覽父瀹、東海徐孝嗣，並爲吳興，號稱名守，覽皆欲過之！昔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懷祖。卒

於官，時年三十七。詔贈中書令。子罕，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謝朏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疏、蔣之流乎。洎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子韙之。

校勘記

〔一〕永元二年　「永元」各本作「永明」。按上文已有永明五年、隆昌元年、建武四年，則此不應作永明二年。南史作「永元」，是，今據改。

〔二〕徵朏爲侍中左光祿大夫　「左」字各本脫，據本書武帝紀及南史補。

〔三〕其年遭母憂　「其年」應承上文指天監三年，然據本書武帝紀，謝朏以母死去職，在天監四年，「其」當是「四」之譌。

〔四〕豈伊止棟隆　「止」各本同，惟北監本及南史作「爾」。張森楷梁書校勘記：「南史止作爾，一作爾德。」

〔五〕不敢與公私關通　「關通」各本譌「門通」，據册府元龜六九六改。

梁書卷十六

列傳第十

王亮　張稷　王瑩

王亮字奉叔，琅邪臨沂人，晉丞相導之六世孫也。祖偃，宋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父攸，給事黃門侍郎。

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累遷桂陽王文學，南郡王友，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館，使工圖畫其像，亮亦預焉。遷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衡陽太守。以南土卑濕，辭不之官，遷給事黃門侍郎。尋拜晉陵太守，在職淸公有美政。時齊明帝作相，聞而嘉之，引爲領軍長史，甚見賞納。及卽位，累遷太子中庶子，尙書吏部郎，詮序著稱，遷侍中。

建武末，爲吏部尙書。是時尙書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子所歸。亮自以

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內弟，故深友祏，祏爲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祏情好攜薄，祏昵之如初。〔一〕及祏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更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其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世不謂爲能。頻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衞率，爲尙書右僕射、中護軍。既而東昏肆虐，淫刑已逞，亮傾側取容，竟以免戮。

義師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遣。及城內既定，獨推亮爲首。亮出見高祖，高祖曰：「顚而不扶，安用彼相。」而弗之罪也。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撫軍將軍、琅邪淸河二郡太守。梁臺建，授侍中、尙書令，固讓不拜，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尙書令。高祖受禪，遷侍中、尙書令、中軍將軍，引參佐命，封豫寧縣公，邑二千戶。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中軍如故。元日朝會萬國，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而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大不敬，論棄市刑。詔削爵廢爲庶人。

四年夏，高祖讌於華光殿，謂羣臣曰：「朕日昃聽政，思聞得失。卿等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尙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尙書令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高祖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悅。御史

中丞任昉因奏曰：

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褎一奏，晉以明罰。況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羣臣並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縝不答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朏，褎舉庶人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肩隨並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扆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縝言不遜，妄陳褎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頹，縝卽主。

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駮，誇諂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諛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縝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縗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釁餘，飜爲矛楯，人而無恒，成茲姦詖。日者，飲至策勳，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篚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裙所弊，讒激失所，許與疵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訐之談。宜置之徽纆，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縝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

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縝位應黃紙，臣輒奉白簡。詔聞可。璽書詰縝曰〔二〕：「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薄，晚節諂事江祏，爲吏部，末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三〕啓靡請罪。脵錄其白旗之來，貰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所詰十條，縝答支離而已。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

八年，詔起爲祕書監，俄加通直散騎常侍，數日遷太常卿。九年，轉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其年卒。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四〕諡曰煬子。

張稷字公喬，吳郡人也。父永，宋右光祿大夫。稷所生母遘疾歷時，稷始年十一，夜不解衣而養，永異之。及母亡，毀瘠過人，杖而後起。性疏率，朗悟有才略，與族兄充、融、卷等具知名，時稱之曰：「充融卷稷，是爲四張。」起家著作佐郎，不拜。頻居父母憂，六載廬于墓側。服除，爲驃騎法曹行參軍，遷外兵參軍。

齊永明中，爲剡縣令，略不視事，多爲山水遊。會賊唐寓之作亂，〔五〕稷率厲縣人，保全縣境。入爲太子洗馬，大司馬東曹掾，建安王友，大司馬從事中郎。武陵王曅爲護軍，轉護軍司馬，尋爲本州治中。明帝領牧，仍爲別駕。時魏寇壽春，以稷爲寧朔將軍、軍主，副尚書僕射沈文季鎭豫州。魏衆稱百萬，圍城累日，時經略處分，文季悉委稷焉。軍退，遷平西司馬、寧朔將軍、南平內史。魏又寇雍州，詔以本號都督荊、雍諸軍事。時雍州刺史曹虎度樊城岸，以稷知州事。魏師退，稷還荊州，就拜黃門侍郎，復爲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尋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及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反，以本號鎭歷陽、南譙二郡太守，遷鎭南長史、尋陽太守、輔國將軍、行江州事。尋徵還，爲持節、輔國將軍、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出次白下，仍遷都督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俄進督北徐、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將軍並如故。永元末，徵爲侍中，宿衞宮城。義師至，兼衞尉江淹出奔，稷兼衞尉，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

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城內思亡而莫有先發。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之，乃使直閤張齊害東昏于含德殿。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謂曰：「昔桀有昏德，鼎遷于殷；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今獨夫自絕于天，四海已歸聖主，斯實微子去殷之時，項伯歸漢之日，可不勉哉。」乃遣國子博士范雲、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高祖，高祖以稷

爲侍中、左衞將軍。高祖總百揆，遷大司馬左司馬。梁臺建，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高祖受禪，以功封江安縣侯，邑一千戶。又爲侍中、國子祭酒，領驍騎將軍，遷護軍將軍、揚州大中正，以事免。尋爲度支尚書、前將軍、太子右衞率，又以公事免。俄爲祠部尚書，轉散騎常侍、都官尚書、揚州大中正，以本職知領軍事。尋遷領軍將軍，中正、侯如故。

時魏寇青州，詔假節、行州事。會魏軍退，仍出爲散騎常侍、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進號雲麾將軍，徵尚書左僕射。輿駕將欲如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會魏寇朐山，詔稷權頓六里，都督衆軍。還，進號鎭北將軍。

初鬱洲接邊陲，民俗多與魏人交市。及朐山叛，或與魏通，旣不自安矣；且稷寬弛無防，僚吏頗侵漁之。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六〕害稷，時年六十三。有司奏削爵土。

稷性烈亮，善與人交。歷官無蓄聚，俸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初去吳興郡，以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七〕稷單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

稷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子嵊，別有傳。

卷字令遠，稷從兄也。少以知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天監初卒。

王瑩字奉光，琅邪臨沂人也。父懋，光祿大夫、南鄉僖侯。

瑩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撫軍功曹，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

齊高帝爲驃騎將軍，引爲從事中郎。頃之，出爲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既還，間瑩於懋。懋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爲前軍諮議參軍，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未拜，丁母憂。服闋，爲給事黃門郎，出爲宣城太守，遷爲驃騎長史。復爲黃門侍郎、司馬、太子中庶子，〔八〕仍遷侍中，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又爲冠軍將軍、東陽太守。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甚見襃美。還爲太子詹事、中領軍。

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不能有所是非。瑩從弟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入伐，瑩假節，率衆拒慧景於湖頭。夜爲慧景所襲，衆散，瑩赴水，乘榜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慧景敗，還居領軍府。義

師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高祖爲相國，引瑩爲左長史，加冠軍將軍，奉法駕迎和帝于江陵。帝至南州，遜位于別宮。高祖踐阼，遷侍中、撫軍將軍，封建城縣公，邑千戶。尋遷尚書左僕射，侍中、撫軍如故。頃之，爲護軍將軍，復遷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丹陽尹。視事三年，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左衞將軍。俄遷尚書令、雲麾將軍，侍中如故。累進號左中權將軍，給鼓吹一部。瑩性清愼，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

天監十五年，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瑩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毁，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位見矣。其於取捨，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興王，蒙寬政，爲佐命，固將愧於心。其自取廢敗，非不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亮之進退，失所據矣。惜哉！張稷因機制變，亦其時也。王瑩印章六毁，豈神之害盈乎？

校勘記

〔一〕至是與祏情好擕薄祏昵之如初　各本脫「祏情好擕薄」五字，據南史及册府元龜九四五補。

〔二〕璽書詰縝曰　「詰」各本譌「語」，今改正。按：下云「所詰十條」，明「語」字是「詰」字之譌。

〔三〕建石首題　建，建業。石，石頭。南史王亮傳：「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齎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爲首。」推亮爲首，謂推王亮首先署名於向梁武輸誠之文書上也。卽此「首題」意。

〔四〕布五十匹　各本作「布五千匹」。據册府元龜三一八、四六一改。

〔五〕會賊唐寓之作亂　各本原作「唐瑤」，本書呂僧珍傳作「唐瑀」，南史作「唐寓之」，今據南史改。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梁書作唐瑤，誤。梁宗室傳作唐瑀之，『瑀』誤爲『瑤』也。」按：南齊書武帝永明四年紀、通鑑武帝永明三年、四年紀俱作「唐寓之」，蕭崇之事附見梁書蕭景傳，云「永明中，錢唐唐寓之別衆攻東陽，崇之遇害」。

〔六〕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　「徐道角」，南史同。魏書世宗紀、游肇傳並作「徐玄明」。

〔七〕鄉人傒稷者滿水陸　各本脫「人」字，據南史及太平御覽六九一補。

〔八〕復爲黃門侍郎司馬太子中庶子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司馬者，驃騎府之司馬也。蓋蒙上驃騎長史之文。」